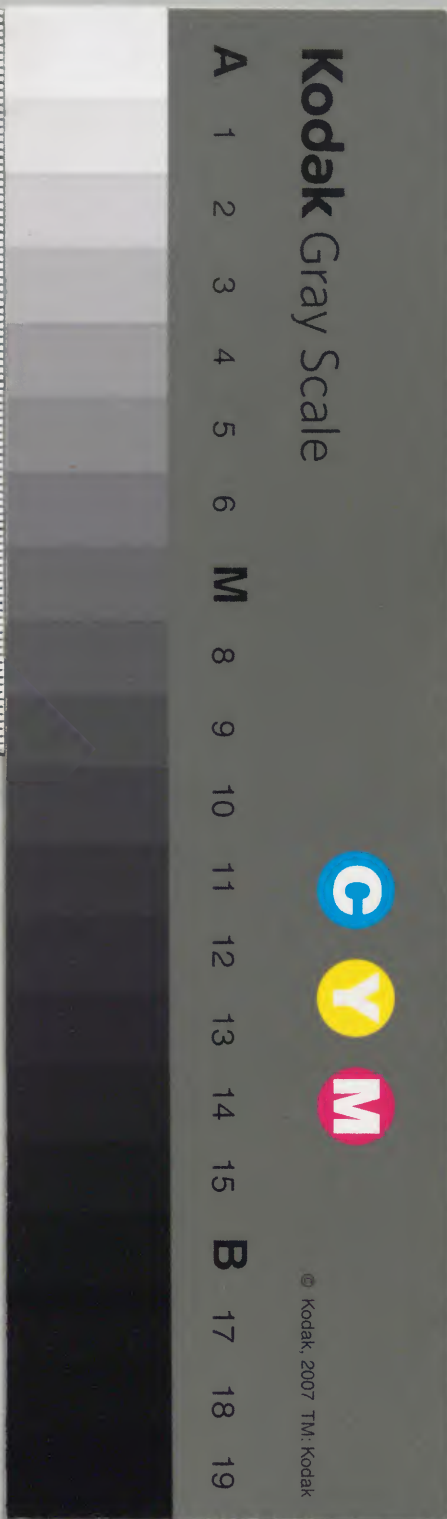


北齊書

庫 文 閣 内			
函	冊	號	類
三八	四〇	二一〇	漢書

庫 文 閣 内			
函	冊	號	類
三八	四〇	二一〇	漢書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130
冊數	240 (142)
函號	282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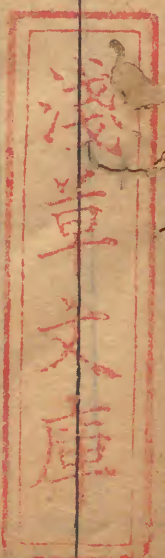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場所あり

李百藥北齊書凡五十篇總五十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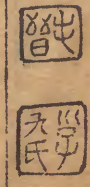
本紀八卷

列傳四十二卷



北齊書

皇明崇禎十有一年歲在著雍攝提格夏五月琴川毛氏開雕



北齊書目錄

第一卷

本紀一

神武上

第二卷

本紀二

神武下

第三卷

本紀三

文襄

第四卷

本紀四

文宣

第五卷

本紀五

廢帝

第六卷

本紀六

孝昭

第七卷

本紀七

武成

第八卷

本紀八

後主

幼主

第九卷

列傳

神武皇后

文襄元后

文宣李后

孝昭元后

武成胡后

後主斛律后

胡后

穆后

第十卷

列傳二

高祖十一王

永安簡平王浚

平陽靖翼王淹

彭城景思王浹

上黨剛肅王渙

襄城景王洸

任城王湝

高陽康穆王湜

博陵文簡王濟

華山王凝

馬翊王潤

漢陽敬懷王洽

第十一卷

列傳三

文襄六王

河南康舒王孝瑜

廣寧王珽

河間王孝琬

蘭陵王孝瓘

安德王延宗

漁陽王紹信

第十二卷

列傳四

文宣四王

太原王紹德

范陽王紹義

西河王紹仁

隴西王紹廉

孝昭六王

樂陵王百年

始平王彥德

城陽王彥基

定陽王彥康

汝南王彥忠

汝南王彥理

武城十二王

南陽王綽

琅邪王儼

齊安王廓

北平王貞

高平王仁英

淮南王仁光

西河王仁幾

樂平王仁邕

潁川王仁儉

安陽王仁雅

丹陽王仁直

東海王仁謙

第十三卷

列傳五

趙郡王琛子獻

清河王岳子勣

第十四卷

列傳六

廣平公盛

陽州公永樂弟

襄樂王顯國

上洛王思宗子

平秦王歸彥

武興王普

長樂太守靈山 從兄伏護

第十五卷 列傳七

竇泰

尉景

婁昭 子淑

庾狄干 子士文

韓軌

潘樂

第十六卷 列傳八

段榮 子韶

第十七卷 列傳九

斛律金 子光 美

第十八卷 列傳十

孫騰

高隆之

司馬子如

第十九卷 列傳十一

賀拔允

蔡儁

韓賢

尉長命

王懷

劉貴

任延敬

莫多婁貸文

高市貴

庫狄迴洛

庫狄盛

薛孤延

張保洛

侯莫陳相

第二十卷

列傳十二

張瓊

斛律羨舉

堯雄

宋顯

王則

慕容紹宗

薛循義

叱利平

步大汗薩

慕容儼

第二十一卷

列傳十三

高乾

弟昂 弟季式

封隆之

子子繪

第二十二卷

列傳十四

李元忠

盧文偉

李義深

第二十三卷

列傳十五

魏蘭根

崔陵子瞻

第二十四卷

列傳十六

孫奉

陳元康

杜弼

第二十五卷

列傳十七

張纂

張亮

張耀

趙起

徐遠

王峻

王紘

第二十六卷

列傳十八

薛琬

敬顯儁

平鑿

第二十七卷

列傳十九

万侯普子洛

可朱渾元

劉豐

破六韓常

金祚

韋子粲

第二十八卷

列傳二十

元坦

元斌

元孝友

元暉業

元弼

元韶

第二十九卷

列傳二十一

李暉

李璵

鄭述祖

第三十卷

列傳二十二

崔暹

高德政

崔昂

第三十一卷

列傳二十三

王昕

第三十二卷

列傳二十四

陸法和

王琳

第三十三卷

列傳二十五

蕭明

蕭祗

蕭退

蕭放

徐之才

第三十四卷

列傳二十六

楊愔

燕字獻

宋欽道

鄭願

第三十五卷

列傳二十七

裴讓之

弟詒之

諱之

皇甫和

李構

張宴之

陸卬

王松年

劉暉

第三十六卷

列傳二十八

邢邵

第三十七卷

列傳二十九

魏收

第三十八卷

列傳三十

辛術

元文遙

趙彥深

第三十九卷

列傳三十一

崔季舒

祖珽

第四十卷

列傳三十二

尉瑾

馮子琮

赫連子悅

唐邕

白建

第四十一卷

列傳三十三

暴顯

皮景和

鮮于世榮

綦連猛

元景安

獨孤永業

傳伏

高保寧

第四十二卷

列傳三十四

陽斐

盧潛

崔劼

盧叔武

陽休之

袁聿修

第四十三卷

列傳三十五

李稚廉

封述

許惇

羊烈

源彪

第四十四卷

列傳三十六

儒林

李鉉

刁柔

馮偉

張買奴

劉軌思

鮑季詳

邢峙

劉晝

馬敬德

子元熙

張景仁

權會

張思伯

張雕

孫靈暉

石曜

第四十五卷

列傳三十七

文苑

祖鴻勳

李廣

樊遜

劉遜

荀士遜

顏之推

袁爽 蕭愨

韋道遜 古道子

江旰

陸豫

朱才

荀仲舉

第四十六卷

列傳三十八

循吏

張華原

宋世良

弟世軌

鄧基

孟業

崔伯謙

蘇瓊

房豹

路去病

第四十七卷

列傳三十九

酷吏

邱珍

宋遊道

盧斐

畢義雲

第四十八卷

列傳四十

外戚

趙猛

婁叡

尔朱文暢

鄭仲禮

李祖昇

元蠻

胡長仁

第四十九卷

方伎

由吾道

王春

信都芳

宋景業

許遵

吳遵世

趙輔和

皇甫玉

解法選

魏寧

綦母懷文

張子信

馬嗣明

第五十卷

列傳四十二

恩倖

郭秀

和士開

穆提婆

高阿那肱

韓鳳

韓寶業

北齊書目錄終

北齊書卷一

帝紀第一

神武上

齊高祖神武皇帝姓高名歡字賀六渾渤海蓀人也六世祖隱晉
 玄菟太守隱生慶慶生泰泰生湖三世仕慕容氏及慕容寶敗國
 亂湖率眾歸魏為右將軍湖生四子第三子謚位魏位至侍御史
 坐法徙居懷朔鎮謚生皇考樹性通率不事家業住居白道南數
 有赤光紫氣之異隣人以為怪勸徙居以避之皇考曰安知非吉
 居之自若及神武生而皇妣韓氏殂養於同產姊壻鎮獄尉景
 家神武既累世北邊故習其俗遂同鮮卑長而深沉有大度輕財
 重士為豪俠所宗目有精光長頭高顴齒白如玉少有人傑表家
 貧及聘武明皇后始有馬得給鎮為隊主鎮將遼西段長常奇神

魏世國圖
氏書

武貌謂曰君有康濟才終不徒然便以子孫爲託及貴追贈長司
空擢其子寧用之神武自隊主轉爲函使嘗乘驛過建興雲霧晝
晦雷聲隨之半日乃絕若有神應者每行道路往來無風塵之色
又嘗夢履衆星而行覺而內喜爲函使六年每至洛陽給令史麻
祥使祥嘗以肉啗神武神武性不立食坐而進之祥以爲慢已答
神武四十及自洛陽還傾產以結客親故怪問之荅曰吾至洛陽
宿衛羽林相率焚領軍張彝宅朝廷懼其亂而不問爲政若此事
可知也財物豈可常守邪自是乃有澄清天下之志與懷朔省事
雲中司馬子如及秀容人劉貴中山人賈顯智爲奔走之友懷朔
戶曹史孫騰外兵史侯景亦相友結劉貴嘗得一白鷹與神武及
尉景蔡儁子如賈顯智等獵於沃野見一赤兔每搏輒逸遂至迴
澤澤中有茅屋將奔入有狗自屋中出噬之鷹兔俱死神武怒以
鳴鏑射之狗斃屋中有二人出持神武襟甚急其母兩日盲曳杖
呵其二子曰何故觸大家出甕中酒烹羊以飯客因自言善暗相
遍捫諸人皆貴而指麾俱由神武又曰子如歷位顯智不善終飯
竟出行數里還更訪之則本無人居乃向非人也由是諸人益加
敬異孝昌元年柔玄鎮人杜洛周反於上谷神武乃與同志從之
醜其行事私與尉景段榮蔡儁圖之不果而逃爲其騎所追文襄
及魏永熙后皆幼武明后於牛上抱負之文襄屢落牛神武彎弓
將射之以決去后呼榮求救賴榮遽下取之以免遂奔葛榮又亡
歸余朱榮於秀容先是劉貴事榮盛言神武美至是始得見以憔悴
故未之奇也貴乃爲神武更衣復求見焉因隨榮之廐廐有惡
馬榮命翦之神武乃不加羈絆而翦竟不蹄齧已而起曰御惡人
亦如此馬矣榮遂坐神武於牀下屏左右而訪時事神武曰聞公

有馬十二各差別爲群將此竟何用也榮曰但言爾意神武曰方
今天子愚弱太后淫亂孽寵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奮
發討鄭儼徐紇而清帝側霸業可舉鞭而成此賀六渾之意也榮
大悅語自日中至夜半乃出自是每參軍謀後從榮徙據并州抵
揚州邑人龐蒼鷹止團焦中每從外婦主人遙聞行響動地蒼鷹
母數見團焦赤氣赫然屬天又蒼鷹嘗夜欲入有青衣人拔刀叱
曰何故觸王言訖不見始以爲異密覘之唯見赤虵蟠牀上乃益
驚異因殺牛分肉厚以相奉蒼鷹母求以神武爲義子及得志以
其宅爲第號爲南宅雖門巷開廣堂宇崇麗其本所住團焦以石
堊塗之留而不毀至文宣時遂爲宮旣而榮以神武爲親信都督
于時魏明帝銜鄭儼徐紇逼靈太后未敢制私使榮舉兵內向榮
以神武爲前鋒至上黨明帝又私詔停之及帝暴崩榮遂入洛因
將篡位神武諫恐不聽請鑄像卜之鑄不成乃止孝莊帝立以定
策勳封銅鞮伯及小朱榮擊葛榮令神武喻下賊別稱王者七人
後與行臺于暉破于侃于泰山尋與元天穆破邢杲于濟南累遷
第三鎮人酋長常在榮帳內榮嘗問左右曰一日無我誰可主軍
皆稱余朱兆曰此正可統三千騎以還堪代我主衆者唯賀六渾
耳因誡兆曰爾非其匹終當爲其子穿鼻乃以神武爲晉州刺史
於是大聚歛因劉貴貨榮下要人盡得其意時州庫肉無故自鳴
神武異之無幾而孝莊誅榮及余朱兆自晉陽將舉兵赴洛召神
武神武使長史孫騰辭以絳蜀汾胡欲反不可委去兆恨焉騰復
命神武曰兆舉兵犯上此大賊也吾不能久事之自是始有圖兆
計及兆入洛執莊帝以北神武聞之大驚又使孫騰僞賀兆因密
覘孝莊所在將劫以舉義不果乃以書喻之言不宜執天子以受

惡名於海內兆不納殺帝而與余朱世隆等立長廣王暉改元建
明封神武爲平陽郡公及費也頭紇豆陵步藩入秀容逼晉陽兆
徵神武神武將往賀拔焉過兒請緩行以弊之神武乃往逗遛辭
以河無橋不得渡步藩軍盛兆敗走初孝莊之誅余朱榮知其黨
必有逆謀乃密敕步藩令襲其後步藩旣敗兆等以兵勢日盛兆
又請救於神武神武內圖兆復慮步藩後之難除乃與兆悉力破
之藩死深德神武誓爲兄弟時世隆度律彥伯共執朝政天光據
關右兆據并州仲遠據東郡各擁兵爲暴天下苦之葛榮衆流入
并肆者二十餘萬爲契胡陵暴皆不聊生大小二十六反誅夷者
半猶艸竊不止兆患之問計於神武神武曰六鎮反殘不可盡殺
宜選王素腹心者私使統焉若有犯者直罪其帥則所罪者寡兆
曰善誰可行也賀拔允時在坐請神武神武拳歐之折其一齒曰
生平天柱時奴輩伏處分如鷹犬今日天下安置在王而阿鞠泥
敢誣下罔上請殺之兆以神武爲誠遂以委焉神武以兆醉恐醒
後或致疑貳遂出宣言受委統州鎮兵可集汾東受令乃建牙楊
曲川陳部分有欸軍門者絳巾袍自稱梗楊驛子願廁左右訪之
則以力聞常於并州市搭殺人者乃署爲親信都督兵士素惡兆
而樂神武於是莫不皆至居無何又使劉貴請兆以并肆頻歲霜
旱降戶掘黃鼠而食之皆面無穀色徒汚人國土請令就食山東
待溫飽而處分之兆從其議其長史慕容紹宗諫曰不可今四方
擾擾人懷異望況高公雄略又握大兵將不可爲兆曰香火重誓
何所慮也紹宗曰親兄弟尚爾難信何論香火時兆左右已受神
武金因譖紹宗由神武舊有隙兆乃禁紹宗而催神武發神武乃
自晉陽出滏口路之余朱榮妻北鄉長公主自洛陽來馬三百匹

盡奪易之兆聞乃釋紹宗而問焉紹宗曰猶掌握中物也於是自
追神武至襄垣會漳水暴長橋壞神武隔水拜曰所以借公主馬
非有他故備山東盜耳王受公主言自來賜追今渡河而死不辭
此衆便叛兆自陳無此意因輕馬渡與神武坐幕下陳謝遂授刀
引頭使神武斫已神武大哭曰自天柱薨背負六渾更何所仰願
大家千萬歲以申力用今旁人構間至此大家何忍復出此言兆
投刀於地遂刑白馬而盟誓爲兄弟畱宿夜飲尉景伏壯士欲執
兆神武齧臂止之曰今殺之其黨必奔歸聚結兵飢馬瘦不可相
支若英雄崛起則爲害滋甚不如且置之兆雖勁捷而兇狡無謀
不足圖也且日北歸營又召神武神武將上馬詣之孫騰牽衣乃
止兆隔水拜馬馳還晉陽兆心腹念賢領降戶家累別爲營神武
爲與之喜悅其風刀因收之以殺其從者盡散於是士衆咸
悅倍願附從初魏真君內學者奏言上黨有天子氣云在壺關大
王山武帝於是南巡以厭當之累石爲三封斬其北鳳凰山以毀
兵形後土黨人居晉陽者號上黨坊神武實居之及是行舍大王
山六旬而進將出滏口倍加約束纖毫之物不聽侵犯將過麥地
神武輒步牽馬遠近聞之皆稱高儀同將兵整肅益歸心焉遂前
行屯鄴求糧相州刺史劉誕誕不供有軍營租米神武自取之魏
普泰元年二月神武軍次信都高乾封隆之開門以待遂據冀州
是月余朱度律廢元畢而立節閔帝欲羈縻神武三月乃白節閔
帝封神武爲渤海王徵使人覲神武辭四月癸巳又加授東道大
行臺第一鎮人酋長龐蒼鷹自太原來奔神武以爲行臺郎尋以
爲安州刺史神武自向山東養士繕甲禁侵掠百姓歸心乃詐爲
書言余朱兆將以六鎮人配契胡爲部曲衆皆愁怨又爲并州符

徵兵討步落稽發萬人將遣之孫騰尉景爲請留五日如此者再
神武親送之郊雪涕執別人皆號慟哭聲動地神武乃喻之曰與
爾俱失鄉客義同一家不意在上乃爾徵召直向西已當死後軍
期又當死配國人又當死奈何衆曰唯有反耳神武曰反是急計
須推一人爲主衆願奉神武神武曰爾鄉里難制不見葛榮乎雖
百萬衆無刑法終自灰滅今以吾爲主當與前異不得欺漢兒不
得犯軍令生死任吾則可不爾不能爲取笑天下衆皆頓顙死生
唯命神武曰若不得已明日椎牛饗士喻以討余朱之意封隆之
進曰千載一時普天幸甚神武曰討賊大順也拯時大業也吾雖
不武以死繼之何敢讓焉六月庚子建義於信都尚未顯背余朱
氏及李元忠與高乾平殷州斬余朱羽生首來謁神武撫膺曰今
日反決矣乃以元忠爲殷州刺史是時兵威旣振乃抗表罪狀余
朱氏世隆等祕表不通八月余朱兆攻陷殷州李元忠來奔孫騰
以爲朝廷隔絕不權立天子則衆望無所係十月壬寅奉章武王
融子渤海太守朗爲皇帝年號中興是爲廢帝時度律仲遠軍次
洛陽余朱兆會之神武用竇泰策縱反問度律仲遠不戰而還神
武乃敗兆於廣阿十一月攻鄴相州刺史劉誕嬰城固守神武起
土山爲地道往建大柱一時焚之城陷入地麻祥時爲湯陰令神
武呼之曰麻都祥慙而逃永熙元年正月壬午拔鄴城據之廢帝
進神武大丞相柱國大將軍太師是時青州建義大都督崔靈珍
大都督耿翔皆遣使歸附行汾州軍事劉貴棄城來降閏三月余
朱天光自長安兆自并州度律自洛陽仲遠自東郡同會鄴衆號
二十萬挾洹水而軍節閔以長孫承業爲大行臺總督焉神武令
封隆之守鄴自出頓紫陌時馬不滿二千步兵不至三萬衆寡不

敵乃於韓陵爲圓陣連牛驢以塞歸道於是將士皆有死志四面
赴擊之朱兆責神武以背已神武曰本戮力者共輔王室今帝
何在兆曰永安枉害天柱我報讎耳神武曰我昔日親聞天柱計
汝在戶前立豈得言不反邪且以君殺臣何報之有今日義絕矣
乃合戰大敗之朱兆對慕容紹宗叩心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
將輕走紹宗反旗鳴角收聚散卒成軍容而西上高季式以七騎
追奔度野馬崗與兆遇高昂望之不見哭曰喪吾弟矣夜久季式
還血滿袖斛斯椿倍道先據河橋初普泰元年十月歲星熒惑鎮
星太白聚於觜參色甚明太史占云當有王者興是時神武起於
信都至是而破兆等四月斛斯椿執天光度律送洛陽長孫承業
遣都督賈顯智張歡入洛陽執世隆彥伯斬之兆奔荊州仲遠奔
梁州遂死焉時凶蠹既除朝廷慶悅初未戰之前月章武人張紹
夜中忽被數騎將踰城至一大將軍前救紹爲軍導向鄴云佐受
命者除殘賊紹迴視之兵不測整疾無聲將至鄴乃放焉及戰之
日朱氏軍人見陣外士馬四合蓋神功也既而神武至洛陽廢
節閔及中興主而立孝武孝武既卽位授神武大丞相天柱大將
軍太師世襲定州刺史增封并前五萬戶神武辭天柱減戶五
萬壬辰還鄴魏帝餞於乾脯山執手而別七月壬寅神武帥師北
伐朱兆封隆之言侍中斛斯椿賈拔勝賈顯智等往事朱普
皆反噬今在京師寵任必構禍噫神武深以爲然乃歸天光度律
於京師斬之遂自溢口入朱兆大掠晉陽北保秀容并州平神
武以晉陽四塞乃建大丞相府而定居焉朱兆既至秀容分兵
守險出入寇抄神武揚聲討之師出止者數四兆意怠神武揣其
歲首當宴會遣竇泰以精騎馳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神武以太

軍繼之二年正月竇泰奄至介朱兆庭軍人因宴休憺忽見泰軍驚走追破之於赤洪嶺兆自縊神武親臨厚葬之慕容紹宗以介朱榮妻子及餘衆自保焉突城降神武以義故待之甚厚神武之入洛也介朱什遠部下都督橋寧張子期自滑臺歸命神武以其助亂且數反覆皆斬之斛斯椿由是內不自安乃與南陽王寶炬及武衛將軍元毗魏光祿王思政搆神武於魏帝舍人元士弼又奏神武受敕大不敬故魏帝心貳於賀拔岳初孝明之時洛下以兩拔相擊謠言曰銅拔打鐵拔元家世將末好事者以二拔謂拓拔賀拔言俱將衰敗之兆時司空高乾密啟神武言魏帝之貳神武封呈魏帝殺之又遣東徐州刺史潘紹業密勅長樂太守龐蒼鷹令殺其弟昂昂先聞其兄死以稍刺柱伏壯士執紹業於路得敕書於袍領來奔神武抱其首哭曰天子枉害司空遽使以白武幡勞其家屬時乾次弟慎在光州爲政嚴猛又縱部下取納魏帝使代之慎聞難將奔梁其屬曰公家勳重必不兄弟相及乃弊衣推鹿車歸渤海逢使者亦來奔於是魏帝與神武隙矣阿至羅虜正光以前常稱藩自魏朝多事皆叛神武遣使招納便附款先是詔以寇賊平罷行臺至是以殊俗歸降復授神武大行臺隨機處分神武常賚其粟帛議者以爲徒費無益神武不從撫慰如初其酋帥吐陳等感恩皆從指麾救曹泥取万俟受洛干大收其用河西費也頭虜紇豆陵伊利居河池恃險擁衆神武遣長史侯景屢招不從

北齊書卷二

帝紀第二

神武下

天平元年正月壬辰神武西伐費也頭虜紇豆陵伊利於河西滅之遷其部於河東二月永寧寺九層浮圖災既而人有從東萊至云及海上人咸見之於海中俄而霧起乃滅說者以為天意若曰永寧見災魏不寧矣飛入東海渤海應矣魏帝既有異圖時侍中封隆之與孫騰私言隆之喪妻魏帝欲妻以妹騰亦未之信心害隆之泄其言於斛斯椿椿以白魏帝又孫騰帶仗入省擅殺御史並亡來奔稱魏帝搃舍人梁續於前光祿少卿元子幹攘臂擊之謂騰曰語爾高王元家兒奉正如此領軍婁昭辭疾歸晉陽魏帝於是斛斯椿兼領軍分置督將及河南關西諸刺史華山王鷲

北齊書卷一 帝紀第一 終

魏世國書
氏唐向用市

在徐州神武使邸珍奪其管籥建州刺史韓賢濟州刺史蔡儁皆神武同義魏帝忌之故省建州以去賢使御史中尉綦儁察儁罪以開府賈顯智爲濟州儁拒之魏帝逾怒五月下詔云將征句吳發河南諸州兵增宿衛守河橋六月丁巳魏帝密詔神武曰宇文黑獺自平破秦隴多求非分脫有變詐事資經略但表啓未全背戾進討事涉忽忽遂召群臣議其可否僉言假稱南伐內外戒嚴一則防黑獺不虞二則可威吳楚時魏帝將伐神武神武部署將帥慮疑故有此詔神武乃表曰荊州綰接蠻右密邇畿服關隴恃遠將有逆圖臣今潛勒兵馬三萬擬從河東而渡又遣恒州刺史庫狄干瀛州刺史郭瓊汾州刺史斛律金前武衛將軍彭樂擬兵四萬從其來違津渡遣領軍將軍婁昭相州刺史竇泰前瀛州刺史堯維并州刺史高隆之兵五萬以討荊州遣冀州刺史尉景前冀州刺史高敖曹濟州刺史蔡儁前侍中封隆之擬山東兵七萬突騎五萬以征江左皆約所部伏聽處分魏帝知覺其變乃出神武表命羣官議之欲止神武諸軍神武乃集在州僚佐令其博議還以表聞仍以信誓自明忠款曰臣爲嬖佞所閒陛下一旦賜疑令猖狂之罪余朱時計臣若不盡誠竭節敢負陛下則使身受天殃子孫殄絕陛下若垂信赤心使干戈不動佞臣一二人願斟量廢出幸未帝復錄在東文武議意以答神武使舍人溫子昇草勅子昇逡巡未敢作帝據胡牀拔劍作色子昇乃爲勅曰前持心血遠以示王深冀彼此共相體悉而不良之徒坐生間貳近孫騰倉卒向彼致使聞者疑有異謀故遣御史中尉綦儁具申朕懷今得王啟言誓懇惻反覆思之猶所未解以朕眇身遇王武略不勞尺刃坐爲天子所謂生我者父母貴我者高王今若無事背王規

相攻討則使身及子孫還如王誓皇天后土實聞此言近慮宇文
為亂賀拔勝應之故纂嚴欲與王俱為聲援宇文今日使者相望
觀其所為更無異迹賀拔在南開拓邊境為國立功念無可責君
若欲分討何以為辭東南不賓為日已久先朝已來置之度外今
天下戶口減半未宜窮兵極武朕既闇昧不知佞人是誰可列其
姓名令朕知也如聞庫狄干語王云本欲取懦弱者為主王無事
立此長君使其不可駕御今但作十五日行自可廢之更立餘者
如此議論自是王閒勳人出佞臣之口去歲封隆之背叛今年
孫騰逃走不罪不送誰不怪王騰既為禍始曾無愧懼王若事君
盡誠何不斬送二首王雖欲圖西去而四道俱進或欲南度洛陽
或欲東臨江左言之者猶應自怪聞之者寧能不疑王若守誠不
貳晏然居北在此雖有百萬之眾終無圖彼之心王脫信邪棄義
舉旗南指縱無匹馬隻輪猶欲奮空拳而爭死朕本寡德王已立
之百姓無知或謂實可若為他所圖則彰朕之惡假令還為王殺
幽辱塗粉了無遺恨何者王既以德見推以義見舉一朝背德舍
義便是過有所歸本望君臣一體若合符契不圖今日分疎到此
古語云越人射我笑而道之吾兄射我泣而道之朕既親王情如
兄弟所以投筆拊膺不覺歔歔初神武自京師將北以為洛陽久
經喪亂王氣衰盡雖有山河之固土地褊狹不如鄴請遷都魏帝
曰高祖定鼎河洛為永永之基經營制度至世宗乃畢王既功在
社稷宜遵太和舊事神武奉詔至是復謀焉遣三千騎鎮建興益
河東及濟州兵於白溝虜船不聽向洛諸州和糴粟運入鄴城魏
帝又勅神武曰王若厭伏人情杜絕物議唯有歸河東之兵罷建
興之戍送相州之粟追齊州之軍令蔡儁受代使邸珍出徐止戈

散馬各事家業脫須糧廩別遣轉輸則讒人結舌疑悔不生王高枕太原朕垂拱京洛終不舉足渡河以干戈相指王若馬首南向問鼎輕重朕雖無武欲止不能必為社稷宗廟出萬死之策決在於王非朕能定為山止簣相為惜之魏帝時以任祥為兼尚書左僕射加開府祥棄官走至河北據郡待神武魏帝乃勅文武官北來者任去留下詔罪狀神武為北伐經營神武亦勒馬宣告曰孤遇余朱擅權舉大義於四海奉戴主上義貫幽明橫為斛斯椿讒構以誠節為逆首咎趙鞅興晉陽之甲誅君側惡人今者南邁誅椿而已以高昂為前鋒曰若用司空言豈有今日之舉司馬子如答神武曰本欲立小者正為此耳魏帝徵兵關右召賀拔勝赴行在所遣大行臺長孫承業大都督潁川王斌之斛斯椿共鎮武牢女易王暹真石齊行臺長孫承業子彥帥前百農太守元洪略鎮陝賈

顯智率豫州刺史斛斯元壽伐蔡雋神武使竇泰與左廂大都督莫多婁貸文逆顯智韓賢逆暹元壽軍降來貸文與顯智遇於長壽津顯智陰約降引軍退軍司元玄覺之馳還請益師魏帝遣大都督侯幾紹赴之戰於滑臺東顯智以軍降紹死之七月魏帝躬率大眾屯河橋神武至河北十餘里再遣口申誠款魏帝不報神武乃引軍渡河魏帝問計於羣臣或云南依賀拔勝或云西就關中或云守洛口死戰未決而元斌之與斛斯椿爭權不睦斌之棄椿徑還給帝云神武兵至即日魏帝遜於長安巴西神武入洛陽停於永寧寺八月甲寅召集百官謂曰為臣奉主匡救危亂若處不諫爭出不陪隨緩則耽寵爭榮急便逃竄臣節安在遂收開府儀同三司叱列延慶兼尚書左僕射辛雄兼吏部尚書崔孝芬都官尚書劉廡兼度支尚書楊機散騎常侍元士弼金殺之誅其貳

也士弼籍沒家口神武以萬機不可曠廢乃與百僚議以清河王
亶爲大司馬居尚書下舍而承制決事焉王稱警蹕神武醜之神
武尋至恒農遂西尅潼關執毛洪賓進軍長城龍門都督薛崇禮
降神武退舍河東命行臺尚書長史薛瑜守潼關大都督庫狄溫
守封陵於蒲津西岸築城守華州以薛紹宗爲刺史高昂行豫州
事神武自發晉陽至此凡四十啟魏帝皆不答九月庚寅神武還
於洛陽乃遣僧道榮奉表關中又不答乃集百僚四門耆老議所
推立以爲自孝昌衰亂國統中絕神主摩依昭穆失序永安以孝
文爲伯考永熙遷孝明於夾室業喪祚短職此之由遂議立清河
王世子善見議定白清河王王曰天子無父若使兒立不惜餘生
乃立之是爲孝靜帝魏於是始分爲二神武以孝武旣西恐逼嶠
夾各易復在可小接近梁竟如向晉陽形勢不能相接乃議遷鄴
護軍祖榮贊焉詔下三日車駕便發戶四十萬狼狽就道神武留
洛陽部分事畢還晉陽自是軍國政務皆歸相府先是童謠曰可
憐青雀子飛來鄴城裏羽翮垂欲成化作鸚鵡子好事者竊言雀
子謂魏帝清河王子鸚鵡謂神武也初孝昌中山胡劉蠡升自稱
天子年號神嘉居雲陽谷西土歲被其寇謂之胡荒二年正月西
魏渭州刺史可朱渾道元擁衆內屬神武迎納之壬戌神武襲擊
劉蠡升大破之己巳魏帝褒詔以神武爲相國假黃鉞劔履上殿
入朝不趨神武固辭三月神武欲以女妻蠡升太子候其不設備
辛酉潛師襲之其北部王斬蠡升首以送其衆復立其子南海王
神武進擊之又獲南海王及其弟西海王北海王皇后公卿已下
四百餘人胡魏五萬戶壬申神武朝于鄴四月神武請給遷人廩
各有差九月甲寅神武以州郡縣官多乖法請出使問人疾苦三

年正月甲子神武帥庫狄干等萬騎襲西魏夏州身不火食四日
 而至縛稍為梯夜入其城禽其刺史費也頭斛拔俄彌突因而用
 之留都督張瓊以鎮守遷其部落五千戶以歸西魏靈州刺史曹
 泥與其婿涼州刺史劉豐遣使請內屬周文圍泥水灌其城不沒
 者四尺神武命阿至羅發騎三萬徑度靈州繞出西軍後獲馬五
 十匹西師乃退神武率騎迎泥豐生拔其遺戶五千以歸復泥官
 爵魏帝詔加神武九錫固讓乃止二月神武令阿至羅逼西魏秦
 州刺史建忠王萬俟普撥神武以眾應之三月甲子普撥與其子
 太宰受洛干幽州刺史叱干寶樂右衛將軍破六韓常及督將三
 百餘人擁部來降八月丁亥神武請均斗尺班於天下九月辛亥
 汾州胡王迨觸曹貳龍聚眾反署立百官年號平都神武討平之
 昂等趣上洛大都督寶泰入自潼關

四年正月癸丑寶泰軍敗自殺神武次蒲津以冰薄不得赴救乃
 班師高昂攻剋上洛四月乙酉神武以并肆汾建晉東雍南汾秦
 陝九州霜旱人饑流散請所在開倉賑給六月壬申神武如天池
 獲瑞石隱起成文曰六王三川十一月壬辰神武西討自蒲津濟
 眾二十萬周文軍於沙苑神武以地阨少却西人鼓譟而進軍大
 亂棄器甲十有八萬神武跨橐駝候船以歸
 元象元年三月辛酉神武固請解丞相魏帝許之四月庚寅神武
 朝于鄴壬辰還晉陽請開酒禁并賑恤宿衛武官七月壬午行臺
 侯景司徒高昂圍西魏將獨孤信於金墉西魏帝及周文並來赴
 救大都督庫狄干帥諸將前驅神武總眾繼進八月辛卯戰於河
 陰大破西魏軍俘獲數萬司徒高昂大都督李猛宗顯死之西師

之敗獨孤信先入關周文留其都督長孫子彥守金墉遂燒營以遁神武遣兵追奔至峭不及而還初神武知西師來侵自晉陽帥眾馳赴至孟津未濟而軍有勝負既而神武渡河子彥亦棄城走神武遂毀金墉而還十一月庚午神武朝於京師十二月壬辰還

晉陽

興和元年七月丁丑魏帝進神武爲相國錄尚書事固讓乃止十一月乙丑神武以新宮成朝於鄴魏帝與神武讌射神武降階稱賀又辭渤海王及都督中外諸軍事詔不許十二月戊戌神武還

晉陽

二年十二月阿至羅別部遣使請降神武帥眾迎之出武州塞不見大獵而還

三年五月神武巡北

竟使使與需需通和

四年五月辛巳神武朝鄴請令百官每月面敷政事明揚側陋納諫屏邪親理獄訟褒黜勤怠牧守有愆節級相坐椒掖之內進御以序後園鷹犬悉皆棄之六月甲辰神武還晉陽九月神武西征十月己亥圍西魏儀同三司王思政於玉壁城欲以致敵西師不敢出十二月癸未神武以大雪士卒多死乃班師

武定元年二月壬申北豫州刺史高慎據武牢西叛三月壬辰周文率眾援高慎圍河橋南城戊申神武大敗之於芒山擒西魏督將已下四百餘人俘斬六萬計是時軍士有盜殺驢者軍令應死神武弗殺將至并州決之明日復戰奔西軍告神武所在西師盡銳來攻眾潰神武失馬赫連陽順下馬以授神武與蒼頭馮文洛扶上俱走從者步騎六七十人追騎至親信都督尉興慶曰王去矣興慶腰邊百箭足殺百人神武勉之曰事濟以爾爲懷州若死則

用爾子興慶曰兒小願用兄許之興慶鬪矢盡而死西魏太師賀拔勝以十三騎逐神武河州刺史劉洪徽射中其二勝稍將中神武段孝先橫射勝馬殪遂免豫洛二州平神武使劉豐追奔拓地至弘農而還七月神武貽周文書責以殺孝武之罪八月辛未魏帝詔神武爲相國錄尚書事大行臺餘如故固辭乃止是月神武命於肆州北山築城西自馬陵戍東至土墜四十日罷十二月己卯神武朝京師庚辰還晉陽

二年三月癸巳神武巡行冀定二州因朝京師以冬春亢旱請蠲懸責賑窮乏宥死罪以下又請授老人板職各有差四月景辰神武還晉陽十一月神武討山胡破平之俘獲一萬餘戶口分配諸州

三年正月甲午開府義司三司爾朱文揚開府司馬任曹都督鄭仲禮中府主簿李世林前開府參軍房子遠等謀賊神武因十五日夜打簇懷刃而入其黨薛季孝以告並伏誅丁未神武請於并州置晉陽宮以處配口三月乙未神武朝鄴丙午還晉陽十月丁卯神武上言幽安定三月北接奚蠕蠕請於險要修立城戍以防之躬自臨履莫不嚴固乙未神武請釋芒山俘桎梏配以民間寡婦

四年八月癸巳神武將西伐自鄴會兵於晉陽殿中將軍曹魏祖曰不可今八月西方王以歿氣逆生氣爲客不利主人則可兵果行傷大將軍神武不從自東西魏構兵鄴下每先有黃黑螿陣鬪占者以爲黃者東魏戎衣色黑者西魏戎衣色人間以此候勝負是時黃螿盡歿九月神武圍玉壁以挑西師不敢應西魏晉州刺史韋孝寬守玉壁城中出鐵面神武使元盜射之每中其目用李

素興孤虛術萃其北北天險也乃起土山鑿十道又於東面鑿二
十一道以攻之城中無水汲於汾神武使移汾一夜而畢孝寬奪
據土山頓軍五旬城不拔死者七萬人聚為一冢有星墜於神武
營衆驢並鳴士皆警懼神武有疾十一月庚子與疾班師庚戌遣
太原公洋鎮鄴辛亥徵世子澄至晉陽有惡鳥集亭樹世子使斛
律光射殺之己卯神武以無功表解都督中外諸軍事魏帝優詔
許焉是時西魏言神武中弩神武聞之乃勉坐見諸貴使斛律金
作勅勤歌神武自和之哀感流涕侯景素輕世子嘗謂司馬子如
曰王在吾不敢有異王無吾不能與鮮卑小兒共事子如掩其口
至是世子為神武書名景景先與神武約得書書背微點乃來書
至無點景不至又聞神武疾遂擁兵自固神武謂世子曰我雖疾
爾更何有余憂色可也世子未對又問曰豈非憂侯景叛耶曰然
神武曰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常有飛揚拔扈志顧我能蓄養豈
為汝駕御也今四方未定勿遽發哀庫狄干鮮卑老公斛律金勅
勒老公並性道直終不負汝可朱渾道元劉豐生遠來投我必無
異心賀拔焉過兒樸實無罪過潘相樂本作道人心和厚汝兄弟
當得其力韓軌少戇宜寬借之彭樂心腹難得宜防護之少堪敵
侯景者唯有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留以與汝宜深加殊禮委以
經略

五年正月朔日蝕神武曰日蝕其為我耶死亦何恨丙午陳啟於
魏帝是日崩於晉陽時年五十二祕不發喪六月壬午魏帝於東
堂舉哀三日制總哀詔凶禮依漢大將軍霍光東平王蒼故事贈
假黃鉞使持節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齊王璽綬輜輶車黃屋左
纛前後羽葆鼓吹輕車介士兼備九錫殊禮諡獻武王八月甲申

墓於鄴西北漳水之西魏帝臨送於紫陌天保初追崇爲獻武帝廟號太祖陵曰義平天統元年改謚神武皇帝廟號高祖神武性深密高岸終日儼然人不能測機權之際變化若神至於軍國大略獨運懷抱文武將吏罕有預之統馭軍衆法令嚴肅臨敵制勝策出無方聽斷昭察不可欺犯知人好士全護勳舊性周給每有文教常殷勤款悉指事論心不尚綺靡擢人授任在於得才苟其所堪乃至拔於厠養有虛聲無實者稀見任用諸將出討奉行方略罔不克捷違失指畫多致奔亡雅尚儉素刀劍鞍勒無金玉之飾少能劇飲自當大任不過三爵居家如官仁恕愛士始范陽盧景裕以明經稱魯郡韓毅以工書顯咸以謀逆見擒並蒙恩宥置之第館教授諸子其文武之士盡節所事見執獲而不罪者甚多故遐邇歸心皆思効力至南威梁國北懷蠕蠕吐谷渾阿至羅威所招納獲其力用規略遠矣

文選

宗文選皇帝登字子惠神武長子也母曰婁太后也而威
師武選之魏七與元平在爲勃海王世子就仕請講學教悟過人
詢其飲服二年加侍中刑符長同三司
神年十二神情雋爽便若成人神武試墨少時事得失辨析無不
中理自是軍國籌策皆得之天十元中
待節尚書令大行
并州刺史三年入輔朝政加領軍左右肅敬大都督時人稱
武選以少年用之而後將嚴用事無從滯於是別財賑濟大
下諸史部尚書魏曰崔浩以漢選入第以事分
武選於崔浩崔浩人又少太尚書部
武選於崔浩崔浩人又少太尚書部

帝紀第三

文襄

世宗文襄皇帝諱澄字子惠神武長子也母曰婁太后生而岐嶷神武異之魏中興元年立為渤海王世子就杜詢講學敏悟過人詢甚歎服二年加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帝妹馮翊長公主時年十二神情雋爽便若成人神武試置少時事得失辨析無不中理自是軍國籌策皆預之天平元年加授持節尚書令大行臺并州刺史三年入輔朝政加領軍左右京畿大都督時人雖聞器識猶以少年期之而機略嚴明事無凝滯於是朝野振肅大象元年攝吏部尚書魏自崔亮以後選人常以年勞為制文襄乃釐改前式銓擢唯在得人又沙汰尚書郎妙選人地以充之至于才名

魏書卷之三

之士咸被薦擢假有未居顯位者皆致之門下以為賓客每山園遊燕必見招携執射賦詩各盡其所長以為娛適興和二年加大將軍領中書監仍攝吏部尚書自正光已後天下多事在任羣官廉潔者寡文襄乃奏吏部郎崔暹為御史中尉糾劾權豪無所縱捨於是風俗更始私枉路絕乃榜於街衢其論經國政術仍開直言之路有論事上書苦言切至者皆優容之武定四年十一月神武西討不豫班師文襄馳赴軍所侍衛

武西討不豫班師文襄馳赴軍所侍衛

武崩祕不發喪辛亥司徒侯景據河南反潁州刺史司馬世雲以城應之景誘執豫州刺史高元成襄州刺史李密廣州刺史暴顯等遺司空韓軌率眾討之夏四月壬申文襄朝于鄴六月己巳韓軌等自潁州班師丁丑文襄還晉陽乃發喪告喻文武陳神武遺志七月戊戌魏帝詔以文襄為使持節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大行臺渤海王文襄啟辭位願停王爵壬寅魏帝詔太原公洋攝理軍國遣中使敦喻八月戊辰文襄啟申神武遺令請減國邑分封將督各有差辛未朝鄴固辭丞相魏帝詔曰既朝野攸憑安危所繫不得令遂本懷須有權奪可復前大將軍餘如故議者咸云侯景猶有北望之心但信命不至耳又景將蔡遵道北歸稱景有悔過之心王以為信然謂可誘而致乃遺景書曰先王與司徒契闊夷險孤子相依偏所眷屬義貫終始情存歲寒待為國士者乃立漆身之節饋以一餐者便致扶輪之効况其重於此乎常以故舊之義欲將子孫相託方為秦晉之匹共成劉范之親况聞負杖行歌便以狼顧反噬不蹈忠臣之路便陷叛人之地力不足以自彊勢不足以自保率烏合之眾為累卵之危西取救於宇文南請援於蕭氏以狐疑之心為首鼠之事入秦則秦人不容歸

吳則吳人不信當是不逞之人曲爲無端之說遂懷市虎之疑乃致投杼之惑比來舉止事已可見人相疑誤想自覺知闔門大小悉在司寇意謂李氏未滅猶言少卿可反孤子無狀招禍丁天酷罰但禮由權奪志在忘私聊遣偏裨前驅致討南兗揚州應時尅復卽欲乘機席卷縣瓠屬以炎暑欲爲後圖且令還師待時更舉令寒膠向折白露將團方憑國靈龔行天罰器械精新士馬彊盛內外感恩上下勩力三令五申可赴湯火使旗鼓相望埃塵相接勢如沃雪事等注熒夫明者去危就安智者轉禍爲福寧人負我不我負人當開從善之途使有改迷之路若能卷甲來朝番爨還闕者卽當授豫州必使終君身世所部文武更不追攝進得保其祿位退則不喪功名今王思改等皆孤軍偏將遠來深入然其性命在君掌握脫能刺之想有餘力卽相加授永保疆場君門眷屬可以無患寵妻愛子亦送相還仍爲通家共成親好君今不能東封函谷南面稱孤受制於人威名頓盡得地不欲自守聚衆不以爲彊空使身有背叛之名家有惡逆之禍覆宗絕嗣自貽伊戚戴天覆地能無愧乎孤子今日不應遣此但見蔡遵道云司徒本無西歸之心深有悔過之意未知此語爲虛爲實吉凶之理想自圖之景報書曰僕鄉一布衣本垂藝用出身爲國綿歷一紀犯危履難豈避風霜遂得富貴當年榮華身世一旦舉旗旆援鼓袍北面相抗者何哉寔以畏懼危亡恐招禍害故耳往年之暮尊王邁疾神不祐善祈禱莫瘳遂使嬖倖弄權心腹離貳妻子在宅無事見圍及迴歸長社希自陳狀簡書未遣斧鉞已臨旣旌旗相對咫尺不遠飛書每奏冀申鄙情而群帥恃雄眇然弗顧運戟推鋒專欲屠滅掘圍堰水僅存三版舉目相看命縣漏刻不忍死亡出戰城

下拘秦送地豈樂爲之禽獸惡死人倫好生僕寔不辜相莊何罪
且尊王平咎見與比肩戮力同心共獎帝室雖復權勢參差寒暑
小異丞相司徒鴈行而已福祿官榮自是天爵勞而後授理不相
干欲求吞炭何其謬也然竊人之財猶謂之盜祿去公室抑謂不
取今魏德雖衰天命未改拜恩私第何足關言賜嗤不能東封函
谷受制於人當似教僕賢祭仲而哀季氏無主之國在禮未聞動
而不法將何以訓竊以分財養幼事歸令終舍宅存孤誰云隙末
復言僕衆不足以自彊身危如累卵然億兆夷人卒降十亂紂之
百克終自無後潁川之戰卽是殷監輕重由人非鼎在德苟能忠
信雖弱必彊殷憂故聖處危何苦况今梁道邕熙招携以禮被我
虎文縻之好爵方欲苑五岳而池四海掃氛穢以拯黎元東羈歐
越西道汧隴吳越悍勁帶甲千羣秦兵冀馬控弦十萬大風一振
枯幹必摧凝霜暫落秋藉自殞此而爲弱誰足稱雄又見誣兩端
受疑二國斟酌物情一何太甚昔陳平背楚歸漢則彊百里出虞
入秦斯霸蓋昏明由主用舍在人奉禮而行神其吐邪書稱士馬
精新尅日齊舉誇張形勢必欲相滅切以寒膠白露節候乃同秋
風揚塵馬首何異徒知北方之力爭未識西南之合從苟欲狗意
於前途不覺坑穽在其側去危就安今疇正朔轉禍爲福已脫網
羅彼當噬僕之過迷此亦笑君之晦昧今引二邦揚旌北討熊虎
齊奮尅復中原荆襄廣潁已屬關右項城縣瓠亦奉江南幸自取
之何勞見援然權變非一理有萬塗爲君計者莫若割地兩和三
分鼎峙燕衛趙晉足相俸祿齊曹宋魯悉歸大梁使僕得輸力南
朝北敦姻好束帛自行戎車不駕僕立當世之功君卒父禰之業
各保疆壘聽享歲時百姓又寧四人安堵孰若驅農夫於壟畝抗

勅敵於三方避干戈於首尾當鋒鏑於心腹縱太公為將不能獲存端之高明何以克濟來書曰妻子老幼悉在司寇以此見要庶其可反當是見疑褊心未識大趣晉王陵附漢母在不歸太上囚楚乞羨白若矧伊妻子而可介意脫謂誅之有益欲止不能救之無損復加阮戮家累在君何關僕也遵道所說頗亦非虛故重陳辭更論欵曲昔與盟主事等琴瑟讒人間之翻為讎敵撫弦擲矢不覺傷懷裂帛還書其何能述王尋覽書問誰為作或曰其行臺郎王偉王曰偉才如此何因不使我知王欲開景於梁又與景書而謬其辭云本使景陽叛欲與圖西西人知之故景更與圖南為事漏其書於梁梁人亦不之信壬申東魏主與王獵於鄴東馳逐如飛監衛都督烏那羅受工伐從後呼曰天子莫走馬大將軍怒王嘗侍飲舉大觴曰臣澄勸陛下酒東魏主不悅曰自古無不亡

之國朕亦何用如此生王怒曰朕朕狗脚朕使崔季舒歐之三拳奮衣而出尋遣季舒入謝東魏主賜季舒綵季舒未敢即受啟之於王王使取一段東魏主以四百匹與之曰亦一段耳東魏主不堪憂辱詠謝靈運詩曰韓亡子房書秦帝魯連耻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因流涕三月辛亥王南臨黎陽濟於虎牢白洛陽從太行而反晉陽於路遺書百僚以相戒勵朝野承風莫不震肅又令朝臣牧宰各舉賢良及驍武膽略堪守邊城務得其才不拘職業六月王巡北邊城戍賑賜有差七月王還晉陽辛卯王遇盜而殂時年二十九葬于峻成陵齊受禪追謚為文襄皇帝廟號世宗時有童謠曰百尺高竿摧折水底燃燈燈滅識者以為王將殂之兆也數日前崔季舒無故於北宮門外諸貴之前誦鮑明遠詩曰將軍既下世部曲亦罕存聲甚淒斷淚不能已見者莫不怪之初梁

將蘭欽子京為東魏所虜王命以配廚欽請贖之王不許京再訴
王使監廚蒼頭薛豐洛杖之曰更訴當殺爾京與其黨六人謀作
亂時王居北城東栢堂莅政以寵琅邪公主欲其來往無所避忌
所有侍衛皆出於外太史啟言宰輔星甚微變不出一月王曰小
人新杖之故嚇我耳將欲受禪與陳元康崔季舒等屏斥左右署
擬百官京將進食王却謂諸人曰昨夜夢此奴斫我宜殺却京聞
之寘刀於盤冒言進食王怒曰我未索食爾何遽來京揮刀曰來
將殺汝王自投傷足入于床下賊黨去床因而見殺先是訛言曰
軟脫帽床底喘其言應矣時太原公洋在城東雙堂入而討賊鬻
割京等皆漆其頭祕不發喪徐出言曰奴反大將軍被傷無大苦
也

臣等詳文襄紀其首與北史同而末多出於東魏孝靜紀其間與
侯景往復書見梁書景傳其所序列尤無倫次蓋雜取之以成此
書非正史也

文官

高祖文宣皇帝諱洋字子進高祖第二子世宗之母弟后初孕每
有赤光耀室后私嘗惟之初高祖之歸燕朱榮時經危亂家徒
後左右大驚出不敢言鱗身重蹀不好戲弄深沈有大度晉陽
有沙門僧惠持時人不測呼為阿禿師帝嘗出諸書其見之
問其位至帝舉手再三指天而已口無所言見者異之高祖嘗
勸諸子意謂各使治亂統帝獨抽刀斬之曰亂者獨斬高祖是
之又名亂兵四出而使甲騎偽攻之世宗等怖跪帝乃勸眾與之

北齊書卷四
帝紀第四
文宣
顯祖文宣皇帝 諱洋字子進高祖第二子世宗之母弟后初孕每
夜有赤光照室后私嘗恠之初高祖之歸爾朱榮時經危亂家徒
壁立后與親姻相對共憂寒餒帝時尚未能言欵然應曰得活太
后及左右大驚而不敢言鱗身重蹠不好戲弄深沈有大度晉陽
曾有沙門乍愚乍智時人不測呼為阿禿師帝曾與諸童共見之
歷問祿位至帝奉手再三指天而已口無所言見者異之高祖嘗
試觀諸子意識各使治亂繇帝獨抽刀斬之曰亂者須斬高祖是
之又各配兵四出而使甲騎偽攻之世宗等怖撓帝乃勒衆與彭
樂敵樂免胃言情猶擒之以獻後從世宗行過遼陽山獨見天門

北齊書卷四

帝紀第四

文宣

顯祖文宣皇帝

諱洋字子進高祖第二子世宗之母弟后初孕每
夜有赤光照室后私嘗恠之初高祖之歸爾朱榮時經危亂家徒
壁立后與親姻相對共憂寒餒帝時尚未能言欵然應曰得活太
后及左右大驚而不敢言鱗身重蹠不好戲弄深沈有大度晉陽
曾有沙門乍愚乍智時人不測呼為阿禿師帝曾與諸童共見之
歷問祿位至帝奉手再三指天而已口無所言見者異之高祖嘗
試觀諸子意識各使治亂繇帝獨抽刀斬之曰亂者須斬高祖是
之又各配兵四出而使甲騎偽攻之世宗等怖撓帝乃勒衆與彭
樂敵樂免胃言情猶擒之以獻後從世宗行過遼陽山獨見天門

魏川七鳳圖
氏雷商南甫

開餘人無見者內雖明敏貌若不足世宗每嗤之云此人亦得富貴相法亦何由可解唯高祖異之謂薛琰曰此兒意識過吾幼時師事范陽盧景裕默識過人景裕不能測也天平二年授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左光祿大夫太原郡開國公武定元年加侍中二年轉尚書左僕射領軍將軍五年授尚書令中書監京畿大都督武定七年八月世宗遇害事出倉卒內外震駭帝神色不變指麾部分自嚮斬羣賊而漆其頭徐宣言曰奴反大將軍被傷無大苦也當時內外莫不驚異焉乃赴晉陽親總庶政務從寬厚事有不便者咸蠲省焉冬十月癸未朔以咸陽王坦爲太傅潘相樂爲司空十一月戊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梁齊州刺史茅靈斌德州刺史劉領隊南豫州刺史皇甫春竝以州內屬十二月巴西以并州刺史彭樂爲司徒太保賀拔仁爲并州刺史八年春正月庚申梁楚州刺史宋安顧以州內屬立西魏帝爲世宗舉哀於東堂梁定州刺史田聰能洪州刺史張顯等以州內屬戊辰魏詔進帝位使持節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大行臺齊郡王食邑一萬戶甲戌地豆于國遣使朝貢三月辛酉又進封齊王食冀州之渤海北樂安德武邑瀛州之河間五郡邑十萬戶自居晉陽寢室夜有光如晝旣爲王夢人以筆點已額旦以告館客王曇哲曰吾其退乎曇哲再拜賀曰王上加點便成王字乃當進也夏五月辛亥帝如鄴甲寅進相國總百揆封冀州之渤海長樂安德武邑瀛州之河間高陽章武定州之中山常山博陵十郡邑二十萬戶加九錫殊禮齊王如故魏帝遣兼太尉彭城王韶司空潘相樂冊命曰於戲敬聽朕命夫惟天爲大列啓宿而垂象謂地蓋厚疏川岳以阜物所以匹時代序萬類駢羅庶品得性羣形不夭

然則皇王統曆深視高居拱默垂衣寄成師相此則夏伯殷尹竭其股肱周成漢昭無爲而治頃者天下多難國命如旒則我建國之業將墜於地齊獻武王奮迅風雲大濟艱危爰翼朕躬國爲再造經營庶土以至勤憂及文襄承構愈廣前業康邦夷難道格穹蒼王繼德應期千齡一出惟幾惟深乃神乃聖大崇霸德實廣相猷雖冥功妙實貌絕言象標聲示迹典禮宜宣今申後命其敬虛受王搏風初舉建旗上地庇民立政時雨滂流下識廉恥仁加水陸移風易俗自齊變魯此王之功也仍攝天臺總參戎律策出若神威行朔土引弓竄跡松塞無烟此又王之功也逮光統前緒持衡匡合華戎混一風海調夷日月光華天地清晏聲接響隨無思不偃此又王之功也逃矣炎方逋違正朔懷文耀武授略申規淮楚連城摧然桑落此又王之功也關峴伶帶跨躡蕭條腸胃之地雷迴隔聲教迷方未改命將鞠旅覆其巢穴威略風騰傾懾南海此又王之功也羣蠻跋扈世絕南疆搖蕩邊垂亟爲壘梗懷德畏威向風請順傾陬盡落其至如雲此又王之功也胡人別種攜山谷酋渠萬旅廣袤千里憑險不恭恣其桀黠有樂淳風相攜叩欵粟帛之調王府充積此又王之功也茫茫涉海世敵諸華風行鳥逝倏來忽往旣飲醇醪附同膠漆氈裘委仞奇獸銜尾此又王之功也秦川尚阻作我仇讎爰挹椒蘭飛書請好天動其衷辭卑禮厚區宇入寧遐邇畢至此又王之功也江陰告禍民無適歸蕭宗子弟尚相投庇如鳥還山猶川赴海荆江十部俄而獻割乘此會也將混來方此又王之功也天平地成率土咸茂禎符顯見史不停筆旣連百木兼呈九尾素過秦雀蒼比周鳥此又王之功

也搜揚管庫衣冠獲序禮云樂云銷沉俱振輕徭徹賦矜獄寬刑
大信外彰深仁遠洽此又王之功也王有安日下之大勲加以表
光明之盛德宣贊洪猷以左右朕言昔日夔外分毛畢入佐出內
之任王宜總之人謀鬼謀兩儀協契錫命之行義申公道以王踐
律蹈禮軌物蒼生圖首安志率心歸道是以錫王大路戎路各一
玄牡二駟王深重民天唯本是務衣食之用榮辱所由是用錫王
袞冕之服赤舄副焉王深廣惠和易調風化神祇且格功德可象
是用錫王軒懸之樂六佾之舞王風聲振赫九域咸綏遠人率俾
奔走委賚是用錫王朱戶以居王求賢選衆草萊以盡陳力就列
罔非其人是用錫王納陛以登王英圖猛槩抑揚千品毅然之節
肅是非違是用錫王武賁之士三百人王興亡所繫制極幽顯糾
行天討罪人咸得是用錫王鈇鉞各一王鷹揚豹變實扶下土狼
顧鴟張罔不彈射是用錫王彤弓一彤矢百盧弓十盧矢千王孝
悌之至通於神明率民興行感達區宇是用錫王秬鬯一卣珪瓚
副焉往欽哉其祇順往冊保弼皇家用終爾休德對揚我太祖之
顯命魏帝以天人之望有歸景辰下詔曰三才剖判百王代興治
天靜地和神敬鬼庇民造物咸自靈符非一人之大寶實有道之
神器昔我宗祖應運奄一區宇歷聖重光暨於九葉德之不嗣仍
離屯圯盜名字者遍於九服擅制命者非止三公主殺朝危人神
靡繫天下之大將非魏有賴齊獻武王奮揚靈武尅剪多難重懸
日月更綴參辰廟以掃除國由再造鴻勳巨業無德而稱逮文襄
承構世業逾廣邇安遠服海內晏如國命已康生生得性迄相國
齊王緯文經武統茲大業盡叡窮幾研深測化思隨冥運智與神
行恩比春天威同夏日坦至心於萬物被大道於八方故百僚師

師朝無批政網疏澤洽率土歸心外盡江淮風靡屈膝辟地懷人
 百城奔走關隴慕義而請好瀚漠仰德而致誠伊所謂命世應期
 實撫千載禎符雜選異物同途謳頌填委殊方一致代終之迹斯
 表人靈之契已合天道不遠我不獨知朕入纂鴻休將承世祀籍
 援立之厚延宗社之算靜言大運欣於避賢遠惟唐虞禪代之典
 近想魏晉揖讓之風其可昧興替之禮稽神祇之望今便遜於別
 宮歸帝位於齊國推聖與能眇符前軌王者宣布天下以時施行
 又使兼太尉彭城王韶兼司空啟顯雋奉冊曰咨爾相國齊王夫
 氣分形化物繫君長皇王遞興人非一姓昔放勳馭世沉璧屬子
 重華握曆持衡擁璇所以英賢茂實昭哲千古豈盛衰有運興廢
 在時知命不得不授畏天不可不受是故漢劉告否當塗順民曹
 一善寓迄於正光之末奸孽乘權厥政多僻九域離盪永安運窮歷不承金行納禪此皆重規襲矩率由舊章者也我祖宗光宅混
 人靈殄瘁羣逆滔天割裂四海國土臣民行非魏有齊獻武王應
 期授手鳳舉龍驤舉廢極以立天扶傾柱而鎮地剪滅黎毒臣我
 墜曆有大德於魏室被博利於蒼生及文襄繼軌誕光前業內剿
 凶權外摧侵叛遐邇肅晏功格上玄王神祇協德舟梁一世體文
 昭武追變窮微自舉跡藩旗頌歌總集入統機衡風猷弘遠及大
 承世業扶國昌家相德日躋霸風愈邈威靈斯暢則荒遠奔馳聲
 略所播而隣敵順欵以富有之資運英特之氣顧眄之間無思不
 服圖謀潛蘊千祀彰明嘉禎幽祕一朝紛委以表代德之期用啟
 興邦之迹蒼蒼在上照臨不遠朕以虛昧猶未逡巡靜言愧之坐
 而待旦且時來運往媯舜不暇以當陽世革命收伯禹不容於北
 面況於寡薄而可踟躕是以仰協窮昊俯從百姓敬以帝位式授

北齊書四

四

於王天祿永終大命格矣於戲其祇承曆數允執其中對揚天休
斯年千萬豈不盛歟又致璽書於帝遣兼太保彭城王韶兼司空
敬顯雋奉皇帝璽綬禪代之禮一依唐虞漢魏故事又尚書令高
隆之率百寮勸進戊午乃卽皇帝位於南郊升壇柴燎告天曰皇
帝臣諱敢用玄牡昭告於皇皇后帝否泰相公廢興迭用至道無
親應運斯輔上覽唐虞下稽魏晉莫不先天揖讓考歷歸終魏氏
多難年將三十孝昌已後內外去之世道橫流蒼生塗炭賴我獻
武拯其將溺三建元首再立宗祧掃絕羣凶芟夷奸宄德被黔黎
勲光宇宙文襄嗣武尅構鴻基功浹寰宇威稜海外窮髮懷音西
寇納款青丘保候丹穴來庭扶翼危機重匡類運是則有大造於魏
室也魏帝以下世告終上靈厭德欽若昊天允歸大命以禪於臣
諱夫四海至公天下爲一總民宰世樹之以君旣川岳啟符人神
效祉羣公卿士八方兆庶僉曰皇極乃顧於上魏朝推進於下天
位不可以不遂逼羣議恭膺大典猥以寡薄託於兆民之上雖
天畏在顏咫尺無遠循躬自省實懷祇陽敬簡元辰升壇受禪肆
類上帝以答萬國之心永隆嘉祚保佑有齊以被於無窮之祚是
日京師獲赤雀獻於南郊事畢還宮御太極前殿詔曰無德而稱
代刑以禮不言而信先春後秋故知惻隱之化天人一揆弘宥之
道今古同風朕以虛薄功業無紀昔先獻武王值魏世不造九鼎
行出乃驅御侯伯大號燕趙拯厥顛墜俾亡則存文襄王外挺武
功內資明德纂戎先業闢土服遠年踰二紀世歷兩都獄訟有適
謳歌斯在故魏帝俯遵曆數爰念褰裳遠取唐虞終同脫屣實幽
憂未已志在陽城而羣公卿士誠守愈切遂屬代終居於民上如
涉深水有睠終朝始發晉陽九尾呈瑞外壇告天赤雀效祉惟爾

文武不貳心之臣股肱爪牙之將左右先王克隆大業永言誠節
共斯休祉思與億兆同始茲日其大赦天下改武定八年爲天保
元年其百官進階男子賜爵鰥寡六疾義夫節婦旌賞各有差已
未詔封魏帝爲中山王食邑萬戶上書不稱臣答不稱詔載天子
旌旗行魏正朔乘五時副車封王諸子爲縣公邑一千戶奉絹萬
匹錢千萬粟二萬石奴婢二百人水碾一具田百頃園一所詔追
尊皇祖文穆王爲文穆皇帝妣爲文穆皇后皇考獻武王爲獻武
皇帝皇兄文襄王爲文襄皇帝祖宗之稱付外速議以聞辛酉尊
王太后爲皇太后乙丑詔降魏朝封爵各有差其信都從義及宣
力霸朝者及西來人并武定六年以來南來投化者不在降限辛
未遣大使於四方觀察風俗問民疾苦嚴勒長吏厲以廉平興利
除害務存安靜若法有不便於時政有未盡於事者具條得失還
以聞奏甲戌遷神主於太廟六月己卯高麗遣使朝貢辛巳詔曰
頃者風俗流宕浮競日滋家有吉凶務求勝異婚姻喪葬之費車
服飲食之華動竭歲資以營日富又奴僕帶金玉婢妾衣羅綺始
以矧出爲奇後以過前爲麗上下貴賤無復等差今運屬惟新思
蠲徃弊反樸還淳納民軌物可量事具立條式使儉而獲中又詔
封崇聖侯邑一百戶以奉孔子之祀并下魯郡以時修治廟宇務
盡褒崇之至詔分遣使人致祭於五岳四瀆其堯祠舜廟下及孔
父老君等載於祀典者咸秩罔遺詔曰冀州之渤海長樂二郡先
帝始封之國義旗初起之地并州之太原青州之齊郡霸業所在
王命是基君子有作貴不忘本思申恩洽蠲復田租齊郡渤海可
竝復一年長樂二年太原復三年詔故太傅孫騰故太保尉景故
大司馬婁昭故司徒高昂故尚書左僕射慕容紹宗故領軍万俟

于故定州刺史段榮故御史中尉劉貴故御史中尉竇太故殷州
刺史劉豐故濟州刺史蔡雋等竝左右先帝經贊皇墓或不幸早
徂或殞身王事可遣使者就墓致祭并撫問妻子慰逮存亡又詔
封宗室高岳為清河王高隆之為平原王高歸彥為平秦王高思
宗為上洛王高長弼為廣武王高普為武興王高子瑗為平昌王
高顯國為襄樂王高叡為趙郡王高孝緒為循城王又詔封功臣
庫狄干為章武王斛律金為咸陽王賀拔仁為安定王韓軌為安
德王可朱渾道元為扶風王彭樂為陳留王潘相樂為河東王癸
未詔封諸弟青州刺史浚為永安王尚書左僕射淹為平陽王定
州刺史湫為彭城王儀同三司演為常山王冀州刺史渙為上黨
王儀同三司洸為襄城王儀同三司湛為長廣王潛為任城王湜
為高陽王濟為博陵王疑為新平王潤為馮翊王洽為漢陽王丁
亥詔立王子殷為皇太子王后李氏為皇后癸寅詔以太師庫狄
干為太宰司徒彭樂為太尉司空潘相樂為司徒開府儀同三司
司馬子如為司空辛卯以前太尉清河王岳為使持節驃騎大將
軍司州牧壬辰詔曰自今已後諸有文啟論事并陳要密有司悉
為奏聞已亥以皇太子初入東宮赦畿內及并州死罪已下餘州
死降徒流已下一皆原免秋七月辛亥詔尊文襄妃元氏為文襄
皇后宮曰靜德又詔封文襄皇帝子孝琬為河間王孝瑜為河南
王乙卯以尚書令平原王隆之錄尚書事尚書左僕射平陽王淹
為尚書令又詔曰古人鹿皮為衣書囊成帳有懷盛德風流可想
其魏御府所有珍奇雜綵常所不給人者徒為畜積命宜悉出送
內後園以供七日晏賜八月詔郡國修立黌序廣延髦雋敦述儒
風其國子學生亦仰依舊詮補服膺師說研習禮經往者文襄皇

帝所建蔡邕石經五十二枚即宜移置學館依次修立又詔曰有能直言正諫不避罪辜蹇蹇若朱雲諤諤若周舍開朕意沃朕心弼予一人利兼百姓者必當寵以榮祿待以不次又曰諸牧民之官仰專意農桑勤心勸課廣收天地之利以備水旱之災庚寅詔曰朕以虛寡嗣弘王業思所以贊揚盛績播之萬古雖史官執筆有闕無墜猶恐緒言遺美時或未書在位王公文武大小降及民庶爰至僧徒或親奉音旨或承傳傍說凡可載之文籍悉宜條錄封上甲午詔曰魏世議定麟趾格遂為通制官司施用猶未盡善可令羣官更加論究適治之方先盡要切引綱理目必使無遺九月癸丑以散騎常侍車騎將軍領東夷校尉遼東郡開國公高麗王成為使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領護東夷校尉王公如故詔梁

使持節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承制邵陵王蕭綸

為梁王庚午帝如晉陽拜辭山陵是日皇太子入居涼風堂監總
國事冬十月己卯符法駕御金輅入晉陽宮朝皇太后於內殿辛巳曲赦并州太原郡晉陽縣及相國府四獄囚癸未茹茹國遣使朝貢乙酉以特進元韶為尚書左僕射并州刺史段韶為尚書右僕射景成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壬辰罷相國府留騎兵外兵曹各立一省別掌機密十一月周文帝率眾至陝城分騎北渡至建州甲寅梁湘東王蕭繹遣使朝貢景寅帝親戎出次城東周文帝聞帝軍容嚴盛歎曰高歡不死矣遂退師庚午還宮十二月丁丑茹茹庫莫奚國竝遣使朝貢辛丑帝至晉陽
二年春正月丁未梁湘東王蕭繹遣使朝貢辛亥有事于圓丘以神武皇帝配癸亥親耕籍田于東郊乙酉前黃門侍郎元世寶通直散騎侍郎彭貴平謀逆免死配邊有事於太廟甲戌帝汎舟於

城東二月壬辰太尉彭樂謀反伏誅壬寅茹茹國遣使朝貢三月
丙午襄城王清薨己未詔梁承制湘東王繹為梁使持節假黃鉞
相國建梁臺總百揆承制梁交州刺史李景盛梁州刺史馬嵩仁
義州刺史夏侯珍洽新州刺史李漢等竝率州內附庚申司空司
馬子如坐事免夏四月壬辰梁王蕭繹遣使朝貢閏月乙丑室韋
國遣使朝貢五月丙戌合州刺史斛斯顯攻剋梁歷陽鎮丁亥高
麗國遣使朝貢是月侯景廢梁簡文立蕭棟為王六月庚午以前
司空司馬子如為太尉七月壬申茹茹遣使朝貢癸酉行臺郎邢
景遠破梁龍安戍獲鎮城李洛文己卯改顯陽殿為昭陽殿九月
壬申詔免諸伎作屯牧雜色役隸之徒為白戶癸巳帝如趙定二
州因如晉陽冬十月戊申起宣光建始嘉福仁壽諸殿庚申蕭繹
遣使朝貢丁卯文襄皇帝神主入于廟十一月侯景廢梁王僭即
僞位於建鄴自稱曰漢十二月中山王俎

三年春正月丙申帝親討庫莫奚於代郡大破之獲雜畜十餘萬
分賚將士各有差以奚口付山東為民二月茹茹王阿那瓌為突
厥虜所破壞自殺其太子菴羅辰及瓌從弟登注侯利發注子庫
提竝擁眾來奔茹茹餘眾立注次子鐵伐為王辛丑契丹遣使朝
貢三月戊子以司州牧清河王岳為使持節南道大都督司徒潘
相樂為使持節東南道大都督及行臺辛術率眾南伐癸巳詔進
梁王蕭繹為梁主夏四月壬申東南道行臺辛術於廣陵送傳國
璽甲申以吏部尚書楊愔為尚書右僕射丙申室韋國遣使朝貢
六月乙亥清河王岳等班師丁未帝至自晉陽乙卯帝如晉陽九
月辛卯帝自并州幸離石冬十月乙未至黃櫨嶺仍起長城北至
社于戌四百餘里立三十六戍十一月辛巳梁王蕭繹即帝位於

江陵是爲元帝遣使朝貢十二月壬子帝還宮戊午帝如晉陽
四年春正月丙子山胡圍離石戊寅帝討之未至胡已逃竄因巡
三堆戍大狩而歸戊寅庫莫奚遣使朝貢己丑改鑄新錢文曰常
平五銖二月送茹茹王鐵伐登注及子庫提還北鐵伐尋爲契丹
所殺國人復立登注爲王仍爲其大人阿富提等所殺國人復立
庫提爲王夏四月戊戌帝還宮戊午西南有大聲如雷五月庚午
帝校獵於林慮山戊子還宮九月契丹犯塞壬午帝北巡冀定幽
安仍北討契丹冬十月丁酉帝至平州遂從西道趣長壑詔司徒
潘相樂率精騎五千自東道趣青山辛丑至白狼城壬寅經昌黎
城復詔安德王韓軌率精騎四千東趣斷契丹走路癸卯至陽師
水倍道兼行掩襲契丹甲辰帝親踰山嶺爲士卒先指麾奮擊大
破之虜獲十萬餘口雜畜數十萬頭樂又於青山大破契丹別部
所虜生口皆分置諸州是行也帝露頭袒膊晝夜不息行千餘

唯食肉飲水壯氣彌厲丁未至營州丁巳登碣石山臨滄海十一
月己未帝自平州遂如晉陽閏月壬寅梁帝遣使來聘十二月己
未突厥復攻茹茹茹茹舉國南奔癸亥帝自晉陽北討突厥迎納
茹茹乃廢其王庫提立阿那瓌子菴羅辰爲王置之馬邑州給其
稟餼繒帛親追突厥於朔州突厥請降許之而還於是貢獻相繼
五年春正月癸巳帝討山胡從離石道遣太師咸陽王斛律金從
顯州道常山王演從晉州道犄角夾攻大破之斬首數萬獲雜畜
十餘萬道平石樓石樓絕險自魏世所不能至於是遠近山胡莫
不懾服是月周文帝廢西魏立齊王廓是爲恭帝三月茹茹菴羅
辰叛帝親討大破之辰父子北遁太保賀拔仁坐違節度除名夏
四月茹茹寇肆州丁巳帝自晉陽討之至恒州黃瓜堆虜騎走時

大軍已還帝率麾下千餘騎遇茹茹別部數萬四面圍逼帝神色
自若指畫形勢虜眾披靡遂縱兵潰圍而出虜不退走追擊之伏
尸二十里獲菴羅辰妻子及生口三萬餘人五月丁亥地豆干契
丹等國竝遣使朝貢丁未北討茹茹大破之六月茹茹率部眾東
徙將南侵帝率輕騎於金山下邀擊之茹茹聞而遠遁秋七月戊
子肅慎遣使朝貢壬辰降罪人庚戌帝至自北伐八月丁巳突厥
遣使朝貢庚子以司州牧清河王岳為大保司空尉粲為司徒太
子太師侯莫陳相為司空尚書令平陽王淹錄尚書事常山王演
為尚書令中書令上黨王渙為尚書左僕射乙亥儀同三司元旭
以罪賜死丁丑帝幸晉陽己卯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平原王
高隆之薨是月詔常山王演上黨王渙清河王岳平原王段韶等
欲以致周師周師不出乃如晉陽冬十月西魏伐梁元帝於江陵

詔清河王岳河東王潘相樂平原王段韶等率眾救之未至而江
陵陷梁元帝為西魏將于謹所殺梁將王僧辯在建康共推晉安
王蕭方智為太宰都督中外諸軍承制置百官十二月庚申帝北
巡至達速嶺覽山川險要將起長城

六年春正月壬寅清河王岳以眾軍渡江寇夏首迭梁郢州刺史
陸法和詔以梁散騎常侍貞陽侯蕭明為梁王遣尚書左僕射上
黨王渙率眾送之二月甲子以陸法和為使持節都督荆雍江巴
梁益湘萬交廣十州諸軍事太尉公大都督西南道大行臺梁鎮
北將軍侍中荊州刺史宋蒞為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郢州刺史甲
戌上黨王渙寇譙郡三月丙戌上黨王渙寇東關斬梁將裴之橫
俘斬數千景申帝至自晉陽封世宗二子孝珩為廣寧王延宗為

安德王戊戌帝臨昭陽殿聽獄決訟夏四月庚申帝如晉陽丁卯
 儀同蕭軌克梁晉熙城以為江州戊寅突厥遣使朝貢梁反人李
 山花自號天子逼魯山城五月乙酉鎮城李仲偃擊斬之庚寅帝
 至自晉陽蕭明入于建鄴丁未茹茹遣使朝貢六月壬子詔曰梁
 國遘禍主喪臣離邊彼炎方盡生荆棘興亡繼絕義在於我納以
 長君拯其危弊比送梁主已入金陵藩禮既修分義方篤越鳥之
 思豈忘南枝凡是梁民宜聽反國以禮發遣丁卯帝如晉陽壬申
 親討茹茹甲戌諸軍大會於祁連池乙亥出塞至庫狄谷百餘里
 內無水泉六軍渴乏俄而大雨戊寅梁主蕭明遣其子章兼侍中
 袁泌兼散騎常侍楊裕奉表朝貢秋七月己卯帝頓白道留韜重
 親率輕騎五千追茹茹壬午及於懷朔鎮帝躬當矢石頻大破之
 遂至天野獲其矣利葛焉以黑河帝吐頭發郁久閭狀延等并口

二萬餘牛羊數十萬頭茹茹俟利郁久閭李家提率部人數百降
 壬辰帝還晉陽九月乙卯帝至自晉陽冬十月梁將陳霸先襲王
 僧辯殺之廢蕭明復立蕭方智為王辛亥帝如晉陽十一月丙戌
 高麗遣使朝貢梁秦州刺史徐嗣輝南豫州刺史任約等襲據石
 頭城竝以州內附壬辰大都督蕭軌率眾至江遣都督柳達摩等
 渡江鎮石頭東南道行臺趙彥深獲秦郡等五城戶二萬餘所在
 安緝之己亥太保司州牧清河王岳薨是月柳達摩為霸先攻逼
 以石頭降十二月戊申庫莫奚遣使朝貢是年發夫一百八十萬
 人築長城自幽州北夏口至恒州九百餘里
 七年春正月甲辰帝至自晉陽於鄴城西馬射大集眾庶而觀之
 二月辛未詔常山王演等於涼風堂讀尚書奏按論定得失帝親
 決之三日丁酉大都督蕭軌等率眾濟江夏四月乙丑儀同婁叡

率眾討魯陽蠻大破之丁亥詔造金華殿五月景申漢陽王洽薨
是月帝以肉爲斷慈遂不復食六月乙卯蕭軌等與梁師戰於鍾
山之西遇霖雨失利軌及都督李希光王敬寶東方老軍司裴英
起竝沒士卒散還者十二三乙丑梁湘州刺史王琳獻馴象是年
修廣三臺宮殿秋七月己亥大赦天下八月庚申帝如晉陽九月
甲辰庫莫奚遣使朝貢冬十月丙戌契丹遣使朝貢是月發山東
寡婦二千六百人以配軍士有夫而濫奪者五分之一是月周文
帝殂十一月壬子詔曰岷山作鎮厥號神州瀛海爲池是稱赤縣
蒸民乃粒司牧存焉王者之制沿革迭起方割成災肇分十二水
土旣平還復九州道或繁簡義在通時殷因於夏無所改作然則
日月纏於天次王公國於地野皆所以上叶玄儀下符川嶽逮于
秦政鞭撻區寓罷侯置守天下爲家洎兩漢承基曹馬屬統其間
損益難以勝言魏曰孝昌之季數鍾澆否祿去空政出多門衣
冠道盡黔首塗炭銅馬鐵脛之徒黑山青犢之徒張晉趙豕突
燕秦綱紀從茲而頽蕪章因此而紊是使豪家大族鳩率卿部託
迹勤王規自署置或以外家公主女謁內戚昧利納啟立州郡離
大合小本逐時宜剖竹分符蓋不獲已牧守令長處增其數求功
錄實諒足爲煩損害公私爲弊殊久旣乖爲政之禮徒有驅羊之
費白爾因循未遑刪改朕寅膺寶曆恭臨八荒建國經野務存簡
易將欲鎮躁歸靜反薄還淳苟失其中理從刊正傍觀舊史逃聽
前言周曰成康漢稱文景編戶之多古今爲最而丁口減於疇日
守令倍於昔辰非所以馭俗調風示民就物且五嶺內實三江迴
化拓土開疆利窮南海但要荒之所舊多浮僞百室之邑便立州
名三戶之民空張郡目譬諸木犬猶彼泥龍循名督實事歸烏有

今所併省一依別制於是併省三州一百五十三郡五百八十九縣二鎮二十六戍人制刺史令盡行兼不給幹物十二月西魏相宇文覺受魏禪先是自西河總秦戍築長城東至於海前後所築東西凡三千餘里築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鎮凡二十五所八年春三月大熱人或暍死夏四月庚午詔諸取蝦蟇蜺蛤之類悉令停斷唯聽捕魚乙酉詔公私鷹鷂俱亦禁絕以太師咸陽王斛律金為右丞相前大將軍扶風王可朱渾道元為太傅開府儀同三司賀拔仁為太保尚書令常山王演為司空錄尚書事長廣王湛為尚書令尚書右僕射楊愔為尚書左僕射以併省尚書右僕射崔暹為尚書右僕射上黨王渙錄尚書事是月帝在城東馬射敕京師婦女悉赴觀不赴者罪以軍法七口乃止五月辛酉冀州民劉何於京師謀逆黨與皆伏誅秋八月己巳庫莫奚遣使朝貢庚辰詔丘郊禘禘時祀皆仰市取少牢不得割割有司監視必令豐備農社先蠶酒肉而已雩禱風雨司民司祿靈星雜祀果餅酒脯唯當務盡誠敬義同如在自夏至九月河北六州河南十二州畿內八郡大蝗是月飛至京師蔽日聲如風雨甲辰詔今年遭蝗之處免租是月周冢宰宇文護殺其主閔帝而立帝弟毓是為明帝冬十月乙亥陳顯先弒其主方智自立是為陳武帝遣使稱藩朝貢是年八月城內築重城台庫洛拔而東至六端統戍凡四百餘里

九年春二月丁亥降罪人凡九詔限仲冬一月燎野不得他時行火損昆蟲草木三月丁酉帝至自晉陽夏四月辛巳大赦是夏大旱帝以祈雨不應毀西門豹祠掘其冢山東大蝗差夫役捕而坑之是月北豫州刺史司馬消難以城叛入於周五月辛巳尚書令

長廣王湛錄尚書事驃騎大將軍平秦王歸彥為尚書左僕射甲辰以前尚書左僕射楊愔為尚書令六月乙丑帝自晉陽北巡已巳至祁連池戊寅還晉陽秋七月辛丑給京畿老人劉奴等九百四十三人版職及杖帽各有差戊申詔趙燕瀛定南營五州及司州廣平清河二郡去年蝨澇損田兼春夏少雨苗稼薄者免今年租賦八月乙丑至自晉陽甲戌帝如晉陽是月陳江州刺史沈泰以三千人內附先是發丁匠三十餘萬營三臺於鄴下因其舊基而高博之大起宮室及遊豫園至是三臺成改銅爵曰金鳳金獸曰聖應冰井曰崇光十一月甲午帝至自晉陽登三臺御乾象殿朝讌羣臣竝命賦詩以宮成丁酉大赦內外文武普汎一大階丁巳梁湘州刺史王琳遣使請立蕭莊為梁王仍以江州內屬令莊之十二月癸酉詔梁王蕭莊為梁王進居九派戊寅以太傅可朱渾道元為太師司徒尉粲為太尉兖州刺史段韶為司空錄尚書事常山王演為大司馬錄尚書事廣王湛為司徒是月起大莊嚴寺是年殺永安王浚上黨王渙十年春正月戊戌以司空侯莫陳相為大將軍甲寅帝如遼陽甘露寺乙卯詔於麻城置衛州二月丙戌帝於甘露寺禪居深觀莊軍國大政奏聞三月戊戌以侍中高德收為尚書右僕射丙辰帝至自遼陽是月梁主蕭莊至郢州遣使朝貢閏四月丁酉以司牧彭城王浹為司空侍中高陽王湜為尚書右僕射乙巳以司空彭城王浹兼太尉封皇子紹廉為長樂郡王五月癸未誅始平公元世東平公元景式等二十五家特進元韶等十九家竝令禁止六月陳武帝殂兄子蒨立是為文帝秋八月戊戌封皇太子紹義為廣陽郡王以尚書右僕射河間王孝琬為尚書左僕射癸卯詔諸

軍民或有祖父改姓冒入元氏或假託攜認妄稱姓元者不問世數遠近悉聽改復本姓九月己巳帝如晉陽是月使鄴懷則陸仁惠使於蕭莊冬十月甲午帝暴崩於晉陽宮德陽堂時年三十一遺詔凡諸凶事一依儉約三年之喪雖曰達禮漢文革初通行自昔義有存焉同之可也喪月之斷限以三十六日嗣王百寮內外遐邇奉制割情悉從公除癸卯發喪斂於宣德殿十一月辛未梓宮還京師十二月乙酉殯於太極前殿

乾明元年二月丙申葬於武寧陵謚曰文宣皇帝廟號威宗武平初又改爲文宣廟號顯祖帝少有大度志識沉敏外柔內剛果敢能斷雅好吏事測始知終理劇處繁終日不倦初踐大位留心政術以法馭下公道爲先或有違犯憲章雖密戚舊勳必無容舍內外清靖莫不祇肅至於軍國略又以三方鼎峙諸夷未定修繕甲兵簡練士卒左右宿衛置百保軍士每臨行陣親當矢石以關隴未平投杯震怒召魏收於御危常致克捷常於東山遊前立爲詔書宣示遠近將軍西伐是歲周文帝殂西人震恐常爲度隴之計旣征伐四克威振戎夏六七年後以功業自矜遂留連耽湏肆行淫暴或躬自鼓舞歌謳不息從旦通宵以夜繼晷或袒露形體塗傅粉黛散髮胡服雜衣錦綵拔刃張弓遊於市肆勳戚之第朝夕臨幸時成災因而致斃

論曰高祖平定四胡威權延世遷鄴之後雖王器有人號令所加政皆自出顯祖因循鴻業內外協從自朝及野羣心屬望東魏之地舉世樂推曾未期月玄暉集已始則存心政事風化肅然數年之間翕斯致治其後縱酒肆欲事極猖狂昏邪殘暴近世未有饗

國弗永實由斯疾胤嗣殄絕固亦餘殃者也

贊曰天保定位受終攸屬奄宅區夏爰膺帝錄勢叶謳歌情毀龜
玉始存政術聞斯德音周遵克念乃肆其心窮理殘虐盡性荒淫

之... 帝紀第五... 廢帝... 太子時年六歲性敏慧初學... 達其故太子曰跡字足傍亦... 間王勿入左右問其故太子... 文宣每言太子得漢家性質... 博士李寶鼎傳之寶鼎卒復... 春秋而溫裕開朗有人君之... 年冬文宣召朝臣文學者及... 自臨聽太子手筆措問在坐... 吳不歎美九年文宣在晉陽太子監

北齊書卷五

帝紀第五

廢帝

廢帝殷字正道文宣帝之長

太子時年六歲性敏慧初學

達其故太子曰跡字足傍亦

間王勿入左右問其故太子

文宣每言太子得漢家性質

博士李寶鼎傳之寶鼎卒復

春秋而溫裕開朗有人君之

年冬文宣召朝臣文學者及

自臨聽太子手筆措問在坐

丁也母曰李皇后天保元年立為皇

及語於跡字下注云自反時侍者未

為跡豈非自反耶常宴北宮獨令河

曰世宗遇賊處河間王復何宜在此

不似我欲廢之立太原王初詔國子

詔國子博士邢時侍講太子雖富於

度貫綜經業省覽時政甚有美名七

體學官於宮宴會令以經義相質親

吳不歎美九年文宣在晉陽太子監

國集諸儒講孝經令楊愔傳言謂國子助教許散愁曰先生在世
何以自資對曰散愁自少以來不登變童之牀不入季女之室服
膺簡策不知老之將至平生素懷若斯而已太子曰顏子縮屋稱
貞柳下嫗而不亂未若此翁曰首不娶者也乃賚絹百匹後文宣
登鳳臺召太子使手刃囚太子惻然有難色再三不斷其首文宣
怒親以馬鞭撞太子三下由是氣悸語吃精神時復昏擾十年十
一月文宣崩癸卯太子即帝位於晉陽宣德殿大赦內外百官普
加汎級亡官失爵聽復資品庚戌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
皇太后詔九州軍人七十已上授以板職武官年六十已上及癯
病不堪驅使者竝皆放免土木營造金銅鐵諸雜作工一切停罷
十一月乙卯以右丞相咸陽王斛律金為左丞相以錄尚書事常
平陽王淹為司空高陽王湜為尚書左僕射河間王孝琬為司州
牧侍中燕子獻為右僕射戊午分命使者巡省四不求政得失省
察風俗問人疾苦十二月戊戌改封上黨王紹仁為漁陽王紹義
為范陽王長樂王紹廣為隴西王是歲周武成元年
乾明元年庚辰春正月癸丑朔改元己未詔寬徭癸亥高陽王
湜薨是月車駕至自晉陽癸亥以太傅常山王演為大師錄尚書
事以太尉長廣王湛為大司馬并省錄尚書事以尚書左僕射平
秦王歸彥為司空趙郡王叡為尚書左僕射詔諸元良口配沒宮
內及賜人者竝放免甲辰帝幸芳林園親錄囚徒死罪已下降免
各有差乙巳太師常山王演矯詔誅尚書令楊愔尚書左僕射燕
子獻領軍大將軍可朱渾天和侍中宋欽道散騎常侍鄭子默戊
申以常山王演為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以大司馬長

廣王湛爲太傅京畿大都督以司徒段韶爲大將軍以前司空平陽王淹爲太尉以司空平秦王歸彥爲司徒彭城王浹爲尚書令又以高麗王世子湯爲使持節領東夷校尉遼東郡公高麗王是月王琳爲陳所敗蕭莊自瑛至和州三月甲寅詔軍國事皆申晉陽稟大丞相常山王規等甲封文襄第二子孝珩爲廣寧王第三子長恭爲蘭陵王夏四月癸亥詔河南定冀趙瀛滄南膠光青九州往因蝨水頗傷時稼使分塗贍恤是月周明帝崩五月壬子以開府儀同三司劉洪徽爲尚書右僕射秋八月壬午太皇太后令廢帝爲濟南王令食一郡以大丞相常山王演入纂大統之日王居別宮皇建二年九月殂於晉陽年十七帝聰慧夙成寬厚仁智天保間雅有令名及承大位楊愔燕子獻宋欽道等同輔以常山王地親望重內外畏服加以文宣初崩之日太后本欲立之故愔等竝懷猜忌常山王憂悵乃白太后誅其黨時平秦王歸彥亦預謀焉皇建二年秋天文告變歸彥慮有後害仍白孝昭以王當咎乃遣歸彥馳駟至晉陽宮殺之王薨後孝昭不豫見文宣爲崇孝昭深惡之厭勝術備設而無益也薨三旬而孝昭崩大寧二年葬於武寧之西北謚閔悼王初文宣命邢邵制帝名殷字正道帝從而尤之曰殷家弟及正字一止吾身後兒不得也邵懼請改焉文宣不許曰天也因謂孝昭帝曰奪但奪慎勿殺也而不

代之性嚴褊不通諷諭之宜中被遣出帝遂出閣慘然斂容
行下左右莫不歔歔其敬業重舊也如此天保初進爵爲王
行省此書公帝善斷則長於文理省四畏服七年從文宣

還鄴文宣以尚書奏事多有異同令帝與朝臣先論定得失然後
敷奏帝長於政術剖斷咸盡其理文宣歎重之八年轉司空錄尚
書事九年除大司馬仍錄尚書時文宣溺於遊宴帝憂憤表於神
色文宣覺之謂帝曰但令汝在我何爲不縱樂帝唯啼泣拜伏竟
無所言文宣亦大悲抵杯於地曰汝以此嫌我自今敢進酒者斬
之因取所御杯盡皆壞棄後益沈湎或入諸貴戚家肉力批拉不
限貴賤唯常山王至內外肅然帝又密撰事條將諫其友王晞以
爲不可帝不從因開極言遂逢大怒順成后本魏朝宗室文宣欲
帝離之陰爲帝廣求淑媛望移其寵帝雖承旨有納而情義彌重
帝性頗嚴尚書郎中剖斷有失輒加捶楚令史姦慝使卽考竟文
宣乃立帝於前以刀環擬脇召被帝罰者臨以白刃求帝之短咸
無所東方見解釋自是不許筮筮郎中後賜帝魏時宮人醒而忘
知所爲先是禁友王晞乃捨之令侍帝帝餘月漸瘳不敢復諫及
文宣崩帝居禁中護喪事幼主卽位乃卽朝班除太傅錄尚書朝
政皆決於帝月餘乃居藩邸自是詔敕多不關帝客或言於帝
驚鳥捨巢必有探卵之患今日之地何宜屢出乾明元年從廢帝
赴鄴居于領軍府時楊愔燕子獻可朱渾天和宋欽道鄭子默等
以帝威望既重內懼權逼請以帝爲太師司州牧錄尚書事長廣
王湛爲大司馬錄并省尚書事解京畿大都督帝時以尊親而見
猜斥乃與長廣王期獵謀之於野三月甲戌帝初上省且發領軍
府大風暴起壞所御車幔帝甚惡之及至省朝士咸集坐定酒數
行於坐執尚書令楊愔右僕射燕子獻領軍可朱渾天和侍中宋
欽道等於坐帝戎服與平原王段韶平秦王高歸彥領軍劉洪徽

入自雲龍門於中書省前遇散騎常侍鄭子默又執之同斬於御
府之內帝至東閣門都督成休寧抽刃呵帝帝令高歸彥喻之休
寧厲聲大呼不從歸彥既爲領軍素爲兵士所服悉皆弛仗休寧
歎息而罷帝入至昭陽殿幼主太皇太后皇太后竝出臨御坐帝
奏情等罪求伏專擅之辜時庭中及兩廊下衛士二千餘人皆披
甲待詔武衛娥永樂武力絕倫又被文宣重遇撫刃思效廢帝豈
吃訥兼倉卒不知所言太皇太后又爲皇太后誓言帝無異志豈
云逼而已高歸彥救勞衛士解嚴永樂乃內刃而泣帝乃令歸彥
引侍衛之士向華林園以京畿軍入守門閣斬娥永樂於園詔
帝爲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相府佐史進位一等帝尋
如晉陽有詔軍國大政咸諮決焉帝既當大位知無不爲擇其令
典考綜各實廢帝恭已以聽政太皇太后壽下令廢少主命帝統

大業

皇建元年八月壬午皇帝卽位於晉陽宣德殿大赦改乾明元年
爲皇建詔奉太皇太后還攝皇太后皇太后稱文宣皇后宮曰昭
信乙酉詔自太祖創業以來諸有佐命功臣子孫絕滅國統不傳
者有司搜訪近親以名聞當量爲主後諸郡國老人各授版職賜
黃帽鳩杖又詔塞正之士竝聽進見陳事軍人戰亡死王事者以
時申聞當加榮贈督將朝士名望素高位歷通顯天保以來未蒙
追贈者亦皆錄奏又以廷尉中丞執法所在繩違按罪不得雜文
弄法其官奴婢年六十已上免爲庶人戊子以太傅長廣王湛爲
右丞相以太尉平陽王淹爲太傅以尚書令彭城王浹爲大司馬
壬辰詔分遣大使巡省四方觀察風俗問人疾苦考得失搜訪
賢良甲午詔曰昔武王尅殷先封兩代漢魏二晉無廢茲典及元

氏統歷不率舊章朕纂承大業思弘古典但二王三恪舊說不同
可議定是非列名條奏其禮儀體式亦仰議之又詔國子寺可備
立官屬依舊置生講習經典歲時考試其文襄帝所運石經宜卽
施列於學館外州大學亦仰典司勤加督課景申詔九州勲人有
重封者聽分授子弟以廣骨肉之恩九月壬申詔議定三祖樂冬
十一月辛亥立妃元氏爲皇后世子自年爲皇太子賜天下爲父
後者爵一級癸丑有司奏太祖獻武皇帝廟宜奏武德之樂舞昭
烈之舞世宗文襄皇帝廟宜奏文德之樂舞宣政之舞獻祖文宣
皇帝廟宜奏文正之樂舞光大之舞詔曰可庚申詔以故太師尉
景故太師竇泰故太師太原王婁昭故太宰章武王暉狄干故太
尉段榮故太師万侯普故司徒蔡儁故太師高乾故司徒莫多婁
賁文故太保劉貴故太保封祖喬故廣州刺史王懷十三人配饗
太祖廟庭故太師清河王岳故太宰安德王韓軌故太宰扶風王
可朱渾道元故太師高昂故大司馬劉豐故太師万侯受洛于故
太尉慕容紹宗七人配饗世宗廟庭故太尉河東王潘相樂故司
空薛修義故太傅破六韓常三人配饗顯祖廟庭是月帝親戎北
討庫莫奚出長城虜奔遼分兵致討大獲牛馬括總入晉陽宮十
二月景午車駕至晉陽

二年春正月辛亥祀圓丘壬子禘於太廟癸丑詔降罪人各有差
二月丁丑詔內外執事之官從五品已上及三府主簿錄事參軍
諸王文學侍御史廷尉三宮尚書郎中中書舍人每二年之內各
舉一人冬十月景子以尚書令彭城王浹爲太保長樂王尉粲爲
太尉己酉野雉栖于前殿之庭十一月甲辰詔曰朕嬰此暴疾奄
忽無逮今嗣子冲眇未開政術社稷業重理歸上德右丞相長廣

王湛研機測化體道居宗人雄之望海內瞻仰同胞共氣家國所
憑可遣尚書左僕射趙郡王叡喻旨徵王統茲大寶其喪紀之禮
一同漢文三十六日悉從公除山陵施用務從儉約先是帝不豫
而無闕聽覽是月崩於晉陽宮時年二十七太寧元年閏十二月
癸卯梓宮還鄴上謚曰孝昭皇帝庚午葬於文靖陵帝聰敏有識
度深沉能斷不可窺測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儀望風表迥然獨秀
自居臺省留心政術閒明簿領吏所不逮及正位宸居彌所誌勵
輕徭薄賦勤恤人隱內無私寵外收人物雖后父位亦特進無別
日昃臨朝務知人之善惡每訪問左右冀獲直言嘗問舍人裴澤
在外議論得失澤率爾對曰陛下聰明至公自可遠侔古昔而有
識之士咸言傷細帝王之度頗爲未弘帝笑曰誠如卿言朕初臨
萬幾慮不周悉改爾耳此事安可不行恐後又嫌陳涓澤因皮
篋遇其樂聞過也如此趙郡王叡與庫狄顯安侍坐帝曰須拔我
同堂弟顯安我親姑子今序家人禮除君臣之敬可言我之不逮
顯安曰陛下多妄言曰若何對曰陛下昔見文宣以馬鞭撻入常
以爲非而今行之非妄言耶帝握其手謂之又使直言對曰陛下
太細天子乃更似吏帝曰朕甚知之然無法求以將整之以至無
爲耳又問王晞晞答如顯安皆從容受納性至孝太后不豫出居
南宮帝行不正履容色貶悴衣不解帶始將四旬殿去南宮五百
餘步雞鳴而去辰時方還來去徒行不乘輿蓋太后所苦小增便
卽寢伏閣外食飲藥物盡皆躬親太后常心痛不自堪忍帝立侍
帷前以爪掐手心血流出袖友愛諸弟無君臣之隔雖斷有謀于
時國富民強將雪神武遺恨意在頓駕平陽爲進取之策遠圖不
遂惜哉初帝與濟南約不相害及輿駕在晉陽武成鎮鄴望氣者

云鄴城有天子氣帝常恐濟南復興乃密行鴆毒濟南不從乃扼而殺之後頗愧悔初苦內熱頻進湯散時有尚書令史姓趙於鄴見文宣從楊愔燕子獻等西行言相與人亦見焉遂漸危篤備禳厭之事或煮方出殿梁騎棟上歌呼自若了無懼容武以厭之有兔驚馬帝墜而絕肋太后視疾問濟南所在者三帝不對太后怒曰殺去耶不用吾言死其枕叩頭求哀遣使詔追長廣王入纂大一好處勿學前人也

論曰神武平定四方威權在已遷鄴之後雖王器有人號令所加政皆自出文宣因循鴻業內外叶從自朝及野羣心屬望東魏之

之間朝野安又其後縱酒肆欲事極猖狂昏邪殘暴近代未有饗國不永實由斯疾濟南繼業大革其弊風教粲然搢紳稱幸股肱輔弼雖懷厥誠既不能贊弘道德和睦親懿又不能遠慮防身深謀衛主應斷不斷自取其咎臣既誅夷君尋廢辱皆任非其器之所致爾孝昭早居臺閣故事通明人吏之間無所不委文宣崩後大革前弊及臨尊極留心更深時人服其明而譏其細也情好稽古率由禮度將先代之胤且敦學校之風徵召英賢文武畢集于時周氏朝政於宰臣主將相猜不無危殆乃膾關右實懷兼并之志經謀宏遠實當代之明主而降年不永其故何哉豈幽顯之間實有報復將齊之基宇止存於斯欲帝天之天不許也

大寧元年冬十一月癸丑皇帝卽位於南宮大赦改皇建二年爲大寧乙卯以司徒平秦王歸彥爲太傅以尚書右僕射趙郡王叡爲尚書令以太尉尉粲爲太保以尚書令段韶爲大司馬以豐州刺史婁叡爲司空以太傅平陽王淹爲太宰以太保彭城王浹爲太師錄尚書事以冀州刺史博陵王濟爲太尉以中書監任城王湝爲尚書左僕射以并州刺史斛律光爲右僕射封孝昭皇帝太子百年爲樂陵郡王庚申詔大使巡行天下求政善惡問人疾苦擢進賢良是歲周武帝保定元年

河清元年春正月乙亥車駕至自晉陽辛巳祀南郊壬午享太廟景戌立妃胡氏爲皇后子緯爲皇太子大赦內外百官普加洗級諸爲父後者賜爵一級己亥以前定州刺史馮翊王潤爲尚書左僕射詔斷屠殺以順春令二月丁未以太宰平陽王淹爲青州刺史太傅領司徒以領軍大將軍宗師平秦王歸彥爲太宰冀州刺史乙卯以兼尚書令任城王湝爲司徒詔散騎常侍崔瞻聘于陳夏四月辛丑皇太后婁氏崩乙巳青州刺史上言今月庚寅河濟清以河濟清改大寧二年爲河清降罪人各有差五月甲申祔葬武明皇后於義平陵己丑以尚書右僕射斛律光爲尚書令秋七月大宰冀州刺史平章王歸彥據土反詔大司馬段韶司空婁叡計擒之乙未斬歸彥并其三子及黨與二十人於都市丁酉以大司馬段韶爲太傅以司空婁叡爲司徒以太傅平陽王淹爲太宰以尚書令斛律光爲司空以太子太傅趙郡王叡爲尚書令中書監河間王孝琬爲尚書左僕射癸亥行幸晉陽陳人來聘冬十一月丁丑詔兼散騎常侍封孝琰使於陳十二月景辰車駕至自晉陽是歲殺太原王紹德

二年春正月乙亥帝詔臨朝堂策試秀才以太子少傅魏收爲兼
尚書右僕射已卯兼右僕射魏收以阿縱除名丁丑以武明皇后
配祭北郊辛卯帝臨都亭錄見囚降在京罪人各有差三月乙丑
詔司空斛律光督五營軍士築戍於軹關壬申室韋國遣使朝貢
景戌以兼尚書右僕射趙彥琛爲左僕射夏四月并汾京東雍南
汾五州蟲旱傷稼遣使賑恤戊午陳人來聘五月壬午詔以城南
雙堂閨位之苑廼造大總持寺六月乙巳齊州言濟河水口見八
龍升天乙卯詔兼散騎常侍崔子武使于陳庚申司州牧河南王
孝瑜薨秋八月辛丑詔以三臺宮爲大興聖寺冬十二月癸巳陳
人來聘巴西周將楊忠師突厥阿史那木可汗等二十餘萬人自
恒州分爲三道殺掠吏人是時大雨雪連月南北千餘里平地數
尺霜晝下雨血於太原戊午帝至晉陽已未周軍逼并州又遣大
將軍達奚武帥衆數萬至東雍及晉州與突厥相應是歲室韋庫
莫奚靺鞨契丹竝遣使朝貢

三年春正月庚申朔周軍至城下而陳戰於城西周軍及突厥大
敗人畜死者相枕數百里不絕詔平原王段韶追出塞而還三月
辛酉以律令班下大赦已巳論殺大師彭城王浹庚辰以司空斛
律光爲司徒以侍中武興王普爲尚書左僕射甲申以尚書令馮
翊王潤爲司空夏四月辛卯詔兼散騎常侍皇甫亮使於陳五月
甲子帝至自晉陽壬午以尚書令趙郡王儼爲錄尚書事以前司
徒婁叡爲太尉甲申以太傅段韶爲大師丁亥以太尉任城王湝
爲大將軍壬辰行幸晉陽六月庚子大雨晝夜不息至甲辰乃止
是月晉陽訛言有鬼兵姓競擊銅鐵以捍之殺樂陵王百年歸
宇文媼于周秋九月乙丑封皇子綽爲南陽王儼爲東平王是月

歸閭媼于周陳人來聘突厥寇幽州入長城虜掠而還閏月乙未
詔遣十二使巡行水潦州免其租調乙巳突厥寇幽州周軍三道
竝出使其將尉遲迥寇洛陽楊標入軹關權景宣趣懸瓠冬十
一月甲午迥等圍洛陽戊戌詔兼散騎常侍劉逖使於陳甲辰太
尉婁叡大破周軍於軹關擒楊標十二月乙卯豫州刺史王士良
以城降周將權景宣丁巳帝自晉陽南討巳未太宰平陽王淹薨
壬戌太師段韶大破尉遲迥等解洛陽圍丁卯帝至洛陽免洛州
經周軍處一年租賦赦州城內死罪巳下囚巳巳以太師段韶為
太宰以司徒斛律光為太尉并州刺史蘭陵王長恭為尚書令壬
申帝至武牢經滑臺次於黎陽所經減降罪人景子車駕至自洛
陽是歲高麗靺鞨新羅竝遣使朝貢山東大水饑死者不可勝計
詔發賑給事竟不行

四年春正月癸卯以大將軍任城王潛為大司馬辛未幸晉陽二
月甲寅詔以新羅國王金真興為使持節東夷校尉樂浪郡公新
羅王壬申以年穀不登禁酤酒巳卯詔減百官食稟各有差三月
戊子詔給西兗梁滄趙州司州之東郡陽平清河武都冀州之長
樂渤海遭水潦之處貧下戶粟各有差家別斗升而已又多不付
是月彗星見有物墮於殿庭如赤漆鼓帶小鈴殿上石白起兩兩
相對又有神見於後園萬壽堂前山穴中其體壯大不辨其面兩
齒絕白長出於脣帝直宿嬪御巳下七百人咸見焉帝又夢之夏
四月戊午大將軍東安王婁叡坐事免乙亥陳人來聘太史奏天
文有變其占當有易王景子乃使太宰段韶兼太尉持節奉皇帝
璽綬傳位於皇太子大赦巳元為天統元年百官進級降罪各有
差又詔皇太子妃斛律氏為皇后於是羣公上尊號為太上皇帝

北齊書

卷

軍國大事咸以奏聞始將傳政使內參乘子尚乘驛送詔書於鄴
子尚出晉陽城見人騎隨後忽失之尚未至鄴而其言已布矣天
統四年十二月辛未太上皇帝崩於鄴宮乾壽堂時年三十二尊
曰武成皇帝廟號世祖五年二月甲申葬於永平陵

樂府詩集木末多實不可果食其美矣限平世而日又多不於
丸于歸谷西交樂會飲飲同出之東燕國平書成始將蓋其之其
蘇王壬申以平遠不登禁謂國已眼請燕首官身集各修蓋三員
臣甲寅請以燕蘇國王金其興燕封燕東夷妹保樂更得公燕
北齊書卷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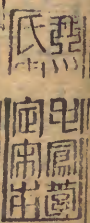
帝紀第八

後主

幼主

後主諱緯字仁綱武成皇帝之長子也母曰胡皇后於海上坐
玉盆日入裙下遂有娠天保七年五月五日生帝於絳州邸帝少
美容儀武成特所愛寵拜王世子及武成入纂大業大寧二年正
月景戌立為皇太子河清四年武成禪位於帝

天統元年夏四月景子皇帝即位於晉陽宮大赦改河清四年為
天統丁丑以太保賀拔仁為太師太尉侯莫陳相為太保司空馮
翊王潤為司徒錄尚書事趙郡王叡為司空尚書左僕射河間王
孝琬為尚書令庚寅以瀛州刺史尉粲為太尉斛律光為大將軍



東安王婁叡爲太尉尚書僕射趙彥深爲左僕射六月戊彗星出
文昌東北其大如手後稍長乃至文餘百日乃滅己巳太上皇帝
詔兼散騎常侍王季高使於陳秋七月乙未太上皇帝詔增置都
水使者一人冬十一月癸未太上皇帝至自晉陽己丑太上皇帝
詔改太祖獻武皇帝爲神武皇帝廟號高祖獻明皇后爲武明皇
后其文宣謚號委有司議定十二月庚戌太上皇帝狩於北郊壬
子狩於南郊乙卯狩於西郊壬戌太上皇帝幸晉陽丁卯帝至自
晉陽庚午有司奏改高祖文宣皇帝爲威宗景烈皇帝是歲高麗
契丹靺鞨竝遣使朝貢河南大疫

二年景戌春正月辛卯祀圓丘癸巳祫祭於太廟詔降罪人各有
差景申以吏部尚書尉瑾爲尚書右僕射庚子行幸晉陽二月庚
戌太上皇帝至自晉陽壬子東人來聘三月乙巳太上皇帝詔以

三臺施興聖寺以旱故降禁囚夏四月陳文帝殂五月乙酉以兼
尚書左僕射武興王普爲尚書令己亥封太上皇帝子儼爲東平
王仁弘爲齊安王仁固爲北平王仁英爲高平王仁光爲淮南王
六月太上皇帝詔兼散騎常侍韋道儒聘於陳秋八月太上皇帝
幸晉陽冬十月己卯以太保侯莫陳相爲太傅大司馬任城王湝
爲太保太尉婁叡爲大司馬徙馮翊王潤爲太尉開府儀同三司
韓祖念爲司徒十一月大雨雪盜竊太廟御服十二月乙丑陳人
來聘是歲殺河間王孝琬突厥靺鞨國竝使朝貢於周爲天和元
年

三年春正月壬辰太上皇帝至自晉陽乙未大雪平地二尺戊戌
太上皇帝詔京官執事散官三品已上各舉三人五品已上各舉
二人稱事七品已上及殿中侍御史尚書都檢校御史主書及門

下錄事各舉一人鄴宮九龍殿災延燒西廊二月壬寅朔帝加元
服大赦九州職人各進四級內外百官普進二級夏四月癸丑太
上皇帝詔兼散騎常侍司馬幼之使於陳五月甲午太上皇帝詔
以領軍大將軍東平王儼為尚書令乙未大風晝晦發屋拔樹六
月己未太上皇帝詔封皇子仁機為西河王仁約為樂浪王仁儉
為潁川王仁雅為安樂王仁統為丹陽王仁謙為東海王閏六月
辛巳左丞相斛律金薨壬午太上皇帝詔尚書令東平王儼錄尚
書事以尚書左僕射趙彥深為尚書令并省尚書左僕射婁定遠
為尚書左僕射中書監徐之才為右僕射秋八月辛未太上皇帝
詔以太保任城王湝為太師太尉馮翊王潤為大司馬太宰段韶
為左丞相太師賀拔仁為右丞相太傅侯莫陳相為太宰大司馬
婁叡為太傅大將軍斛律光為太保司徒韓祖念為大將軍司空

王儼為太尉尚書令東平王儼為司徒九月己酉太上皇帝

詔諸寺署所縮雜保戶姓高者天保之初雖有優敕權假不用未

免者今可悉蠲雜戶任屬郡縣一准平人丁巳太上皇帝幸晉陽

是秋山東大水人饑僵尸滿道冬十月突厥大莫婁室韋百濟鞬

鞞等國各遣使朝貢十一月甲午以晉陽大明殿成故大赦文武

百官進二級免并州居城太原一郡來年租賦癸未太上皇帝至

自晉陽十二月己巳太上皇帝詔以故左丞相趙郡王琛配饗神

武廟庭

四年正月詔以故清河王岳河東王潘相樂十人竝配饗神武廟

庭癸亥太上皇帝詔兼散騎常侍鄭大護使於陳三月乙巳太上

皇帝詔以司徒東平王儼為大將軍南陽王綽為司徒開府儀同

三司徐顯秀為司空開府儀同三司廣寧王孝珩為尚書令夏四

月

月辛未鄴宮昭陽殿災及宣光瑤華等殿辛巳太上皇帝幸晉陽
五月癸卯以尚書右僕射胡長仁為左僕射中書監和士開為左
僕射壬戌太上皇帝至自晉陽自正月不雨至於是月六月甲子
朔大雨甲申大風拔木折樹是月彗星見于東井秋九月景申
人來通和太上皇帝詔侍中斛斯文略報聘于周冬十月辛巳以
尚書令廣寧王孝珩為錄尚書左僕射胡長仁為尚書令右僕射
和士開為左僕射中書監唐邕為右僕射十一月壬辰太上皇帝
詔兼散騎常侍李嘉使於陳是月陳安成王瑱廢其主伯宗而自
立十二月辛未太上皇帝崩景子大赦九州職人普加一級內外
百官竝加兩級戊寅太上皇后尊號為皇太后甲申詔細作之務
及所在百工悉罷之又詔掖庭晉陽中山宮人等及鄴下并州太
官官口二處其年六十已上及有癯患者仰所司簡放庚寅詔天
保七年已來諸家緣坐配流者所在令還是歲契丹鞞鞞國竝遣
使朝貢

五年春正月辛亥詔以金鳳等三臺未入寺者施大興聖寺是月
殺定州刺史博陵王於二月乙丑詔應宮刑者普免刑為官口又
詔禁網捕鷹鷂及畜禽籠放之物癸酉大莫婁國遣使朝貢己丑
改東平王儼為琅邪王詔侍中叱列長文使於周是月殺太尉趙
郡王儼三月乙酉以司空徐顯秀為太尉并省尚書令婁定遠為
司空是月行幸晉陽夏四月甲子詔以并州尚書省為大基聖寺
晉祠為大崇皇寺乙丑車駕至自晉陽秋七月己丑詔降罪人各
有差戊申詔使巡省河北諸州無雨處境內偏旱者優免租調冬
十月壬戌詔禁造酒十一月辛丑詔以太保斛律光為太傅大司
馬馮翊王潤為太保大將軍琅邪王儼為大司馬十二月庚午以

開府儀同三司蘭陵王長恭為尚書令庚辰以中書監魏收為尚書右僕射

武平元年春正月乙酉朔改元太師并州刺史東安王婁叡薨戊

申詔兼散騎常侍裴獻之聘于陳二月癸亥以百濟王餘昌為使

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帶方郡公王如故己巳以太傅咸陽王斛

律光為右丞相并州刺史右丞相安定王賀拔仁為錄尚書事冀

州刺史任城王湝為太師景子降死罪己下囚閏月戊戌錄尚書

事安定王賀拔仁薨二月辛酉以開府儀同三司徐之才為尚書

左僕射夏六月乙酉以廣寧王孝珩為司空甲辰以皇子恒生故

大赦內外百官普進一級九州職人普進四級己丑詔以開府儀

同三司唐邕為尚書右僕射秋七月癸丑封孝昭皇帝子彥基為

成陽王彥康為定陵王彥忠為梁郡王甲寅以尚書令蘭陵王長

恭為錄尚書事中領軍和士開為尚書令癸亥鞮鞞道使朝貢

癸酉以華山王凝為太傅八月辛卯行幸晉陽九月以皇子

恒為皇太子冬十月辛巳以司空廣寧王孝珩為司空以上洛王

思宗為司空封蕭莊為梁王戊子曲降并州死罪己丁巳丑復

改威宗景烈皇帝謚號為顯祖文宣皇帝十二月丁亥車駕至自

晉陽詔左丞相斛律光出晉州道修城戍

二年春正月丁巳詔兼散騎常侍劉環儻使於陳戊寅以百濟王

餘昌為使持節都督東青州刺史二月壬寅以錄尚書事蘭陵王

長恭為太尉并省錄尚書事趙彥深為司空尚書令和士開錄尚

書事左僕射徐之才為尚書令右僕射唐邕為左僕射吏部尚書

馮子琮為右僕射夏四月壬午以大司馬琅邪王儼為太保甲午

陳遣使連和謀伐周朝議弗許六月段韶攻周汾州尅

以刺史

楊敷秋七月庚午太尉琅邪王儼矯詔殺錄尚書事和士開於南
臺即日誅領軍大將軍庫狄伏連侍書御史王子宣等尚書左僕
射馮子琮賜死殿中八月己亥行幸晉陽九月辛亥以六師任城
王潛爲太宰馮翊王潤爲太師己未左丞相平原王暉薨戊午
曲降并州界內死罪已下各有差庚午殺太保琅邪王暉壬申陳
人來聘冬十月罷京畿府入領軍府己亥車駕至自晉陽十一月
庚戌詔侍中赫連子悅使於周景寅以徐州行臺廣寧王孝珩錄
尚書事庚午以錄尚書事廣寧王孝珩爲司徒癸酉以右丞相斛
律光爲左丞相

三年春正月己巳祀南郊辛亥追贈故琅邪王儼爲楚王二月己
卯以衛菩薩爲太尉辛巳以并省吏部尚書高元海爲尚書右僕
射與寅以左僕射唐邕爲尚書令侍中祖珽爲左僕射是月敕撰
玄洲苑御覽後改名聖壽堂御覽三月辛酉詔文武官五品已上
各舉一人是月周誅冢宰宇文護夏四月周人來聘秋七月戊辰
誅左丞相咸陽王斛律光及其弟幽州行臺荆山公豐樂八月庚
寅廢皇后斛律氏爲庶人以太宰任城王潛爲右丞相太師馮翊
王潤爲太尉蘭陵王長恭爲大司馬廣寧王孝珩爲大將軍安德
王延宗爲大司徒使領軍封輔相聘于周戊子拜右昭儀胡氏爲
皇后己丑以司州牧北平王仁堅爲尚書令特進許季良爲左僕
射彭城王寶德爲右僕射癸巳行幸晉陽是月聖壽堂御覽成敕
付史閣後改爲修文殿御覽九月陳人來聘冬十月降死罪已下
囚甲午拜弘德夫人穆氏爲左皇后大赦十二月辛丑廢皇后胡
氏爲庶人是歲新羅百濟勿吉突厥並遣使朝貢於周爲建德元
年

四年春正月戊寅以并省尚書令高阿那肱爲錄尚書事庚辰詔兼散騎常侍崔象使於陳是月鄴都并州竝有狐媚多截人髮二月乙巳拜左皇后穆氏爲皇后景午置文林館乙卯以尚書令北平王仁堅爲錄尚書事丁巳行幸晉陽是月周人來聘三月辛未盜入信州殺刺史和士休南兗州刺史鮮于世榮討平之庚辰車駕至晉陽夏四月戊午以大司馬蘭陵王長恭爲太保大將軍定州刺史南陽王綽爲大司馬大尉衛菩薩大將軍司徒安德王延宗爲太尉司空武興王普爲司徒開府儀同三司宜陽王趙彥深爲司空癸丑祈皇祠壇壇之內忽有軍軌之轍按驗傍無人跡不知車所從來乙卯詔以爲大慶班告天下己未周人來聘五月景子詔史官更撰魏書癸巳以領軍穆提婆爲尚書左僕射以待中中書監段孝言爲右僕射是月開府儀同三司尉破胡

長孫洪略等與陳將吳明徹戰於呂梁南大敗胡走以免洪略戰沒遂陷秦涇二州明徹進陷和合二州是月殺太保蘭陵王長恭六月明徹進軍圍壽陽壬子幸南苑從官賜死者六十人以錄尚書事高阿那肱爲司徒景辰詔開府王師羅使於周九月校獵于鄴東冬十月陳將吳明徹陷壽陽辛丑殺侍中崔季舒張彫唐散騎常侍劉逖封孝琰黃門侍郎裴澤郭遵癸卯行幸晉陽十二月戊寅以司徒高阿那肱爲右丞相是歲高麗靺鞨竝遣使朝貢突厥使求婚

五年春正月乙丑置左右娥英各一人二月乙未車駕至自晉陽朔州行臺南安王思好反辛丑行幸晉陽尚書令唐邕等大破思好投火死焚其屍并其妻李氏丁未車駕至自晉陽甲寅以尚書令唐邕爲錄尚書事夏五月大旱晉陽得死魃長二尺面頂各二

日帝聞之使刻木為其形以獻庚午大赦丁亥陳人寇淮北秋八

月癸卯行幸晉陽甲辰以高勵為尚書右僕射是歲殺南陽王綽

六年春三月乙亥車駕至自晉陽丁丑烹妖賊鄭子饒於都市是

月周人來聘夏四月庚子以中書監楊休之為尚書右僕射癸卯

蘇勣遣使朝貢秋七月甲戌行幸晉陽八月丁酉冀定趙幽滄瀛

六州大水是月周師入洛川屯芒山攻逼洛城縱火船焚浮橋河

橋絕閏月己丑遣右丞相高阿那肱自晉陽禦之師次河陽周師

夜遯庚辰以司空趙彥深為司徒斛律阿列羅為司空辛巳以軍

國資用不足稅關市舟車山澤鹽鐵店肆輕重各有差開酒禁

七年春正月壬辰詔去秋已來水潦人饑不自立者所在付大寺

及諸富戶濟其性命甲寅大赦乙卯車駕至自晉陽二月辛酉括

維戶女年二十已下十四已上未嫁悉集省隱匿者家長處死刑

二月景寅風從西北起發柱拔樹五日乃止夏六月戊申朔日有

蝕之庚申司徒趙彥深薨秋七月丁丑大雨霖是月以水滂遣使

巡撫流亡人戶八月丁卯行幸晉陽雉集於御坐獲之有司不敢

以聞詔營邯鄲宮冬十月景辰帝大狩於祁連池周師攻晉州癸

亥帝還晉陽甲子出兵大集晉祠庚午帝發晉陽癸酉帝列陣

而行上雞栖原與周齊王志相對至夜不戰周師斂陣而退十一

月周武帝退還長安留偏帥守晉州高阿那肱等圍晉州城戊寅

帝至圍所十二月戊申武帝來救晉州庚申戰于城南我軍大敗

帝棄軍先還癸丑入晉陽愛懼不知所之甲寅大赦帝謂朝臣曰

周師甚盛若何羣臣咸曰大命未改一得一失自古皆然宜停百

賦安慰朝野收拾遺兵背城死戰以存社稷帝意猶豫欲向北朔

州乃留安德王延宗廣寧王孝珩等守晉陽若晉陽不守即欲奔

突厥羣臣皆曰不可帝不從其言開府儀同三司賀拔伏恩封輔相慕容鍾葵等宿衛近臣三十餘人西奔周師乙卯詔募兵遣安德王延宗爲左廣寧王孝珩爲右延宗入見帝告欲向北朔州延宗泣諫不從帝密遣王康德與中人齊紹等送皇太后皇太子於北朔州景辰帝幸城南軍勞將士其夜欲趣諸將不從丁巳大赦改武平七年爲隆化元年其日穆提婆降周詔除安德王延宗爲相國委以備禦延宗流涕受命帝乃夜斬五龍門而出欲走突厥從官多散領軍梅勝郎叩馬諫乃迴之鄴時唯高阿那肱等十餘騎廣寧王孝珩襄城王彭道續至得數十人同行戊午延宗從衆議卽皇帝位於晉陽大敗爲周師所虜帝遣募人重加官賞雖有此與周師戰於晉陽大敗爲周師所虜帝遣募人重加官賞雖有此言而竟不出物廣寧王孝珩奏請出宮人及珍寶班賜將士帝不悅解帶却出物廣寧王孝珩奏請出宮人及珍寶班賜將士帝不慷慨流涕感激人心帝旣出臨衆將令之不復記所受言遂大笑左右亦羣哈將士莫不解體於是自大丞相已下太宰三師大司馬大將軍三公等官竝增員而授或三或四不可勝數甲子皇太后從北道至引文武一品已上入朱華門賜酒食給紙筆問以禦周之方羣臣各異議帝莫知所從又引高元海宋士素盧思道李德林等欲議禪位皇太子先是望氣者言當有革易於是依天統故事授位幼主

幼主名恒帝之長子也母曰穆皇后武平元年六月生於鄴其年十月立爲皇太子隆化二年春正月乙亥卽皇帝位時八歲改元爲承光元年大赦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帝爲太上皇帝后爲太上皇后於是黃門侍郎顏之推中書侍郎薛道衡侍中陳德信等

勸太上皇帝徃河外募兵更爲經略若不濟南投陳國從之丁丑
太皇太后太上皇自鄴先趨濟州周師漸逼癸未幼主又自鄴東
走乙丑周師至紫陌橋癸巳燒城西門太上皇將百餘騎東走乙
亥渡河入濟州其日幼主禪位於大丞相任城王潛令侍中斛律
孝卿送禪文及璽紱於瀛州孝卿乃以之歸周又爲任城王詔尊
太上皇爲無上皇幼主爲守國天王留太皇太后濟州遣高阿那
肱留守太上皇并皇后攜幼主走青州韓長鸞鄧顥等數十人從
太上皇既至青州卽爲入陳之計而高阿那肱召周軍約生致齊
主而屢使人告言賊軍在遠已令人燒斷橋路太上所以停緩周
軍奄至青州太上窘急將遜於尉遲綱所獲送鄴周武帝與抗賓
十數騎至青州南鄧村爲周將安封帝温國公至建德七年誣與
主禮并太后幼主諸王俱送長宜州刺史穆提婆謀反及延宗
孫所存者一二而已至大象末請收葬聽之葬長安北源洪瀆
文林館引諸文士焉而言語澁昵狎未嘗交語性懦不堪人視
莫得仰視皆略陳大旨驚走而諸處設齋以此爲修德雅信巫
者誤云庫狄伏連反帝曰此必高思好堪大將軍帝曰思好喜
益驕縱盛爲無愁之曲帝自彈人間謂之無愁天子嘗出見羣
陸令萱和士開高阿那肱穆提婆韓長鸞等宰制天下陳德信鄧

長顛何洪珍參預機權各引親黨超居非次官由財進獄以賄成其所以亂政害人難以備載諸宮奴婢閹人商人胡戶雜戶歌舞人見鬼人濫得富貴者將萬數庶姓封王者數百不復可紀開府千餘儀同無數領軍一時二十連判文書各作依字不具姓名莫知誰也諸貴寵祖禰追贈官歲一進位極乃止宮掖婢皆封郡君宮女寶衣玉食者五百餘人一裙直萬疋鏡臺直千金競爲變巧朝衣夕弊承武成之奢麗以爲帝王當然乃更增益宮苑造偃武修文臺其嬪嬙諸宮中起鏡殿寶殿瑋瑋殿丹青彫刻妙極當時又於丹陽起十二院壯麗逾於鄴下所愛不恆數毀而又復夜則以火照作寒則以湯爲泥百工困窮無時休息鑿晉陽西山爲大佛像一夜然油萬盆光照內宮又爲胡昭儀起大慈寺未成改爲穆皇后大寶林寺窮極工巧運石真泉勞費億計人牛死者不可勝細律馬則籍以而親觀之狗則飼以梁肉馬及鷹犬乃有儀同郡君之號故有赤彪儀同逍遙郡君凌霄郡君高思好書所謂駁龍逍遙者也犬於馬上設褥以抱之鬪雞亦號開府犬馬雞鷹多食縣邑鷹之入養者稍割犬肉以飼之至數日乃死又於華林園立貧窮村舍帝自弊衣爲乞食兒又爲窮兒之市躬自交易寫築西鄙諸城黑衣爲羌兵鼓噪凌之親率內叅臨拒或實彎弓射人自晉陽東巡單馬馳驚衣解髮散而歸又好不急之務曾一夜索蠋及旦得三升特愛非時之物取求火急皆須朝徵夕辨當勢者因之貸一而責十焉賦斂自重徭役日繁人力旣殫帑藏空竭乃賜諸佞幸賣官或得郡兩三或得縣六七各分州郡下逮鄉官亦多降中者故有敕用州主簿敕用郡功曹於是州縣職司多出富商大賈競爲貪縱

人不聊生爰自鄴都及諸州郡所在徵稅百端俱起凡此諸役皆漸於武成至帝而增廣焉然未嘗有帷薄淫穢唯此事頗優於武成云初河清末武成夢大蝟攻破鄴城故索境內蝟膏以絕之識者以後主名聲與蝟相協亡齊徵也又婦人皆剪剔以着假髻而危邪之狀如飛鳥至於南面則髻心正西始自宮內爲之被於四遠天意若曰元首剪落危側當走西也又爲刀子者亦皆狹細名曰盡勢遊童戲者好以兩手持繩拂地而却上跳且唱曰高末高末之言蓋高氏運祚之末也然則亂亡之數蓋有兆云

論曰武成風度高爽經筵弘長文武之官俱盡其力有帝王之量矣但愛狎庸豎委以朝權帷薄之間淫侈過度滅亡之兆其在斯乎玄象告變傳位元子名號雖殊政猶已出迹有虛飾事非憲典總明臨下何易可誣又河南河間樂陵等諸王或以時嫌或以猜忌皆無罪而殞非所謂知命任天道之義也後主以中庸之姿懷易染之性永言先訓教匪義方始自襁褓至于傳位隔以正人閉其善道養德所履異乎春誦夏弦過庭所聞莫非不軌不物輔之以中宮妳媪屬之以麗色淫聲縱鞞繼之娛恣朋淫之好語曰從惡若崩蓋言其易武平在御彌見淪胥罕接朝士不親政事一日萬機委諸凶族內侍帷幄外吐絲綸威厲風霜志迴天日虐人害物搏齒無厭膏獄鬻官溪壑難滿重以名將貽禍忠臣顯戮始見浸溺之萌俄觀土崩之勢周武因機遂混區夏悲夫蓋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自然之理矣鄭文貞公魏徵愬而論之曰神武以雄傑之姿始基霸業文襄以英明之略伐叛柔遠于時喪君有君師出以律河陰之役摧宇文如反掌馮陽之戰掃侯景如拉枯故能氣攝西隣威加南服王室是賴東夏宅心文宣因累世之資膺樂

推之會地居當壁遂遷魏鼎懷譎詭非常之才運屈奇不測之智
網羅俊又明察臨下文武名臣盡其力用親戎出塞命將臨江定
單于於龍城納長君於梁國外內充實疆場無警胡騎息其南侵
秦人不敢東顧旣而荒淫敗德罔念作狂爲善未能亡身餘殃足
以傳後得以壽終幸也胤嗣不永宜哉孝昭地逼身危逆取順守
外敷文教內蘊雄圖將以牢籠區域奄一函夏享齡不永勸用無
成若或天假之年足使秦吳肝食武成卽位雅道陵遲昭襄之風
灌焉已墜泊乎後主外內崩離衆潰於平陽身禽於青土天道深
遠或未易談吉凶由人抑可揚摧觀夫有齊全盛控帶遐阻西苞
汾晉南極江淮東盡海隅北漸沙漠六國之地我獲其五九州之
境彼分其四料甲兵之衆寡校帑藏之虛實折衝千里之將帷幄
六奇之士比二方之優劣無等級以寄言然其太行長城之固自
若也江淮汾晉之險不移也帑藏輸稅之賦未虧也士庶甲兵之
衆不缺也然而前王用之而有餘後主守之而不足其故何哉前
王之御時也沐雨櫛風拯其溺而救其焚信賞必罰安而利之旣
與其其存亡故得同其生死後主則不然以人從欲損物益已彫
墻峻宇酣酒嗜音鄙肆變於宮園禽色荒於外內俾晝作夜罔水
行舟所欲必成所求必得旣不軌物又暗於聽受忠信不聞萋斐
必入視人如草芥從惡如順流佞闞處當軸之權婢媼擅迴天之
力賣官鬻獄亂政淫刑剝削被於忠良祿位加於犬馬讒邪竝進
法令多聞持瓢者非止百人搖樹者不唯一手於是土崩瓦解衆
叛親離顧瞻周道咸有西歸之志方更盛其宮觀窮極荒淫謂黔
首之可誣指白日以自保馳倒戈之旅抗前歌之師五世崇基一
舉而滅豈非鑄金石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歟抑又聞之皇

天無親唯德是輔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齊自河清之後
逮于武平之末土木之功不息嬪嬙之選無已征稅盡人力殫物
產無以給其求江海不能贍其欲所謂火既熾矣更負薪以足之
數既窮矣又為惡以促之欲求大厦不燔延期過曆不亦難乎由
此言之齊氏之敗亡蓋亦由人匪唯天道也

齊武平末大司徒和嶷奏曰夫國之興衰繫於德義而不在財貨
齊武平末大司徒和嶷奏曰夫國之興衰繫於德義而不在財貨
齊武平末大司徒和嶷奏曰夫國之興衰繫於德義而不在財貨
齊武平末大司徒和嶷奏曰夫國之興衰繫於德義而不在財貨
齊武平末大司徒和嶷奏曰夫國之興衰繫於德義而不在財貨
齊武平末大司徒和嶷奏曰夫國之興衰繫於德義而不在財貨
齊武平末大司徒和嶷奏曰夫國之興衰繫於德義而不在財貨
齊武平末大司徒和嶷奏曰夫國之興衰繫於德義而不在財貨
齊武平末大司徒和嶷奏曰夫國之興衰繫於德義而不在財貨
齊武平末大司徒和嶷奏曰夫國之興衰繫於德義而不在財貨

北齊書卷九

列傳第一

神武妻后

文襄元后

文宣李后

孝昭元后

武成胡后

後主斛律后

胡后

穆后

神武明皇后妻氏諱昭君贈司徒內干之女也少明悟強族多聘
之並不肯行及見神武於城上執役驚曰此真吾夫也乃使婢通

意又數致私財使以聘已父母不得已而許焉神武既有澄清之志傾產以結英豪密謀秘策后恒參預及拜渤海王妃聞闈之事悉決焉后高明嚴斷雅遵儉約往來外舍侍從不過十人性寬厚不如忌神武姬侍咸加恩待神武嘗將西討出師后夜變生一男一女左右以危急請追告神武后弗聽曰王出統大兵何得以我故輕離軍幕死生命也來復何為神武聞之嗟嘆良久沙苑敗後侯景屢言請精騎二萬必能取之神武悅以告於后后曰若如其言豈有還理得懶失景亦有何利乃止神武逼於茹茹欲娶其女而未決后曰國家大計願不疑也及茹茹公主至后避正室處之神武愧而拜謝焉曰彼將有覺願絕勿顧慈愛諸子不異已出躬自紡績人賜一袍一袴手縫戎服以帥左右弟昭以功名自達其餘親屬未嘗為請爵位每言有材當用義不以私亂公文襄嗣位

進為太妃文宣

受魏禪后固執不許帝所以中止天保初尊為

皇太后宮曰

濟南即位尊為太皇太后后尚書令楊愔等受遺

詔輔政疎忌諸

太皇太后密與孝昭及諸大將定策誅之下令

廢立孝昭即位

為皇太后孝昭帝崩太后又下詔立武成帝大

寧二年春太后

疾衣忽自舉用巫媼言以姓氏四月辛丑崩於

北宮時年六十

五月甲申合葬義平陵太后凡孕六男二女皆

感夢孕文襄則

一斷龍孕文宣則夢大肥首尾屬天地張口動

目勢狀驚人孕

昭則夢蠕龍於地孕武成則夢龍浴於海孕魏

二后並夢月入

孕襄城博陵二王夢鼠入衣下后未崩有童謠

曰九龍母死不

孝及后崩武成不改服

置酒作樂帝女

白袍帝怒投諸臺下和上開請止樂帝大怒撻

之帝於昆季次

九蓋其徵驗也

文襄敬皇后元

二孝靜帝之姊也孝武帝時封馮翊公主而歸於

文襄容德兼美

盡和敬初生河間王孝琬時文襄為世子三日

而孝靜帝幸世

第贈錦綵及布帛萬疋世子辭求通受諸貴禮

遺於是十屋皆

次生兩公主文宣受禪尊為文襄皇后居靜德

宮及天保六年

宣漸致昏狂乃移居于高陽之宅而取其府庫

曰吾兄昔姦我婦

我今須報乃淫於后其高氏女婦無親疎皆使

左右亂交之於前

以為為組令魏安德王騎上使人推引之又命

胡人苦辱之帝又

自呈露以示羣下武平中后崩柩葬義平陵

文宣皇后李氏諱

祖娥趙郡李希宗女也容德甚美初為太原公

夫人及帝將建中

宮高隆之高德正言漢婦人不可為天下母宜

更擇美配楊愔固

請依漢魏故事不改元妃而德正猶固請廢后

御乃至有殺戮者唯后

獨蒙禮敬天保十年改為可賀敦皇后孝

昭即位降居昭信宮號

昭信皇后武成踐祚逼后淫亂云若不許

我當殺爾兒后懼從之

後有娠太原王紹德至閤不得見愠曰兒

豈不知耶姊姊腹大故

不見兒后聞之大慙由是生女不舉帝橫

刀諾曰爾殺我女我何

不殺爾兒對后前築殺紹德后大哭帝愈

怒裸后亂搗撻之號天

不已盛以絹囊流血淋漓投諸渠水良久

乃蘇犢車載送妙勝足

寺后性愛佛法因此為尼齊亡入關隋時

得還趙郡

孝昭皇后元氏開府元

蠻女也初為常山王妃天保末賜姓步亡

孤孝昭即位立為皇后

帝崩梓宮之鄴始渡汾橋武成聞后有奇

藥追索之不得使闈人

就車頻辱降居順成宮武成既殺樂陵王

元被闕隔不得與家相

知宮闈內忽有飛語帝令檢推得后父兄

書信元蠻由是坐免官后以齊亡入周氏宮中隋文帝作相放還

山東

武成皇后胡氏安定胡延之女其母范陽盧道約女初懷孕有胡僧詣門曰此宅瓠蘆中有月既而生后天保初選為長廣王妃產後主日鴉鳴于產帳上武成崩尊為皇太后陸媼及和士開密謀殺趙郡王叡出婁定遠高文選為刺史和陸誦事太后無所不至初武成時后與諸閹人褻狎武成寵幸和士開每與后握槊因此與后姦通自武成崩後數出詣佛又與沙門曇獻通布金錢於獻席下又挂寶裝胡牀于獻屋壁武成平生之所御也乃置百僧於內殿託以聽講日夜與曇獻寢處以獻為昭玄統僧徒遙指太后以弄曇獻乃至謂之為太上者帝聞太后不謹而未之信後朝太后見一少尼院而召之乃男子也於是曇獻事亦發皆伏法并殺

重穆陸相對又奏賜姓穆氏胡庶人之廢也陸有助焉故遂立為皇后大赦初有折衝將軍元正烈於鄴城東水中得璽以獻文曰天皇后璽蓋石氏所作詔書頒告以為穆后之瑞焉武成時為胡后造真珠裙袴所費不可稱計被火所燒後主既立穆皇后復為營之屬周武遭太后喪葬侍中薛孤康賢等為弔使又遣商胡齊錦綵三萬疋與弔使同往欲市真珠為皇后造七寶車周人不與交易然而竟造焉先是童謠曰黃花勢欲落清觴滿盃酌言黃花不久也後主自立穆后以後昏飲無度故云清觴滿盃酌陸息駱提婆詔改姓為穆陸大姬皆以皇后故也后既以陸為母提婆為家更不採輕霄輕霄自療而欲求見太后陸媼使禁掌之竟不得見

元山王三郡君皆太后之所昵也帝自晉陽奉太后還鄴至紫陌
卒遇大風舍人魏僧伽明風角奏言即時當有暴逆事帝詐云鄴
中有急鬻弓纏稍馳入赤城令鄧長顓幽太后北宮仍有敕內外
諸親一不得與太后相見久之帝復迎太后太后初聞使者至大
驚慮有不測每太后設食帝亦不敢嘗周使元偉來聘作述行賦
敘鄭莊公克段而遷姜氏文雖不工當時深以為愧齊亡入周恣
行姦穢隋開皇中殂
後主皇后斛律氏左丞相光之女也初為皇太子妃後主受禪立
為皇后武平三年正月生女帝欲悅光詐稱生男為之大赦光誅
后廢在別宮後令為尼齊滅嫁為開府元仁妻
後主皇后胡氏隴東王長仁女也胡太后失母儀之道深以為愧
欲求悅後主故飾后於宮中令帝見之帝果悅立為弘德夫人進

北齊書

四

左昭儀大被寵愛斛律后廢陸媪欲以穆夫人代之太后不許祖
孝徵請立胡昭儀遂登為皇后陸媪既非勸立又意在穆夫人其
後於太后前作色而言曰何物親姪女作如此語言太后問有何
言曰不可道固問之乃曰語大家云太后行多非法不可以訓太
后大怒喚后出立剃其髮送令還家帝思之每致物以通意後與
斛律廢后俱召入內數日而鄴不守后亦改嫁

後主皇后穆氏名邪利本斛律后從婢也母名輕霄本穆子倫婢
也轉入侍中宋欽道家姦私而生后莫知氏族或云后即欽道女
子也小字黃花後字舍利欽道婦妒黥輕霄面為宋字欽道伏誅
黃花因此入宮有幸於後主宮內稱為舍利大監女侍中陸大姬
知其寵養以為女薦為弘德夫人武平元年六月生皇子恒于時
後主未有諸嗣陸陰結待以監撫之任不可無主時皇后斛律氏
北齊書卷十

齊書卷十
氏書

列傳第二

高祖十一王

永安簡平王浚

平陽靖翼王淹

彭城景思王浹

上黨剛肅王渙

襄城景王滂

任城王湝

高陽康穆王湜

博陵文簡王濟

華山王凝

馮翊王潤

漢陽王洽

神武皇帝十五男武明婁皇

生文襄皇帝文宣皇帝孝昭皇帝

襄城景王濟武成皇帝博陵

簡王濟王氏生永安簡平王浚穆

氏生平陽靖翼王淹大爾朱

生彭城景思王浹華山王凝韓氏

生上黨剛肅王渙小爾朱氏

任城王潛游氏生高陽康穆王湜

鄭氏生馮翊王潤馬氏生漢

懷王洽

永安簡平王浚字定樂神武

三子也初神武納浚母當月而有

孕及產浚疑非已類不甚愛之

而浚早慧後更被寵年八歲時問

於博士盧景裕曰祭神如神

為有神耶無神耶對曰有浚曰有

神當云祭神神在何煩如字

裕不能答及長嬉戲不節曾以屬

請受納大見杖罰拘禁府獄

而見原後稍折節頗以讀書為務

元象中封永安郡公豪爽有氣力善騎射為文襄所愛文宣性雌

儒每叅文襄有時涕出浚常責帝左右何因不為二兄拭鼻由是見

銜累遷中書監兼侍中出為青州刺史頗好畋獵聰明矜恕上下

畏悅之保定初進爵為王文宣末年多酒浚謂親近曰二兄舊來

不甚了了自登祚已後識解頓進今因酒敗德朝臣無敢諫者大

敵未滅吾甚以為憂欲乘驛至鄴面諫不知用吾不人有知密以

白帝又見銜八年來朝從幸東山帝裸程為樂雜以婦女又作狐

掉尾戲浚進言此非人主所宜帝甚不悅浚又於屏處召楊遵彥

譏其不諫帝時不欲與大臣諸王交通遵彥懼以奏帝大怒曰小

人由來難忍遂罷酒還宮浚尋還州又上書切諫詔令徵浚浚懼

禍謝疾不至上怒馳驛收浚老幼泣送者數千人至盛以鐵籠與

上黨王渙俱寘北城地牢下飲食澁穢共在一所明年帝親將左

上黨王渙俱寘北城地牢下飲食澁穢共在一所明年帝親將左

上黨王渙俱寘北城地牢下飲食澁穢共在一所明年帝親將左

上黨王渙俱寘北城地牢下飲食澁穢共在一所明年帝親將左

上黨王渙俱寘北城地牢下飲食澁穢共在一所明年帝親將左

上黨王渙俱寘北城地牢下飲食澁穢共在一所明年帝親將左

上黨王渙俱寘北城地牢下飲食澁穢共在一所明年帝親將左

上黨王渙俱寘北城地牢下飲食澁穢共在一所明年帝親將左

上黨王渙俱寘北城地牢下飲食澁穢共在一所明年帝親將左

上黨王渙俱寘北城地牢下飲食澁穢共在一所明年帝親將左

上黨王渙俱寘北城地牢下飲食澁穢共在一所明年帝親將左

右臨穴歌謳令浚和之浚等惶怖且悲不覺聲戰帝爲愴然因泣將赦之長廣王湛先與浚不睦進曰猛獸安可出穴帝默然浚等聞之呼長廣小字曰步落稽皇天見汝左右聞者莫不悲傷浚與渙皆有雄略爲諸王所傾服帝恐爲害乃自刺渙又使壯士劉桃枝就籠亂刺槩每下浚渙輒以手拉折之號哭呼天於是薪火亂投燒殺之填以石土後出皮髮皆盡屍色如炭天下爲之痛心後帝以其妃陸氏配儀同劉郁捷舊帝蒼頭也以軍功見用時令郁捷害浚故以配焉後數日帝以陸氏先無寵於浚敕與離絕乾明元年贈太尉無子詔以彭城王浚第二子准嗣

平陽靖翼王淹字子遠神武第四子也元象中封平陽郡公累遷尚書左僕射天保初進爵爲王歷位尚書令開府儀同三司司空太尉皇建初爲太傅與彭城河間王並給仗身羽林百人太寧元年遷太宰性沉謹以寬厚稱河清三年薨於晉陽或云醜終還葬鄴贈黃鉞太宰錄尚書事子德素嗣

彭城景思王浚字子浚神武第五子也元象二年拜通直散騎常侍封長樂郡公博士韓毅教浚書見浚筆迹未工戲浚曰五郎書畫如此忽爲長侍開國今日後宜更用心浚正色答曰皆甘羅幼爲秦相未聞能書凡人唯論才具何如豈必動誇筆迹博士當今能者何爲不作三公時年蓋八歲矣毅甚慙武定六年出爲滄州刺史爲政嚴察部內肅然守令叅佐下及胥吏行遊往來皆自賣糧食浚纖介知人間事有濕浚縣主簿張達嘗詣州夜投人舍食雞羹浚察知之守令畢集浚對衆曰食雞羹何不還價直也達卽伏罪合境號爲神明又有一人從幽州來驢馱鹿脯至滄州界脚痛行遲偶會一人爲伴遂盜驢及脯去明日告州浚乃令左右及

府僚吏分市鹿脯不限其價其主見脯識之推獲盜者轉都督定
州刺史時有人被盜黑牛背上有白毛長史韋道建謂中從事魏
道勝曰使君在滄州擒姦如神若捉得此賊定神矣洩乃詐爲上
府市牛皮倍酬價直使牛主認之因獲其盜建等歎服又有老母
姓王孤獨種菜三畝數被偷洩乃令人密往書菜葉爲字明日市
中看菜葉有字獲賊爾後境內無盜政化爲當時第一天保初封
彭城王四年徵爲侍中人吏送別悲號有老公數百人相率具饌
曰自殿下至來五載人不識吏吏不欺人百姓有識已來始逢今
化殿下唯飲此鄉水未食此鄉食聊獻蔬薄洩重其意爲食一口
七年轉司州牧選從事皆取文才士明剖斷者當時稱爲美選州
舊案五百餘洩未替悉斷盡別駕羊脩等恐犯權威乃詣閣諮陳
洩使告曰吾直道而行何擇權威卿等當成人之美反以權威爲
言脩等慙悚而退後加特進加兼司空太尉州牧如故太妃薨解
任尋詔復本官俄拜司空兼尚書令濟南嗣位除開府儀同三司
尚書令領太宗正卿皇建初拜大司馬兼尚書令轉太保武成人
承大業遷太師錄尚書洩明練世務果於斷決事無大小咸悉以
情趙郡李公統預高歸彥之逆其母崔氏卽御史中丞崔昂從父
子兼右僕射魏收之內妹也依今年出六十例免入官崔增年陳
訴所司以昂收故崔遂獲免洩擿發其事昂等以罪除名自車駕
巡幸洩嘗留鄴河清三年二月羣盜田于禮等數十人謀劫洩爲
主詐稱使者徑向洩第至內室稱敕牽洩上馬臨以白刃欲引向
南殿洩大呼不從遂遇害時年三十二朝野痛惜焉初洩未被劫
前其妻鄭氏夢人斬洩頭持去惡之數日而洩見殺贈假黃鉞太
師太尉錄尚書事給輅車子寶德嗣位開府兼尚書左僕射

上黨剛肅王渙字敬壽神武第七子也天姿雄傑倣儻不羣雖在
童幼恒以將略自許神武壯而愛之曰此兒似我及長力能扛鼎
材武絕倫每謂左右曰人不可無學但要為博士耳故讀書頗
知梗槩而不甚耽習元象中封平原郡公文襄之遇賊渙年尚幼
在西學聞宮中讙驚曰大兄必遭難矣彎弓而出武定末除冀州
刺史在州有美政天保初封上黨王歷中書令尚書左僕射與常
山王演等築伐惡諸城遂聚鄴下賈薄凌犯郡縣為法司所紕文
宣戮其左右數人渙亦被譴六年率眾送梁王蕭明還江南仍破
東關斬梁特進裴之橫等威名甚盛八年錄尚書事初術士言亡
高者黑衣由是自神武後每出行不欲見沙門為黑衣故也是時
文宣幸晉陽以所忌問左右曰何物是黑莫過漆帝以渙第七子
為當之乃使庫真都督破六韓伯昇之鄴徵渙渙至紫陌橋殺伯
昇以逃憑河而度上人執以送帝鐵籠盛之與末安王浚同置地
牢下歲餘與浚同見殺時年二十六以其妃李氏配馮文洛是帝
家舊奴積勞位至刺史帝令文洛等殺渙故以其妻妻焉至乾明
元年收二王餘骨葬之贈司空謚曰剛肅有敕李氏還第而文洛
尚以故意修飭詣李李盛列左右引文洛立于階下數之曰遭難
流離以至大辱志操寡薄不能自盡幸蒙恩詔得反藩闈汝是誰
家執奴猶欲見侮於是杖之一百流血泗地渙無嫡子庶長子寶
嚴以河清二年襲爵位金紫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襄城景王消神武第八子也容貌甚美弱年有器望元象中封章
武郡公天保初封襄城郡王二年春薨齊氏諸王選國臣府佐多
取富商羣小鷹犬少年唯襄城廣寧蘭陵王等頗引文藝清識之
士當時以此稱之乾明元年二月贈假黃鉞太師太尉錄尚書事

無子詔以弟王濟第二子亮嗣亮字彥道性恭孝美風儀好文

學為徐州刺史坐奪商人財物免官後主敗奔鄴亮從焉遷兼太

尉太傅周師入鄴亮於啓夏門拒守諸軍皆不戰而敗周軍於諸

城門皆入亮軍方退走亮入太廟行馬內慟哭拜辭然後為周軍

所執入關依例受儀同分配遠邊卒於龍州

任城王潛神武第十子也少明慧天保初封自孝昭武成時車駕

還鄴嘗令潛鎮晉陽忽并省事歷司徒太尉并省錄尚書事天統

三年拜太保并州刺史別封平正郡公時有婦人臨汾水浣衣有

乘馬人換其新靴馳而去者婦人持故靴詣州言之潛召城外諸

姬以靴示之給曰有乘馬人在路被賊劫害遺此靴焉得無親屬

乎一姬撫膺哭曰兒昨着此靴向妻家如其語捕獲之時稱明察

武平初遷太師司州牧出為冀州刺史加大宰遷右丞相都督青

州刺史潛頗牧大藩雖不潔然寬恕為吏人所懷五年青州崔

蔚波等夜襲州城潛部分倉卒之際咸得齊整擊賊大破之拜左

丞相轉瀛州刺史及後主奔鄴加潛大丞相及安德王稱尊號於

晉陽使劉子昂修啓於潛至尊出奔宗廟既重羣公勸迫權主號

令事寧終歸叔父潛曰我人臣何容受此啓執子昂送鄴帝至濟

州禪位於潛啓竟不達潛與廣寧王孝珩於冀州召募得四萬餘

人拒周軍周齊王憲來伐先遣送書并赦詔潛並沉諸井戰敗潛

孝珩俱被擒憲曰任城王何苦至此潛曰下官神武帝子兄弟十

五人幸而獨存逢宗社顛覆今日得死無愧墳陵憲壯之歸其妻

子將至鄴城潛上馬大哭自投於地流血滿面至長安尋與後主

同死妃盧氏賜斛斯徵蓬首垢面長齋不言笑徵放之乃為尼隋

開皇三年表請文帝葬潛及五子於長安北原

高陽康穆王湜神武第十一子也天保元年封十年稍遷尚書令以滑稽便辟有寵於文宣帝左右行杖以撻諸王太后漢銜之其妃父護軍長史張晏之嘗要道拜湜湜不禮焉帝問其故對曰無官職漢何須禮帝於是擢拜晏之為徐州刺史文宣崩兼司徒導引梓宮吹笛云至尊頗知臣不又擊胡鼓為樂太后杖湜百餘未幾薨太后哭之哀曰我恐其不成就與杖何期帶劍死也乾明初賜假黃鉞太師司徒錄尚書事子士義襲爵

博陵文簡王濟神武第十二子也天保元年封濟嘗從文宣巡幸在路忽憶太后遂逃歸帝怒臨以白刃因此驚恍歷位太尉河清初出為定州刺史天統五年在州語人云計次第亦應到我後主聞之陰使人殺之贈假黃鉞太尉錄尚書子智襲爵

華山王凝神武第十三子也天保元年封新平郡王九年改封安泰十五年封華山歷位中書令齊州刺史就加太傅薨於州贈左丞相太師錄尚書凝諸王中最為孱弱妃王氏太子洗馬王洽女也與蒼頭姦凝知而不能限禁後事發王氏賜死詔杖凝一百其愚如此

馮翊王潤字子澤神武第十四子也幼時神武稱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天保初封歷位東北道大行臺右僕射都督定州刺史潤美姿儀年十四五母鄭妃與之同寢有穢雜之聲及長廉慎方雅習於吏職至擿發隱偽姦吏無所匿其情開府王迴洛與六州大都督獨孤枝侵竊官田受納賄賂潤按舉其事二人表言王出送臺使登魏文舊壇南望歎息不測其意武成使元文遙就州宣敕曰馮翊王少小謹慎在州不為非法朕信之熟矣登高遠望人之常情鼠輩欲相輕間構曲生眉目於是迴洛決鞭二百獨孤枝決杖

一百尋為尚書令領太子少師歷司徒太尉大司馬司州牧太保
河南道行臺領錄尚書別封文成郡公太師太宰復為定州刺史
薨贈假黃鉞左丞相子茂德嗣
漢陽敬懷王洽字敬延神武第十五子也天保元年封五年薨年
十三乾明元年贈太保司空無子以任城王第二子建德為後

周世宗果四神靈立東北尊大帝臺帝崩後潛替宋州陳史聞美
然附王國宰于職輔佐帝十四于也臣部輔佐曰世宗宰于里
焉收州

世與蒼顛姦讒吠而不捕則禁於事發王又顯發諸妹姦六百其
德太神繼尚書錄事王中昂為尋錄發王天太子世宗王命文
長王正華桂華山壘封中書令齊州陳史錄太尉薨於位

列傳第三

文襄六王

河南康舒王孝瑜

廣寧王孝珩

河間王孝琬

蘭陵武王孝瓘

安德王延宗

漁陽王紹信

文襄六男文敬元皇后生河間王孝琬宋氏生河南王孝瑜王氏
生廣寧王孝珩蘭陵王長恭不得母氏姓陳氏生安德王延宗燕
氏生漁陽王紹信

初封河南郡公齊受禪進爵為王歷位中書令司州牧初孝瑜養於神武宮中與武成同年相愛將誅楊愔等孝瑜預其謀及武成即位禮遇特隆帝在晉陽手救之曰吾飲汾清二盃勸汝於鄴酌兩盃其親愛如此孝瑜容貌魁偉精彩雄毅謙慎寬厚兼愛文學讀書敏速十行俱下覆碁不失一道初文襄於鄴東起山池遊觀時俗眩之孝瑜遂於第作水堂龍舟植幡藉於舟上數集諸弟宴射為樂武成幸其第見而悅之故盛典後園之翫於是貴賤慕效處處營造武成常使和士開與胡后對坐握槊孝瑜諫曰皇后天下之母不可與臣下接手帝深納之後又言趙郡王父死非命不可親由是獻及士開皆側目士開密告其奢僭獻又言山東唯聞河南王不聞有陛下帝山是忘之爾朱御女名摩女本事太后孝瑜先與之通後因太子婚夜孝瑜竊與之言武成大怒頓飲其酒三十七盃體至肥大腰帶十圍使妻子彥載以出檻之於車至西華門煩熱躁悶投水而絕贈太尉錄尚書事子弘節嗣孝瑜母魏魏部尚書宋弁孫也本魏潁川王斌之妃為文襄所納生孝瑜孝瑜還第為太妃孝瑜妃盧正山女武成胡后之內姊也孝瑜薨後宋太妃為盧妃所譖訴武成殺之

廣寧王孝珩文襄第二子也歷位司州牧尚書令司空司徒錄尚書大將軍大司馬孝珩愛賞人物學涉經史好綴文有伎藝嘗於廳事壁自畫一蒼鷹見者皆以為真又作朝士圖亦當時之妙絕後主自晉州敗奔鄴詔王公議於含光殿孝珩以大敵既深事藉機變宜使任城王領幽州道兵入玉門揚聲趣并州獨孤求業領洛州兵趣潼關揚聲趣長安臣請領京畿兵出滏口鼓行逆戰敵

聞南北有兵自然潰散又請出宮人珍寶賜將士帝不能用承光
卽位以孝珩爲太宰與呼延族莫多婁敬顯尉相願同謀期正旦
五日孝珩於千秋門斬高阿那肱相願在內以禁兵應之族與敬
顯自遊豫園勒兵出旣而阿那肱從別宅取便路入宮事不果乃
求出拒西軍謂阿那肱韓長鸞陳德信等云朝廷不賜遣擊賊豈
不畏孝珩反耶孝瑜破宇文邕送至長安反時何與國家事以今
日之急猶作如此猜疑高韓恐其變出孝珩爲滄州刺史至州以
五千人會任城王於信都共爲匡復計周齊王憲來伐兵弱不能
敵怒曰由高阿那肱小人吾道窮矣齊叛臣乞扶令和以稍刺孝
珩墜馬奴白澤以身扞之孝珩猶傷數處遂見虜齊王憲問孝珩
齊亡所由孝珩自陳國難辭淚俱下俯仰有節憲爲之改容親爲
洗瘡傅藥禮遇甚厚孝珩獨歎曰李穆叔言齊氏二十八年今果
然矣由神武皇帝以外吾諸父兄弟無一人得至四十者命也嗣
君無獨見之明宰相非柱石之寄恨不得握兵符受廟算展我心
力耳至長安依例授開府縣侯後周武帝在雲陽宴齊君臣自彈
胡琵琶命孝珩吹笛辭曰亡國之音不足聽也固命之舉笛裁至
口淚下嗚咽武帝乃止其年十月疾甚啓歸葬山東從之尋卒令
還葬鄴

河間王孝琬文襄第三子也天保元年封天統中累遷尚書令初
突厥與周師入太原武成將避之而東孝琬叩馬諫請委趙郡王
部分之必整齊帝從其言孝琬免胄將出帝使追還周軍退拜并
州刺史孝琬以文宣世驕矜自負河南王之死諸王在宮內莫敢
舉聲唯孝琬大哭而出又怨執政爲草人而射之和士開與祖珽
譖之云草人擬聖躬也又前突厥至州孝琬脫兕鞞抵地云豈是

老嫗須着此此言屬大家也初魏世謠言河南種穀河北生白楊樹頭金雞鳴珽以說曰河南河北河間也金雞鳴孝琬將建金雞而大赦帝頗惑之時孝琬得佛牙置於第內夜有神光照室玄都法順請以奏聞不從帝聞使搜之得鎮庫稍帡數百帝聞之以爲反訊其諸姬有陳氏者無寵誣對曰孝琬畫作陛下形哭之然實是文襄像孝琬時時對之泣帝怒使武衛赫連輔玄倒鞭撻之孝琬呼阿叔帝怒曰誰見爾叔敢喚我作叔孝琬曰神武帝嫡孫文襄皇帝嫡子魏孝靜皇帝外甥何爲不得喚作叔也帝愈怒折其兩脛而死瘞諸西山帝崩後乃改葬于正禮嗣幼聰穎能誦左氏春秋齊亡遷綿州卒

蘭陵武王長恭一名孝瓘文襄第四子也累遷并州刺史突厥入晉陽長恭盡力擊之芒山之敗長恭爲中軍率五百騎再入周軍遂至金墉之下被圍甚急城上人弗識長躬免胄示之面乃下弩手救之於是大捷武士共歌謠之爲蘭陵王入陣曲是也歷司州牧青瀛二洲頗受貨後爲太尉與段韶討柏谷又攻定陽韶病長恭總其衆前後以戰功別封鉅鹿長樂樂平高陽等郡公芒山之捷後主謂長恭曰入陣太深失利悔無所及對曰家事親切不覺遂然帝嫌其稱家事遂忌之及在定陽其屬尉相願謂曰王旣受朝寄何得如此貪殘長恭未荅相願曰豈不曰芒山大捷恐以威武見忌欲自穢乎長恭曰然相願曰朝廷若忌王於此犯便當行罰求福反以速禍長恭泣下前膝請以安身術相願曰王前旣有勲今復告捷威聲太重宜屬疾在家勿預事長恭然其言未能退及江淮寇擾恐復爲將歎曰我去年面腫今何不發自是有疾不療武平四年五月帝使徐之節飲以毒藥長恭謂妃鄭氏曰我忠

以事上何辜於天而遺煇也妃曰何不求見天顏長恭曰天顏何由得見遂飲藥薨贈太尉長恭面柔心壯音容兼美爲將躬勤細事每得甘美雖一瓜數果必與將士共之初在瀛州行參軍陽士淡表列其賊免官及討定州陽士淡在軍恐禍及長恭聞之曰吾本無此意乃求小失杖士淡二十以安之嘗入朝而僕從盡散唯有一人長恭獨還無所譴罰武成賞其功命賈護爲買妾二十人唯受其一有千金責券臨死日盡燔之

安德王延宗文襄第五子也母氏廣陽王妓也延宗幼爲文宣所養年十二猶騎置腹上令溺 臍中抱之曰可憐止有此一箇問欲作何王對曰欲作衝天王文宣問楊愔愔曰天下無此郡名願使安於德於是封安德焉爲定州刺史于樓上大使使人在下張口承之以蒸猪糝和人糞以飼左右有難色者鞭之孝昭帝聞

之使趙道德就州杖之一百道德以延宗受杖不謹又加三十又以囚試刀驗其利鈍驕縱多不法武成使撻之殺其昵近九人從是淡自改悔蘭陵王芒山凱捷自陳兵勢諸兄弟咸壯之延宗獨曰四兒非大丈夫何不乘勝徑入使延宗當此勢關西豈得復存及蘭陵死妃鄭氏以頸珠施佛廣寧王使贖之延宗手書以諫而淚滿紙河間死延宗哭之淚亦甚又爲草人以像武成鞭而訊之曰何故殺我兒奴告之武成覆臥延宗於地馬鞭撻之二百幾死後歷司徒太尉及平陽之役後主自禦之命延宗率右軍先戰城下擒周開府宗瑳及大戰延宗以麾下再入周軍莫不披靡諸軍敗延宗獨全軍後主將奔晉陽延宗言大家但在營莫動以兵馬付臣臣能破之帝不納及至并州又聞周軍已入勰鼠谷乃以延宗爲相國并州刺史總山西兵事謂曰并州阿兄自取兒今去也

延宗曰陛下爲社稷莫動臣爲陛下出死力戰駱提婆曰至尊計已成王不得輒沮後主竟奔鄴在并將率咸請曰王若不作天子諸人實不能出死力延宗不得已卽皇帝位下詔曰武平孱弱政由宦豎釁結蕭牆盜起疆場斬關夜遁莫知所之則我高祖之業將墜於地王公卿士猥見推逼今便祗承寶位可大赦天下改武平七年爲德昌元年以晉昌王唐邕爲宰輔齊昌王莫多婁敬顯沐陽王和阿于子右衛大將軍段暢武衛將軍相里僧伽開府韓骨胡侯莫陳洛州爲爪牙聚聞之不召而至者前後相屬延宗容貌克壯坐則仰偃則伏人笑之乃嚇然奮發氣力絕異馳騁行陣勁捷若飛傾覆府藏及後宮美女以賜將士籍沒內參千餘家後主謂近臣曰我寧使周得并州不欲安德得之左右曰理然延宗見士卒皆親執手陳辭自稱各流淚嗚咽衆皆爭爲死兒童女子亦乘屋攘袂投靛石以禦周軍特進開府那盧安生守太谷以萬兵叛周軍圍晉陽望之如黑雲四合延宗命莫多婁敬顯韓骨胡拒城南和阿于子段暢拒城東延宗親當周齊王於城北奮大稍往來督戰所向無前尚書令史沮山亦肥大多力捉長刀步從殺傷甚多武衛蘭芙蓉綦連延長皆死於陣阿于子段暢以千騎投周周軍攻東門際昏遂入進兵焚佛寺門屋飛焰照天地延宗與敬顯自門入夾擊之周軍大亂爭門相填壓齊人從後斫刺死者二千餘人周武帝左右略盡自拔無路承御上士張壽輒牽馬頭賀拔佛恩以鞭拂其後崎嶇僅得出齊人奮擊幾中焉城東阨曲佛恩及降者皮子信爲之導僅免時四更也延宗謂周武帝崩于亂兵使於積屍中求長鬚者不得時齊人旣勝入坊飲酒盡醉臥延宗不復能整周武帝出城饑甚欲爲遁逸計齊王憲及杜國王

誼諫以爲去必不免延宗叛將段暢亦盛言城內空虛周武帝乃駐馬鳴角收兵俄頃復振詰旦還攻東門尅之又入南門延宗戰力屈走至城北於人家見禽周武帝自投下馬執其手延宗辭曰死人手何敢迫至尊帝曰兩國天子有何怨惡直爲百姓來耳勿怖終不相害使復衣帽禮之先是高都郡有山焉絕壁臨水忽有異書見云齊亡延宗洗視逾明帝使人就寫使者改亡爲上至是應焉延宗敗前在鄴聽事見兩日相連置以十二月十三日晡時受敕守并州明日建尊號不間日而被圍經宿至食時而敗年號德昌好事者言其得二日云旣而周武帝問取鄴計辭曰亡國大夫不可以圖存此非臣所及強問之乃曰若任城王援鄴臣不能知若今主自守陛下兵不血刃及至長安周武與齊君臣飲酒令後主起舞延宗悲不自持屢欲仰藥自裁侍婢苦執諫而止未幾周武誣後主及延宗等云遙應穆提婆反使並賜死皆自陳無之延宗擗袂泣而不言皆以椒塞口而死明年李起收殮之後主之傳位於太子也孫正言竊謂人曰我保定中爲廣州士曹聞襄城人曹普演有言高王諸兒阿保當爲天子至高德之承之當滅阿保謂天保德之謂德昌也承之謂後主年號承光其言竟信云漁陽王紹信文襄第六子也歷特進開府中領軍護軍青州刺史行過漁陽與大富人鍾長命同林坐太守鄭道蓋謁長命欲起紹信不聽曰此何物小人而主人公爲起乃與長命結爲義兄弟妃與長命妻爲姊妹責其闔家幼長皆有贈賄鍾氏因此遂貧齊滅死於長安

天竺身如

與身命其為林青其園家似身者有韻韻驗又因此發貧齊地
計不歸曰北何神小人而主人公為地以與身命為善其家
行世無則與大富人雖身命同林坐大車灑飯蓋隨身命浴步歸
然則王孫計文襄第六子也無林遊開中郎軍籍軍書陳史
別語天何樂之謂謝昌也永之謂身主平報永其言竟計云
入曹曹與言高王謂良何射當也天子至高謝之承之當城何
謝身於太子也經五言深語人曰身射家中歡與士曹問藥姓
或宗謝姓立一四不言昔以琳來口而取則平李姓外贊之與主之
問五結對主必珍宗許云遊飄舞其髮風射並飄取皆自刺無之

蘇州中鳳樓
氏蘭南開甫

北齊書卷十一

列傳第四

文宣四子

太原王 紹德

范陽王 紹義

西河王 紹仁

隴西王 紹廉

孝昭六王

樂陵王 循年

始平王 德

城陽王

定陽王 彥唐

汝南王彥忠

汝南王彥理

武成十三

南陽王

琅邪王

齊安王廓

北平王貞

高平王仁英

淮南王仁光

西河王仁幾

樂平王仁邕

潁川王仁儉

安陽王仁雅

丹陽王仁直

東海王仁謙

文宣五男李后生廢帝

及太原王紹德馮世婦生范陽王紹義裴

嬪生西河王紹仁顏嬪生隴西王紹廉

太原王紹德文宣第二子也天保末為開府儀同三司武成因怒

李后罵紹德曰你父打我時竟不來救以刀環築殺之親以土埋

之遊豫園武平元年詔以范陽王子辨才為後襲太原王

范陽王紹義文宣第三子也初封廣陽後封范陽歷位侍中清都

尹好與羣小同飲擅置內參打殺博士任方榮武成嘗杖之一百

送付昭信后又杖一自及後主奔鄴以紹義為尚書令定州刺

史周武帝尅并州以封

相為北朔州總管此地齊之重鎮諸勇

士多聚焉前卒長趙穆司馬王當萬等謀執輔相迎任城王於瀛
洲事不果便迎紹義紹義至馬邑輔相及其屬韓阿各奴等數十
人皆齊叛臣自肆州以北城戍二百八十餘盡從輔相及紹義至
皆反焉紹義與靈州刺史袁洪猛引兵南至欲取并州至新興而
肆州已爲周守前隊二儀同以所部降周周兵擊顯州執刺史陸
瓊又攻陷諸城紹義還保北朔周將宇文神舉軍逼馬邑紹義遣
杜明達拒之兵大敗紹義曰有死而已不能降人遂奔突厥衆三
千家令之曰欲還者任意於是哭拜別者大半突厥他鉢可汗謂
文宣爲英雄天子以紹義重蹠似之甚見愛重凡齊人在北者悉
隸紹義高寶寧在營州表上尊號紹義遂卽皇帝位稱武平元年
以趙穆爲天水王他鉢聞寶寧得平州亦招諸部各舉兵南向云
共立范陽王作齊帝爲其報讎周武帝大集兵於雲陽將親北伐
遇疾暴崩紹義聞之以爲天贊已盧昌期據范陽亦表迎紹義俄
而周將宇文神舉攻滅昌期其日紹義適至幽州聞周總管出兵
於外欲乘虛取薊城列天子旌旗登燕昭王家乘高望遠部分兵
衆神舉遣大將軍宇文恩將四千人馳救幽州牛爲齊軍所殺紹
義聞范陽城陷素服舉哀迴軍入突厥周人購之於他鉢又使賀
若誼往說之他鉢猶不忍遂僞與紹義獵於南境使誼執之流於
蜀紹義妃渤海封孝端女自突厥逃歸紹義在蜀遺妃書云夷狄
無信送吾於此竟死蜀中

西河王紹仁文宣第四子也天保末爲開府儀同三司尋薨
隴西王紹廉文宣第五子也初封長樂後改焉性麤暴嘗拔刀逐
紹義紹義走入廐閉門拒之紹義初爲清都尹未及理事紹廉先
往喚囚悉出卒意決遣之能飲酒一舉數升終以此薨

孝昭七男元后生樂陵王百年桑氏生襄城王亮出後襄城景王
諸姬生汝南王彥理始平王彥德城陽王彥基定陽王彥康汝陽
王彥忠

樂陵王百年孝昭第二子也孝昭初卽位在晉陽羣臣請建中宮
及太子帝謙未許都下百寮又請乃稱太后令立爲皇太子帝臨
崩遺詔傳位於武成并有手書其末曰百年無罪汝可以樂處置
之勿學前人大寧中封樂陵王河清三年五月白虹圍日再重又
橫貫而不達赤星見帝以盆水承星影而蓋之一夜盆自破欲以
百年厭之會博陵人賈德胄教百年書百年嘗作數敕字德胄封
以秦帝乃發怒使召百年百年被召自知不免割帶玦留與妃斛
律氏見帝於玄都苑涼風堂使百年書敕字驗與德胄所奏相似
遣左右亂捶擊之又令人曳百年遶堂且走且打所過處血皆遍

地氣息將盡曰乞命願與阿叔作奴遂斬之棄諸池池水盡赤於
後園親看埋之妃玦哀號不肯食月餘亦死玦猶在手拳不可
開時年十四其父少自擘之乃開後主時改九院爲二十七院掘
得一小屍緋袍金帶一髻一解一足有靴諸內叅竊言百年太子
也或言太原王昭倫詔以襄成王子白澤襲爵樂陵王齊亡入關
徙蜀死

汝南王彥理武平封王位開府清都尹齊亡入關隨例授儀同
大將軍封縣子女太子宮故得不死隋開皇中卒并州刺史
始平王彥德城陽王彥基定陽王彥康汝南王彥忠與汝南同受
封並加儀同三司事關

武成十三男胡皇生後主及琅邪王儼本夫人生南陽王綽後
宮生齊安王廓北王貞高平王仁英淮南王仁光西河王仁幾

樂平王仁邕潁川王仁儉安樂王仁雅丹楊王仁真東海王仁謙
 南陽王綽字仁通武成長子也以五月五日景時生至午時後王
 乃生武成以綽母本夫人非正嫡故貶為第二名融字君明出後
 漢陽王河清三年封南陽別為漢陽置後綽始十餘歲留守晉
 陽愛波斯狗射破胡諫之欵然斫殺數狗狼籍在地破胡驚走不
 敢復言後為司徒黃州刺史好裸人使踞為獸狀縱犬噬而食之
 左轉定州汲井水為後池在樓上彈人好微行遊獵無度恣情強
 暴云學文宣伯為人又縱狗使食狗不食塗以兒血乃食焉後主
 斯狗婦人號哭綽奴所至而宥之問在州何者最樂對曰多取蠅
 聞之詔鎖綽赴行左將蛆混看極樂後主即夜索蠅一斗比曉得三二升置諸浴斛使
 人裸臥斛中號呼轉帝與綽臨觀喜喙不已謂綽曰如此樂事
 何不早馳驛奏聞綽

是大為後主寵幸大將軍朝夕同戲韓長

鸞聞之除齊州刺史發長鸞令綽親信誣告其反奏云此犯國

法不可赦後主不忍戮使寵胡何猥薩後園與綽相撲搃殺之

瘞於興聖佛寺經四餘日乃大斂顏色毛髮皆如生俗云五月

五日生者腦不壞綽弟皆呼父為兄兄嫡母為家家乳母為姊

姊妹為妹妹齊亡妃氏為周武帝所幸請葬綽敕所司葬於未

平陵北

琅邪王儼字仁威武第三子也初封東平王拜開府侍中中書

監京畿大都督領軍人將軍領御史中丞遷大司徒尚書令大將

軍錄尚書事大司馬魏氏舊制中丞出清道與皇太子分路行王

公皆遙任車去牛頓魏氏舊制中丞過其或遲違則赤棒棒之

自都鄴後此儀漸絕武成欲雄寵儼乃使一依舊制初從北宮出

將上中丞凡京畿步騎領軍之官屬中丞之威儀司徒之鹵簿莫不畢備帝與胡后在華林園東門外張幕隔青紗步障觀之遣中貴驟馬趣仗不得入自言奉敕赤棒應聲碎其鞍馬驚入墜帝大笑以爲善更敕令駐車傳語良久觀者傾京邑儼恒在宮中坐含光殿以視事諸文皆拜焉帝幸并州儼常居守每送駕或半路或至晉陽乃還王高羅常從駕後至武成欲罪之辭曰臣與第三子別留連不覺晚武成憶儼爲之下泣舍師羅不問儼器服玩飾皆與後主同所須悉官給於南宮嘗見新冰早李還怒曰尊兄已有我何意無從是後主欲得新奇屬官及工匠必獲罪太上胡后猶以爲不足儼常患之醫下針張目不瞬又言於帝曰阿兄悞何能率左右帝每稱曰此點兒也當有所成以後主爲劣有廢立意武成請改封琅邪儼以和士開駱提凌等奢恣盛修第宅意甚不平嘗謂曰君等所營宅早晚當就何太遲也二人相謂曰琅邪王眼光弈弈數步射人向者覲對不覺汗出天子前奏事尚不然由是忌之武平二年出儼居北宮五日一朝不復得每日見太后四月詔除太保餘官悉解猶帶中丞督京畿以北城有武庫欲移儼於外然後奪其兵權治書侍御史王子宜與儼左右開府高舍洛中常侍劉辟驕說儼曰殿下被疏正由士開開構何可出北宮入百姓叢中也儼謂侍中馮子琮曰士開罪重兒欲殺之子琮心欲廢帝而立儼因贊成其事儼乃令子宜表彈士開罪請付禁推子琮雜以他文書奏之後主不審省而可之儼誑領軍庫狄伏連曰奉敕令領軍收士開伏連以謔子琮且請覆奏子琮曰琅邪王受敕何須重奏伏連信之伏五十人於神獸門外詰旦執士開送御史儼使馮永洛就臺斬之儼徒本意唯殺士開及是因逼儼曰事

既然而不可中止儼遂率京畿軍士三千餘人屯千秋門帝使劉桃
 枝將禁兵八十人召儼桃枝遙拜儼命反縛將斬之禁兵散走帝
 又使馮子琮召儼儼辭曰士開昔來實合萬死謀廢至尊剽家家
 頭使作阿尼故擁兵馬欲坐看孫鳳珎宅上臣為是矯詔誅之尊
 兄若欲殺臣不敢逃罪若放臣願遣姊姊來迎臣臣即入見姊姊
 即陸令萱也儼欲誘出殺之令萱執刀帝後聞之戰慄又使韓長
 鸞召儼儼將入劉辟疆牽衣諫曰若不斬提婆母子殿下無由得
 入廣寧安德二王適從西來欲助成其事曰何不入辟疆曰人少
 安德王顧眾而言曰孝昭帝殺楊遵彥止八十人今乃數千何言
 人少後主泣啓太后曰有緣更見家家無緣來別乃急召斛律光
 儼亦召之光聞殺士開撫掌大笑曰龍子作事固自不似凡人入
 見後主於末巷帝率宿衛者步騎四百授甲將出戰光曰小兒輩
 弄兵與交手即亂鄙諺云奴見大家心死至尊宜自至千秋門琅
 邪必不敢動皮景和亦以為然後主從之光步道使人出曰大家
 來儼徒駭散帝駐馬橋上遙呼之儼猶立不進光就謂曰天子弟
 殺一漢何所苦執其手疆引以前請帝曰琅邪王年少腸肥腦滿
 輕為舉措長大白不復狀願寬其罪帝拔儼帶刀環亂築辯頭良
 久乃釋之收伏連及高舍洛王子宜劉辟疆都督翟顯貴於後園
 帝親射之而後斬皆支解暴之都街下文武職吏盡欲殺之光以
 皆勲貴子弟恐人心不安趙彥深亦云春秋責帥於是罪之各有
 差儼之未獲罪也鄴城有白馬佛塔是石季龍為澄公所作儼將
 修之巫曰若動此浮圖北城失主不從破至第二級得白蛇長數
 丈回旋失之數旬而斃自是太后處儼於宮內食必自嘗之陸令
 萱說帝曰人稱琅邪王聰明雄勇當今無敵觀其相表殆非人臣

自專殺以來常懷恐懼宜早爲計何洪珍與和士開素善亦請殺之未決以食壘密迎祖珽問之珽稱周公誅管叔季友醜慶父帝納其言以儼之晉陽使右衛大將軍趙元偁誘執儼元偁曰臣昔事先帝日見先帝愛王今寧就死不能行帝出元偁爲豫州刺史九月下旬帝啓太后曰明旦欲與仁威出獵須早出早還是夜四更帝召儼儼疑之陸令萱曰兄兄喚兒何不去儼出至未巷劉桃枝反接其手儼呼曰乞見家家尊兄桃枝以袖塞其口反袍蒙頭負出至大明宮鼻血滿面立殺之時年十四不脫靴裹以席埋於室內帝使啓太后臨哭十餘聲便擁入殿明年三月葬於鄴西贈謚曰楚恭哀帝以慰太后有遺腹四男生數月皆幽死以平陽王淹孫世俊嗣儼妃李祖欽女也進爲楚帝后居宣則宮齊亡乃嫁焉

齊安王廓字仁弘武成第四子也性長者無過行位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定州刺史

北平王貞字仁堅武成第五子也沈審寬恕帝嘗曰此兒得我鳳毛位司州牧京畿大都督兼尚書令錄尚書事帝行幸總留臺事積年後主以貞長大漸忌之阿那肱承旨令馮士幹劾繫貞於獄奪其留後權

高平王仁英武成第六子也舉止軒昂精神無檢格位定州刺史淮南王仁光武成第七子也性躁且暴位清都尹次河西王仁幾生而無骨不自支持次樂平王仁邕次潁川王仁儉次安樂王仁雅從小有瘡疾次丹陽王仁直次東海王仁謙皆養於北宮琅邪王死後諸王守禁彌切武平末年仁邕已下始得出外供給儉薄取克而已尋後主窮蹙以廓爲光州貞爲青州仁英爲冀州仁儉

膠州仁直爲濟州刺史自廓已下多與後主死於長安仁英以
濟狂仁雅以瘖疾獲免俱徙蜀隋開皇中追仁英詔與蕭琮陳叔
寶修其本宗祭祀未幾而卒
後主五男穆皇后生幼主諸姬生東平王恪次善德次買德次質
錢胡太后以恪嗣琅邪王瑋夭折齊滅周武帝以任城已下大小
三十王歸長安皆有封爵其後不從戮者散配西土皆死邊
論曰文襄諸子咸有風骨雖文雅之道有謝開平然武藝英姿多
堪禦侮縱咸陽賜劔覆敗有徵若使蘭陵獲全未可量也而終見
誅剪以至土崩可爲太息者矣安得以時艱主暗匿迹韜光及平
陽之陣奮其忠勇蓋以臨難見危義淡家國德昌大舉事迫羣情
理至淪亡無所歸命廣寧請出後宮竟不獲遂非孝珩辭致有謝
李同自是後主心識去矣平原已遠存亡事異安可同年而說武
成殘忍姦穢事極人倫太原跡異猜嫌情非釁逆禍起昭信遂及
淫刑嗟乎欲求長世未之有也以孝昭德音庶可慶流後嗣百年
之酷蓋濟南之濫觴其云莫効前人之言可爲傷歎各愛其子豈
其然乎瑯邪雖無師傅之資而早聞氣尚士開淫亂多歷歲年一
朝勦絕慶集朝野以之受斃淡可痛焉然專戮之釁未之或免贈
帝謚恭矯枉過直觀過知仁不亦異於是乎

北齊書卷十二

帝蓋恭儉琳... 不衣與於晏平... 不然武...

陣憐憐與妻... 以之受裝... 可敵...

其然平澳... 淵... 淵... 淵... 淵...

之謂蓋... 南之... 淵... 淵... 淵...

到... 淵... 淵... 淵... 淵... 淵...

淵... 淵... 淵... 淵... 淵... 淵...

北齊書卷十二

列傳第五

趙郡王琛 子徽

清河王岳 子勤

趙郡王琛字永寶高祖之弟也少時便弓馬有志氣高祖既匡天

下中興初授散騎常侍鎮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既居禁衛恭勤

慎密率先左右太昌初除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封南趙郡公

食邑五千戶尋拜驃騎大將軍特進開府儀同三司散騎常侍永

熙二年除使持節都督定州刺史六州大都督琛推誠撫納拔擢

人士甚有聲譽及斛斯椿等釁結高祖將謀內訌以晉陽根本召

琛留掌後事以為并肆汾大行臺僕射領六州九酋長大都督其

相府政事琛悉決之天平中除御史中尉正色糾彈無所迴避遠

近肅然尋亂高祖後庭高祖責罰之因杖而斃時年二十三贈使

持節侍中都督冀定滄瀛幽殷并肆雲朔十州諸軍驃騎大將軍

冀州刺史太尉尚書令謚曰貞平天統三年又贈假黃鉞左丞相

太師錄尚書事冀州刺史進爵為王配饗高祖廟庭子叡嗣

叡小名須拔生三旬而孤聰慧夙成特為高祖所愛養於宮中令

游孃母之恩同諸子魏興和中襲爵南趙郡公至四歲未嘗識母

其母則魏華陽公主也有鄭氏者叡母之從母姊妹之女戲語叡

曰汝是我姨兒何因倒親游氏叡因問訪遂精神不怡高祖甚以

為怪疑其感疾欲命醫看之叡對曰兒無患苦但聞有所生欲得

斲見高祖驚曰誰向汝道耶叡具陳本末高祖命元夫人令就宮

與叡相見叡前跪拜因抱頭大哭高祖甚以悲傷語平秦王曰此

兒天生至孝我兒子無有及者遂為休務一日叡初讀孝經至資

於事父輒流涕歔歔十歲喪母高祖親送叡至領軍府為叡發喪

舉聲殞絕哀感左右三日水漿不入口高祖與武后妻皇后慙慙

敦譬方漸順旨居喪盡禮持佛象長齋至秘而後起高祖

令常山王共臥起日夜說喻之并敕左右不聽進水雖絕清漱午

後輒不肯食由是高祖食必喚叡同按其見慙惜如此高祖崩哭

泣歐血及壯將為婚娶而貌有戚容世宗謂之曰我為爾娶鄭述

祖女門閥甚高汝何所嫌而精神不樂叡對曰自痛孤遺常淡膝

下之慕方從婚冠彌用感切言未卒嗚咽不自勝世宗為之憫然

勵之勤學常夜久方罷武定末除太子庶子顯祖受禪進封爵為

南趙郡王邑一千二百戶遷散騎常侍叡身長七尺容儀甚偉閑

習吏職有知人之鑒二年出為定州刺史加撫軍將軍六州大都

督時年十七叡留心庶事糾擿姦非勸課農禮民儁所部大

禮民儁所部大

治稱爲良牧三年加儀同三司六年詔叡領東兵數萬監築長城于時盛夏六月叡在途中屏除蓋扇親與軍人同其勞苦而定州先有冰室每歲藏冰長史宋欽道以叡冒犯暑熱遂遣輦冰倍道追送正值日中停軍炎赫尤盛人皆不堪而送冰者至咸謂得冰一時之要叡乃對之歎息云三軍之人皆飲溫水吾以何義獨進寒冰非追名古將實情所不忍遂至消液竟不一嘗兵人感悅遐邇稱歎先是役徒罷作任其自返丁壯之輩各自先歸羸弱之徒棄在山北加以飢病多致僵殞叡於是親帥所部與之俱還配合州鄉部分營伍督帥監領疆弱相持遇善水印爲停頓分有餘贍不足賴以全者十三四焉七年詔以本官

東燕六州諸軍事滄州刺史八年徵叡赴鄴仍除北朔州刺史都督北燕北蔚北恒三州及庫推以西黃河以東長城諸鎮諸軍事

叡慰撫新遷量置烽戍內防外禦備有條法大爲兵民所安有無水之處禱而掘井鑿鍾裁下泉源湧出至今號曰趙郡王泉九年車駕幸樓煩叡朝於行宮仍從還晉陽時濟南以太子監國因立大都督府與尚書省分理衆事仍開府置佐顯祖特崇其選乃除叡侍中攝大都督府長史叡後因侍宴顯祖從容顧謂常山王演等曰由來亦有如此長史不吾用此長史何如演對曰陛下垂心庶政優賢禮物須拔進居蟬珥之榮退當委要之職自昔以來實未聞如此銓授帝曰吾於此亦自謂得宜十年轉儀同三司侍中將軍長史王如故尋加開府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太子太保皇建初行并州事孝昭臨崩預授顧託奉迎世祖於鄴以功拜尚書令別封浮陽郡公監太史太子太傅議律令又以討北狄之功封潁川郡公復拜尚書令攝大宗正卿天統中追贈叡父琛假黃鉞

母元氏贈趙郡王妃謚曰貞昭華陽長公主如故有司備禮儀就
墓拜授時隆冬盛寒叡跣步號哭面皆破裂歐血數升及還不堪
參謝帝親就第看問拜司空攝錄尚書事突厥嘗侵軼至并州帝
親御戎六軍進止皆令取叡節度以功復封宣城郡公攝宗正卿
進拜太尉監議五禮叡久典朝政清貞自守譽望日隆漸被疎忘
乃撰古之忠臣義士號曰要言以致其意世祖崩葬後數日叡與
馮翊王潤安德王延宗及元文遙奏後主云和士開不宜仍居內
任并入奏太后因出士開為兗州刺史太后曰士開舊經驅使欲
留過百日叡正色不許數日之內太后數以為言有中官要人知
太后密旨謂叡曰太后意既如此殿下何宜苦違叡曰吾國家事
重死且不避若貪生苟全令國家擾攘非吾志也况受先皇遺旨
委寄不經今嗣主幼冲豈可使邪臣在側不守之以正何面戴天
遂重進言詞理懇切太后令酌酒賜叡叡正色曰今論國家大事
非為卮酒言訖便出其夜叡方寢見一人身長丈五臂長丈餘當
門向牀以臂壓叡良久遂失所在叡意甚惡之便起坐獨歎曰大
丈夫命運一朝至此恐為太后所殺旦欲入朝妻子咸諫止之叡
曰自古忠臣皆不顧身命社稷事重吾當以死効之豈容令一婦
人傾危宗廟且和士開何物豎子如此縱橫吾寧死事先皇不忍
見朝廷顛沛至殿門又有人曰願殿下勿入慮有危變叡曰吾上
不負天死亦無恨入見太后太后復以為言叡執之彌固出至末
巷遇兵被執送華林園於雀離佛院令劉桃枝拉而殺之時年三
十六大霧三日朝野冤惜之暮年後詔聽以王禮葬竟無贈謚焉
子整信嗣歷散騎常侍儀同三司好學有行檢少年時因獵墜馬
寫腰脚卒不能行起終于長安琛同母弟惠寶早亡元象初贈侍

中尚書令都督四州諸軍事青州刺史天統三年重贈十州都督
封陳留王謚曰文恭以清河王岳第十子敬文嗣

清河王岳字洪略高祖從父弟也父翻字飛雀魏朝贈太尉謚孝
宣公岳幼時孤貧人未之知也長而敦直姿貌嶷狀沈澁有器量
初岳家于洛邑高祖每奉使入洛必止于岳舍岳母山氏嘗夜起
見高祖室中有光密往視之乃無燈即移高祖于別室如前所見
怪其神異詣卜者筮之遇乾之大占之曰吉易稱飛龍在天大
人造也飛龍九五大人之卦貴不可言山氏歸報高祖後高祖起
兵於信都山氏聞之大喜謂岳曰赤光之瑞今當驗矣汝可間行
從之共圖大計岳遂往信都高祖見之大悅中興初除散騎常侍
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領武衛將軍高祖與四胡戰于韓陵高
祖將中軍高昂將左軍岳將右軍中軍敗績賊乘之岳舉麾大呼
橫衝賊陣高祖方得回師表裏奮擊因大破賊以功除衛將軍右
光祿大夫仍領武衛太昌初除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領左右衛
封清河郡公食邑二千戶母山氏封為郡君授女侍中入侍皇后
時爾朱兆猶據并州高祖將討之令岳留鎮京師遷驃騎大將軍
儀同三司天平二年除侍中六州軍事都督尋加開府岳辟引時
賢以為僚屬論者以為美尋都監典書復為侍學除使持節六州
大都督冀州大中正俄拜京畿大都督其六州事悉詣京畿時高
祖統務晉陽岳與侍中孫騰等在京師輔政元象二年遭母憂去
職岳性至孝盡力色養母若有疾衣不解帶及遭喪哀毀骨立高
祖深以憂之每日遣人勞勉尋起復本任二年除兼領軍將軍興
和初世宗入總朝政岳出為使持節都督冀州刺史侍中驃騎開
府儀同如故三年轉青州刺史岳任權日久素為朝野畏服及出

爲藩百姓望風讐憚武定元年除晉州刺史西南道大都督得綏
邊之稱時岳遇患高祖令還并治瘵疾瘳復令赴職及高祖崩侯
景叛世宗徵岳還并共圖取景之計而梁武帝乘間遣其貞陽侯
明率衆於寒山擁泗水灌彭城與景爲犄角聲援岳總帥諸軍南
討與行臺慕容紹宗等擊明大破之臨陣擒明及其大將胡貴孫
自餘俘馘數萬景乃擁衆於渦陽與左衛將軍劉豐等相持岳回
軍追討又破之景單騎逃竄六年以功除侍中太尉餘如故別封
新昌縣子又拜使持節河南總管大都督統慕容紹宗劉豐等討
王思政于長社思政嬰城自守岳等引洧水灌城紹宗劉豐爲思
政所獲關西出兵援思政岳內外防禦甚有謀算城不沒者三板
會世宗親臨數日城下獲思政等以功封真定縣男世宗以爲
已功故賞典弗弘也世宗崩顯祖出巡陽令岳以本官兼尚書

左僕射留鎮京師天保初進封清河郡王尋除使持節驃騎大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宗師司州牧五年加太保梁蕭繹爲周軍所逼
遣使告急且請援冬詔岳爲西南道大行臺都統司徒潘相樂等
救江陵六年正月師次義陽遇荊州陷因略地南至郢州獲梁州
刺史司徒陸法和仍尅郢州岳先送法和京師遣儀同慕容儼
據郢城朝廷知江陵陷詔岳旋師岳自討長山長社及出隨陸並
有功績威名彌重而性華侈尤悅酒色歌姬舞女陳鼎擊鐘諸王
皆不及也初高歸彥少孤高祖令岳撫養輕其年幼情禮甚薄歸
彥內銜之而未嘗出口及歸彥爲領軍大被寵遇岳謂其德已更
倚賴之歸彥密構其短岳於城南起宅聽事後開巷歸彥奏帝曰
清河造宅僭擬帝宮制爲末巷但唯無闕耳顯祖聞而惡之漸以
疎岳仍屬顯祖召鄴下婦人薛氏入宮而岳先嘗喚之至宅由其

姊也帝懸薛氏姊而鋸殺之讓岳以爲姦民女岳曰臣本欲取之嫌其輕薄不用非姦也帝益怒六年十一月使高歸彥就宅切責之岳憂悸不知所爲數日而薨故時論紛然以爲賜鵠也朝野歎惜之時年四十四詔大鴻臚監護喪事贈使持節都督冀定滄瀛趙幽濟七州諸軍太宰太傅定州刺史假黃鉞給輜輶車賵物三千段謚曰昭武初岳與高祖經綸天下家有私兵并畜戎器儲甲千餘領世宗之末岳以四海無事表求納之世宗敦至親之重推心相任云叔屬居肺腑職在維城所有之甲本資國用叔何疑而納之文宣之世亦頻請納又固不許及將薨遺表謝恩并請上甲於武庫至此葬畢方許納焉皇建中配享世宗廟庭後歸彥反世祖知其前譖曰清河忠烈盡力皇家而歸彥毀之間吾骨肉籍沒歸彥以良賤百口賜岳家後又思岳之功重贈太師太保餘如故

子勸

勸字敬德夙志早成爲顯祖所愛年七歲遣侍皇太子後除青州刺史拜日顯祖戒之曰叔父前牧青州甚有遺惠故遣汝慰彼黎庶宜好用心無墜聲績勸流涕對曰臣以蒙幼濫叨拔擢雖竭庸短懼忝先政帝曰汝旣能有此言吾不慮也尋追授武衛將軍領軍祠部尚書開府儀同三司以清河地在畿內改封樂安王轉侍中尚書右僕射出爲朔州行臺僕射後主晉州敗太后從玉門道還京師勸勸統領兵馬侍衛太后時佞幸閤寺猶行暴虐民間雞猪悉放鷹犬搏噬取之勸收儀同三司苟子溢徇軍欲行大戮太后有令朕後釋之劉文殊竊謂勸曰子溢之徒言成禍福何容如此豈不慮後生毀謗耶勸攘袂語文殊曰自獻武皇帝以來撫養士卒委政親賢用武行師未有折衄今西寇已次并州達官多悉

委叛正坐此輩專政弄權所以內外離心衣冠解體若得今日斬此卒明日及誅亦無所恨王國家姻婭須同疾惡返爲此言豈所望乎太后還至鄴周軍續至人皆恟懼無有鬪心朝士出降晝夜相屬勸因奏後主曰今所翻叛多是貴人至於卒伍猶未離貳請追五品已上家屬置之三臺因脅之曰若戰不捷卽退焚臺此曹顧惜妻子必當死戰且王師頻北賊徒輕我今背城一決理必破之此亦計之上者後主卒不能用齊亡入周依例授開府隋朝歷楊楚光洮四州刺史開皇中卒

史臣曰易稱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况於人乎蓋以通塞有期污隆適道舉世思治則顯仁以應之小人道長則儉德以避之至若負博陸之圖處藩屏之地而欲迷邦違難其可得乎趙郡以附蕁之親當顧命之重高揖則宗社易危去惡則人神俱泰是用安夫一德同此貞心踐良途而不疑履危機而莫懼以斯忠義取斃凶慝豈道光四海不遇周成之明將朝去三仁終見殷墟之禍不狀則邦國殄瘁何影響之速乎清河屬經綸之會自致青雲出將入相翊成鴻業雖漢朝劉賈魏室曹洪俱未足論其高下天保不辰易生悔咎固不可掩其風烈適以彰顯祖之失德云

贊曰趙郡英偉風範凝正天道無親斯人斯命赫赫清河于以經國末路小疵非爲敗德

武昭王
長樂太守靈山
神武從叔祖也寬厚有長者風神武起兵於信都以盛
中平大郡齊封盧平郡公歷位司徒太尉天保三年薨於位贈
太子太師諡曰昭王

此李明日及誅亦無所恨玉國家姻婭須同疾惡遂為此言豈所
至乎太后還至鄂周軍績至人皆恟懼無有鬪心朝士出降晝夜
相勸因奏後主曰今所討叛多是貴人至於卒伍猶未離心請
遣五品已上家屬置之三臺因脅之曰若戰不捷即退焚臺此誓
國未亂小燕非燕娥辭一師頌北賊徒輕我今背城一決理必破

贊曰世濟英幹風彈蹇五天蓋無難其人謀命赫赫哉千以整
主帥谷固不可其風然豈以漳臨師之夫謝云

臨如新業難業障隆賈賤室曹其具未足備其高不天討不永思
淮國參奉何湯醫之彭平散何亂離餘之會自交青雲出滌人醉
豈意大四我不知何如之則誰障去三寸絲良選謝之斷不知何
矣司出有心廷身衣而不缺風武繼而莫斷以祺忠義如變凶惡

書卷十四

初六

廣平公茂

陽州公永樂

襄樂王顯國

上洛王思宗

平秦王歸彥

武興王晉

長樂太守靈山

從兄伏護

廣平公盛神武從叔祖也寬厚有長者風神武起兵於信都以盛
為中軍大都督封廣平郡公歷位司徒太尉天平三年薨於位贈
假黃鉞太尉太師錄尚書事無子以兄子子瑗嗣天保初改封平

西出也國意
氏南南南

昌王卒於魏尹

陽州公永樂神武從祖兄子也太昌初封陽州縣伯進爵爲公累遷北豫州刺史河陰之戰司徒高昂失利退永樂守河陽南城昂走趣城西軍追者將至永樂不開門昂遂爲西軍所擒神武大怒杖之二百後罷豫州家產不立神武問其故對曰裴監爲長史辛公正爲別駕受王侯寄斗酒隻雞不入神武乃以永樂爲濟州仍以監公正爲長史別駕謂永樂曰爾勿大貪小小義取莫復畏永樂至州監公正諫不見聽以狀啓神武神武封啓以示永樂然後知二人清直竝擢用之永樂卒於州贈太師太尉錄尚書事謚曰武昭無子從兄恩以第二子季緒爲後襲爵天保初改封脩城郡王永樂弟長弼小名阿伽性麤武出入城市好毆擊行路時人皆呼爲阿伽郎君以宗室封廣武王時有天恩道人至兗暴橫行閭肆後入長弼黨專以鬪爲事文宣竝收掩付獄天恩黨十餘人皆棄市長弼鞭一百爲南營州刺史在州無故自驚走叛亡入突厥竟不知死所

襄樂王獻國神武從祖弟也無才伎直以宗室謹厚天保元年封襄樂王位右衛將軍卒

上洛王思宗神武從子也性寬和頗有武幹天保初封上洛郡王歷位司空太傅薨於宮子元海累遷散騎常侍願處山林修行釋典文宣許之乃入林慮山經二年絕棄人事志不能固啓求歸徵復本任便縱酒肆情廣納姬侍又除領軍器小志大頗以智謀自許皇建末季昭幸晉陽武成居守元海以散騎常侍留典機密初季昭之誅楊愔等謂武成云事成以爾爲皇太弟及踐祚乃使武成在鄴王兵立子百年爲皇太子武成甚不平先是相留濟南於鄴

除領軍庫狄伏連爲幽州刺史以斛律豐樂爲領軍以分武成之
權武成留伏連而不聽豐樂視事乃與河陽王季嶼僞獵謀於野
暗乃歸先是童謠云中興寺內白鳧翁四方側聽聲雍雍道人聞
之夜打鐘時丞相府在北城中卽舊中興寺也鳧翁謂雄雞蓋指
武成小字步落稽也道人濟南王小名打鐘言將被擊也旣而太
史奏言北城有天子氣昭帝以爲濟南應之乃使平秦王歸彥之
鄴迎濟南赴并州武成王先咨元海并問自安之計元海曰皇太
后萬福至尊奉性非常殿下不須別慮武成曰豈我推誠之意耶
元海乞還省一夜思之武成卽留元海後堂元海達旦不眠唯遶
牀徐步夜漏未曙武成遽出曰神策如何答云夜中得三策恐不
堪用耳因說梁季王懼誅入關事請乘數騎入晉陽先見太后求
哀後見王上請去兵以死爲限求不于朝政必係太山之安此
上策也若不然當具表云威權大盛恐取謗衆口請青徐二州刺
史沈靜自居必不招物議此中策也更問下策曰發言卽恐族誅
因逼之答曰濟南世嫡王上假太后令而奪之今集文武示以此
勅執豐樂斬歸彥尊濟南號令天下以順討逆此萬世一時也武
成大悅狐疑竟未能用乃使鄭道謙卜之皆曰不利舉事靜則吉
又召曹魏祖問之國事對曰當有大凶又時有林慮令姓潘知占
候密謂武成曰宮車當晏駕殿下天下主武成拘之於內以候
之又令巫覡卜之多云不須舉兵有大慶武成乃奉詔令數百
騎送濟南於晉陽及季昭崩武成卽位除元海侍中開府儀同三
司太子詹事河清二年元海爲和士開所譖被搥馬鞭六十責云
爾在鄴城說我以弟友兄幾許不義鄴城兵馬抗并州幾許無智
不爲可使出爲兗州刺史元海後妻陸太姬甥也故尋被追任使

武平中與祖珽共執朝政元海多以太姬密語告珽珽求領軍元海不可珽乃以其所告報太姬姬怒出元海爲鄭州刺史鄴城將敗徵爲尚書令周建德七年於鄴城謀逆伏誅元海好樂禍然許仁慈不飲酒噉肉文宣天保末年敬信內法乃至宗廟不血食皆元海所謀及爲右僕射又說後王禁屠宰斷酤酒然本心非靖故終致覆敗思宗弟思好

思好本浩氏子也思宗養以爲弟遇之甚薄少以騎射事文襄及文宣受命爲左衛大將軍本名思季天保五年討蠕蠕文宣悅其驍勇謂曰爾擊賊如鷗入鷗群宜思好事故改名焉累遷尚書令朔州道行臺朔州刺史開府南安王甚得邊朔人心後主時斫骨光弁奉使至州思好迎之甚謹光弁佞放思好因心銜恨武平五年遂舉兵反與并州諸貴書曰王上少長深宮未辨人之情僞昵

近凶狡疎遠忠良遂使刀鋸刑餘貴溢軒階商胡醜類擅權帷幄剝削生靈劫掠朝市闇於聽受專行忍害幽母深宮無復人子之禮二弟殘戮頓絕孔懷之義仍縱子立奪馬於東門光弁擊鷹於西市駿龍得儀同之號逍遙受郡君之名犬馬班位榮冠軒冕人不堪役思長亂階趙郡王叡寔曰宗英社稷惟寄左丞相斛律明月世爲元輔威著隣國無罪無辜奄見誅殄孤既忝預皇枝實蒙殊獎今便擁率義兵指除君側之害幸悉此懷無致疑惑行臺郎王行思之辭也思好至陽曲自號大丞相置百官以行臺左丞相王尚之爲長史武衛趙海在晉陽掌兵時倉卒不暇奏矯詔發兵拒之軍士皆曰南安王來我輩唯須唱萬歲奉迎耳帝聞變使唐邕莫多婁敬顯劉桃枝中領軍庫狄士文馳之晉陽帝勒兵續進思好軍敗與行思投水而死其麾下二千人桃枝圍之且殺且招終

不降以至盡時帝在道叱奴世安自晉陽送露布於平都遇斛斯
季卿季卿誘使食因馳詣行宮叫已了帝大懼左右呼萬歲良久
世安乃以狀自陳帝曰告示何物事乃得坐食於是賞季卿而免
世安罪暴思好屍七日然後屠剝焚之烹尚之於鄴市令內參射
其妃於宮內仍火焚殺之思好友前五旬有人告其謀反韓長鸞
女適思好故奏有人誣告諸貴事相擾動不殺無以息後乃斬之
思好既誅弟伏闕下訴求贈兄鸞不為通也

平秦王歸彥字仁英神武族弟也父徽魏末坐事當徙涼州行至
河渭間遇賊以軍功得免流因於河州積年以解胡言為西域大
使得胡師子來獻以功得河東守尋遂死焉徽於神武舊恩甚篤
及神武平京洛迎喪以穆同營葬贈司徒諡曰文宣初徽常過長
安市與婦人王氏私通而生歸彥彥是年已九歲神武追見之撫

對悲喜稍遷徐州刺史歸彥少質朴後更改節放縱好聲色

酣歌妻魏上黨王元天穆女也貌不美而甚嬌如數忿爭密啓文

宣求離事寢不報天保元年

為太妃善事二母以孝聞徵

長樂郡公除領軍大將軍領

金寶財貨悉以賜之乾明初

之鄴楊愔宣敕留從駕五千

乃知之由是陰怨楊燕楊燕

請共元海量之元海亦口許

季昭將入雲龍門都督成休

進向柏閣承巷亦如之季昭

王段韶上以為司空兼尚書

平秦王嫡妃康及所生母王氏拉
侍郎稍被親寵以討侯景功封
軍加大自歸彥始也文宣誅高德正
拜司徒仍總知禁衛初濟南自晉陽
兵於西中陰備非常王鄴數日歸彥
等欲去二王問計於歸彥歸彥許喜
心違馳告長廣長廣於是誅楊燕等
等列拒而不內歸彥諭之然後得入
踐祚以此彌見優重每入常在平原
齊制宮內唯天子紗帽臣下皆戎

帽特賜歸彥紗帽以寵之

昭崩歸彥從晉陽迎武成於鄴及武

成卽位進位太傅領司徒常

總將私部曲三人帶刀入仗從武成

還都諸貴戚等競要之其所

止處一坐盡傾歸彥既地居將相志

意盈滿發言陵侮旁若無人

識者以威權震主以爲禍亂上亦尋

其前翻覆之跡漸忌之高元

海畢義雲高乾和等咸數言其短上

幸歸彥家召魏收對御作詔

草欲加右丞相收謂元海曰至尊以

右丞相登位今爲歸彥威名

大盛故出之豈可復加此號乃拜太

宰異州刺史卽乾和繕寫書

日仍勅門司不聽輒入內時歸彥在

家縱酒經宿不知至明欲參

至門知之大驚而退及通名謝敕令

早發別賜錢帛鼓吹醫藥事

事周備又敕武職督將悉送至青陽

宮拜而退莫敢共語唯與執

郡王叡久語時無聞者至州不自安

謀逆欲待受調訖班賜軍車

望車駕如晉陽乘虛入鄴爲其郎中

令呂思禮所告詔平原王段

韶襲之歸彥舊於南境置私驛聞雷

將通報之便嬰城拒守先是

異州長史宇文仲鸞司馬李祖挹別

駕陳季璩中從事房子弼長

樂郡守尉晉興等疑歸彥有異使連

名密啓歸彥追而獲之遂收

禁仲鸞等五人仍並不從皆殺之軍

已逼城歸彥登城大叫云奈

昭皇帝初崩六軍百萬衆悉由臣手

投身向鄴迎陛下當時不及

今日豈有異心正恨高元海畢義雲

高乾和誑惑聖上疾忌忠良

但爲殺此三人卽臨城自刎其後城

破軍騎北走至交津見獲鐵

送鄴帝令趙郡王叡私問其故歸彥

曰使黃頴小兒牽挽我何可

不反曰誰耶歸彥曰元海乾和豈是

朝廷老宿如趙家老公時又

詎懷怨於是帝又使讓焉對曰高元

海受畢義雲宅用作本州都

史給後部鼓吹臣爲藩王太宰仍不

得鼓吹正殺元海義雲而平

上令都督劉桃枝牽入歸彥猶作前

語望活帝命議其罪皆云不可赦乃載以露車銜枚面縛劉桃枝
臨之以刃擊鼓隨之并子孫世五人皆棄市贈仁州刺史魏時山
崩得石角二藏在武庫文宣入庫賜從臣器持以二石角與歸彥
謂曰爾事常山不得及事長廣得及及時將此石角與歸彥
三道著憤不安文宣嘗見之怒使以馬鞭擊其額血被面曰爾友
時當以此骨嚇漢其言反音驗云
武興王晉字德廣歸彥兄歸義之子也性寬和有度量九歲歸彥
自河州俱入洛神武使與諸子同遊處天休初封武興郡王武平
二年累遷司空六年為豫州道行臺尚書令後至奔鄴就加太宰
周師逼乃降卒於長安贈上開府豫州刺史
長樂太守靈山字景高神武族弟也從神武起兵信都終於長樂
太守贈大將軍司空諡曰文宣子懿卒於武平鎮將無子文宣帝

以靈山從父只齊州刺史建國子伏護為靈山後伏護守臣援粗
有刀筆天統初累遷黃門侍郎伏護歷事數朝恒參機要而性嗜
酒每多醉失末路逾劇乃至連日不食專事酣酒神識恍惚遂以
卒贈兗州刺史建國侯孫又襲又少謹武平末給事黃門侍郎隋
開皇中為太府少卿坐事卒

